如果你穿越成为修仙文的炮灰女配，该怎么办？

茶小七
小甜饼制造机，含糖量极高，然而不产出番外。

会员特权 已解锁价值 ¥29.90 的盐选专栏

> 「师尊，我错了……我这就戒酒！」我躺在榻上胡诌，只想让身旁辛苦耕耘的男人分分心。

> 「涑儿，再来一次吧，蒙上眼睛的话，似乎会感觉好一些。」我的高岭之花·便宜师尊，抱着我在我颈边幽幽地吹了口凉气。

睁开眼，坐起身，看着古色古香的陌生房间和身上素净的古风长衫，我有一瞬间脑子里是空茫茫的一片。

一低头，就有长长的黑发从肩头滑落，我捞了一缕稍稍用力拽了拽。

这是真发？

那我这是……生灵夺舍借尸还魂死而复生投胎转世位面穿越？？

脑子里最后清晰的记忆是被灾祸撕碎了身体，神魂在炙热的爆炸中归于沉寂……我想着这就是身死道消吧，却没想到会在这个陌生的房间里再次醒过来。

不太对，我好像在这之后还有零星的记忆，却模模糊糊的，记不真切。想要强行想清楚，头却又晕又闷地疼了起来。

「唔……」

我闭上眼揉着额角，等到这阵不适感平复下去重新睁开眼，就看到房间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个人。

世间所有美好的词用来形容这个陌生男人都嫌不够，他站在那里就是有匪君子兰芝玉树高洁清贵遗世独立，眉如青黛目似星河，美得像是从画卷里走出来的天神仙君……偏偏这样的人，眼角眉梢都是如水般地浅淡温柔，简直惑人心魄。

我在短暂地怔愣后，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升起一股抵触的情绪，紧接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酸胀感更为迅速地充斥于胸膛，满溢了出来，揉着额角的手不自觉地就去揉了揉更难受的胸口。

我呆呆地看着对方，轻声问道：「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哪位？」

陌生的美人眉间轻轻蹙起，他缓步走过来伸出细白的手指，我虽然本能地想要躲开却发现身体完全动不了，然后那微凉的指尖就点在了我的额头上。

我竟然被别人的威压给镇住了？！

比起美人的碰触，我更惊讶于自己怎么变成了个弱鸡。

当我再次回过神来，美人的手指已经滑过我的鼻梁，最后抬起了我的下巴。我见他弯腰低头，目光深沉地审视着我的面孔，那模样就像曾经的我盯着死机的电脑，严肃认真。

「有哪里不舒服？」

美人声音清泠泠的，像是山间流过的泉水，我感觉烦乱的思绪渐渐平复，甚至生出了一丝祥和。

「刚刚头很晕，还闷疼，现在心口有些憋得慌。」

「神魂还不是很安稳。」

美人回身拿起桌子上的瓷盅递给我，我接过来，看着里面浓黑的药汁，不假思索地一饮而尽。药汁又苦又涩，难喝到舌头都发麻，就在我微微皱起眉的时候，美人又递给我一杯清水。他非常轻柔地摸了摸我的头，语气和缓：「再睡一会儿，今天的修习就不必去了。」

「哦。」

我乖乖躺回床上，眼看着美人要离开却在门口停了下来，他半转过身子说道：「我是你的师尊，纯钧真人秦青潇，你是我的亲传弟子林涑河。」

言罢转身离去，留下震惊的我在床上瞪大了眼睛，再也无法入睡。

我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在原世界身死道消之后我穿越了！

还是魂穿书！

还魂穿到了书里的恶毒女配身上！

天道你出来，老子要和你聊人生！

这是我在原世界追的一篇题为「美丽坚强天赋异禀的女主一路升级打怪收集后宫」的网络爽文——纯钧真人秦青潇就是女主众多后宫里的正宫男主、七百年修为的剑仙、修真界不可撼动的神话，是集美貌与实力于一身、不可亵渎的高岭之花。

而林涑河则是妄图染指这位修真界神话，和女主抢男人的恶毒女配。

林涑河是秦青潇在渡劫突破的时候偶遇的弃婴，因为自身得天地一缕清气而帮秦青潇抵挡了雷劫。秦青潇成功渡劫后便收她做了亲传弟子，一为还报一为惜才。林涑河天资卓越又勤奋刻苦，两百年便修出仙魂神识，成为年青一代中的翘楚人物。

林涑河出场时，跟在秦青潇身后端的一派仙者气韵，旁边的玄光山弟子七嘴八舌地把以上背景简单交待了一遍，然而接下来这个怎么看怎么正常的女配就开始骚操作了。

毫无铺垫的林涑河突然就暗恋了她师尊近百年，第二次出场就给秦青潇下了无解的那个什么药，那段剧情作者拉灯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她最后成没成功，反正从那之后林涑河就像失心疯了一样死命黏着秦青潇，成了女主收正宫路上的绊脚石。

她先是在门派收徒大会上各种使绊子不让秦青潇收新徒弟，女主阴差阳错拜入秦青潇门下后，觉得林涑河配不上这位高岭之花也处处和她作对，两个人一来二去几次交手各有输赢，但是秦青潇却渐渐被女主吸引，而他对林涑河的师徒情分，则在林涑河各种骚操作下一点点地消磨殆尽。

小说没追完，我人就因为原世界的那场灾祸没了，也不知道林涑河最后是什么结局，但是那时候她已经为了能超越女主，在魔窟献祭了体内的一缕清气，想来结局肯定是不大好。

而我，现在就是这个结局不大好的恶毒女配林涑河。

天道你出来！

老子和你不死不休！

02

这个世界的天道没有搭理我，我还是只能靠自己自救。

完全不知道现在剧情发展到了哪里，而刚刚破绽百出的表现简直连我自己都没眼看，要是回头我告诉秦青潇自己其实是昨夜练功行错心法伤了脑子，不知道他会不会直接一剑给我脑袋开个洞让我清醒一点。

愁人啊！

我抱着被子滚来滚去完全理不出头绪，干脆坐起身下床掐了个清身诀，又换上一套弟子服，打算出去溜达一下，看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悲催的自己。

「玄光山」作为修真界的十大宗门之一，建筑豪华，弟子众多，非常有钱有势，而秦青潇作为修真界的神话，在宗门里当然被当成宝贝供着，他居住的太白峰潇湘阁山清水秀灵气充盈，门内包括我一共七个亲传弟子也都有自己的小院。

林涑河排行第五，和师门其他人处得其实都不错，两个师弟师妹也很喜欢她，所以说后面搅和师尊收徒，纯粹是作者脑子进水了——她本来也不是秦青潇的关门弟子啊！

「五师妹你怎么出来了？师尊说你身体不适，今日让你好好休息的。」

刚一出门，就碰到了一个长身玉立的温润帅哥，我眨眨眼看着他并未说话，温润帅哥满脸担忧地快步走过来伸手摸我的额头，这一次我很轻易地就退开半步，一歪头躲了。

「我是三师兄啊，你连我都不记得了？师尊说你昨夜修习行错了心法、伤了神魂，没想到这么严重。」

哎？！这个理由听着略耳熟啊。

「三师兄……洛鸣沙？」

我试探着说了个名字，洛鸣沙激动得上前一步握住我的手，就像是找回了失散多年的狗子……啊不是，是失散多年的孩子。

「对对对！你想起来了？」

「我只是记忆有些受损，也不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就是有些混乱。」

面不改色地胡说八道着，我冲他露出一个温良无害的乖巧笑容，然后我的三师兄感动得几乎泪流满面，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摸着我的头，细声细气地哄道：「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师兄会陪着涑涑慢慢想起来的。」

连称呼都换了。

夸张了啊，少年！

原著里，因为林涑河被抱回师门的时候还是个婴儿，就一直由洛鸣沙抚养着长大。

是的，养大女配的不是她师尊，而是她那个温柔娴静、慈母一般的三师兄！

在金丹期之前，秦青潇就是个木得感情的工具人，负责提供修习需要的各种心法丹药、秘方符咒，而他本人直到女配结丹渡劫才再次出现。

女配就是在师尊帮她挡下渡劫的天雷时「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如神祇般的高岭之花，从此就一见钟情无法自拔默默地暗恋了秦青潇百十年，而原本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也学着暗恋对象的模样成了个高冷御姐，也不再和抚养她长大的「养母」洛鸣沙亲近了。

原著里林涑河接连几次斗法输给了女主后，人就变得偏执疯狂，她趁着秦青潇外出时成功给女主下咒喂毒，而后把人囚困在结界里折磨。没成想突然归来的秦青潇打破了结界，将其丑恶嘴脸公之于众。

残害同门本是要被废掉修为、打散仙魂的，在所有人都对林涑河的恶毒手段心生嫌恶、觉得她死有余辜的时候，只有洛鸣沙跪下来苦苦恳求，甚至愿用自己的金丹修为换林涑河的一条命。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伸手回抱住洛鸣沙，蹭了蹭他的胸口：「三师兄你别担心，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看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林涑河在对待女主时确实手段恶毒残忍，但是女主也算不上什么好人。她因为觉得林涑河配不上秦青潇，就各种针对林涑河，明明不喜欢却因为秦青潇是「当世第一剑仙」就要把他抢过来，而且手段也……不怎么光明正大。

说到底，这俩人就是情敌，她们之间就是私人恩怨而已，真的上升不到「正义与邪恶」这个高度。在女主的立场上，林涑河是个不自量力跟她抢男人的恶毒女人；但是在林涑河的立场上，女主也是个玩弄她深爱之人感情的感情骗子。

至于秦青潇嘛，被自己徒弟下了药，八成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他没当场给林涑河一个万剑穿心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虽然是女 X 男，但是我觉得 XX 不分性别，秦青潇对待林涑河的态度没毛病……

等等！

这么说起来，我其实只要和秦青潇保持距离就好了啊！

女主针对林涑河是因为觉得女配要和她抢男人，我虽然没有惹不起她，但是依旧可以躲得起啊！

虽然下药那晚拉灯了，但是第二天女配可是和男主两人衣衫凌乱地在床上醒来的，我今早的情况和原著描写的完全不同，可以肯定这不是那一夜。秦青潇又不是个会为了我说谎的人，那看来昨晚林涑河是真的行岔了心法、出了问题。

这件事原著里没有写过，那就说明是在下药事件发生前。因为如果是下药后，秦青潇肯定不会独自前来给林涑河送药，而是会让洛鸣沙来照顾她。如果不是我魂穿过来，应该就没有「记忆混乱」这个副作用，而只是一件不值一提的日常小事。

所以……

我还没有违法犯罪！

我还不是个 XX 犯！！

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喜大普奔！！！！！

我激动地从洛鸣沙的怀里抬起头，可能是我的表情太扭曲了，他还以为我怎么了呢，慌忙捧住我的脸。

我搂着他的腰，连声音都不由自主地响亮了不少：「鸣沙师兄，我 xi……」

我想说我想好了，我要搬回他的院子跟着他好好修习。女主男主什么的让他俩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老子不伺候了！

我要跟我的「养母」洛鸣沙一起踏踏实实过母慈子孝的小日子！

然而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道威压生生打断，感觉一口气卡在喉咙里，憋得我咳嗽了两声。这时候，一只手轻柔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不是说让你在房间里多睡一会儿吗？」

清泠泠的声音虽然温柔，却透着一点点阴阳怪气，我扭过头，就看到我那个高岭之花的便宜师尊正目光微凉地看着我。

「我……我睡不着，就出来溜达溜达透透气。」

心口又传来一阵酸胀感，我习惯性地揉了揉。

秦青潇见了我的动作，眉间轻蹙，一步上前牵起我的手就开始诊脉。

洛鸣沙被这突然的「性感名医，在线出诊」给弄蒙了，茫然地来回看了看我们俩，这才后知后觉地开始着急：「涑涑怎么了？是有哪里不舒服吗？」

「没事没事，应该就是行错心法有些影响脉象，缓几天就行。」

我赶紧安抚老母亲般紧张的洛鸣沙。秦青潇诊了一会儿，神色也缓和了些，语气平静道：「确实没什么大事，只是神魂有些悸动，这几天按时吃药、好好休息。」

洛鸣沙这才松了口气：「还好没事，那涑涑你赶紧回去好好躺着别乱跑了，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谢谢鸣沙师兄！我想吃榛子松仁云片糕、栗子面窝头、芸豆卷、豆馅年糕，还有一口下去全是麻酱跟红糖的、黏糊糊的糖火烧！」

虽然修仙到我们这分儿上都可以辟谷，但是我和林涑河一样都是非常喜欢吃点心的甜党，而书里写着洛鸣沙可是个厨艺精湛的家事能手，经常换着花样地给林涑河做好吃的。追更的时候，我就羡慕得酸成了一颗柠檬精，现在终于有机会亲自上阵去吃好吃的了，我恨不得自己能长四个胃！

洛鸣沙点着头认真地听着，不但没有半点儿不耐烦，还追问我要不要喝甜汤，我当然是点头如捣蒜地响应着「要喝要喝」，洛鸣沙向秦青潇行了礼，便一阵风似的不见了。

我目送他离开后，就打算回屋躺好等着被投喂，这时候才突然发现秦青潇并没有放开我，我的手腕还在他的手里，那如葱白般纤长的手指正若无其事地扣在我的脉门上！

瞬间寒毛炸起、血脉贲张啊喂！

「那个……师尊，我要回去了。」

我抬起手示意了一下被抓住的手腕，委婉地表示：您可以放开我吗？

秦青潇淡淡地瞥了我一眼，直接拉着我往回走。我踉跄了几步，赶紧调整步伐跟上，让自己不要像是个麻袋一样被拖着走。

不过走了没多远，秦青潇就慢了下来，我本来还提着裙摆一路小跑着，他这突然减速，让我猝不及防直接撞他后背上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秦青潇快要 1 米 9 而我可能刚刚 1 米 6！

这穿越砍我修为也就算了，还砍我身高，把我的 15 厘米还给我！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我揉着鼻子，眼泪汪汪地看着眼前模糊的背影：「谁啊？」

「你和鸣沙。」

「师尊你在说什么呢！我是鸣沙师兄带大的，我俩关系当然好了，而且是一直都很好啊。」

「呵……」

这一声轻笑让我后背一凉。我擦了擦眼泪，只见秦青潇正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脸上那意义不明的浅淡笑容，让他少了三分仙气，多了一丝魔性。

这位男主您 OOC 崩人设了！

「你刚刚，是想和鸣沙说什么？」

秦青潇彻底转过来身盯着我，寂静的院子里只有风吹过桃花树的沙沙声，他美到极致的面容肃正端方，让人生不出半分亵渎心思。

「我想说……」

突然刮过的风吹落大片如雨般的花瓣，我眯起眼偏过头躲了一下，伸手抚平被吹乱的发。

「……我想说我虽然脑子不好使了，但是我会认真修习，不给师门丢脸，请组织放心！」

突然出现的求生欲让我临时改口，满脸正气凛然地说着也不算太违心的话。毕竟林涑河资质绝佳，还有着一缕天地清气，即便不能恢复到我曾经的境界，但努努力在这个世界当个大佬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来劲儿了！

秦青潇眨了眨眼，突然「噗嗤」笑了一声，仿佛冬雪消融大地回春，他伸手轻轻抚上我的头，微暖的风吹起了他宽大的袖摆。

「那你加油。」

03

我想着秦青潇是个剑仙又不是个牧师，怎么还没事儿给徒弟上 BUFF 的？但是自从那天他肯定了我的学习热情后就开始了课外辅导班「一对一」授课——我记得原著里没有这么一出啊！

虽然心里犯嘀咕，我却也只能老老实实地跟在秦青潇身边刻苦修习。

不得不说，名师的教学质量确实高，我来的时候是灵寂后期，跟着秦青潇高强度嗑药行气了多半年，竟然在闭关三个月后突破到了元婴期！

这本小说的设定非常简单。

前面炼体、练气、筑基不过是入门，后面的融合、金丹、灵寂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了修仙，而元婴、出窍、分神那可就是能被喊一声「仙长」了，渡劫期的大佬人数更是整个儿修仙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清。至于我那便宜师尊，他是大乘期的，还是后期，彻底修到顶了。

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修仙界的神话、当世第一剑仙、本书男主角呢！

但是我记得林涑河是在洛鸣沙替她担下惩罚后，由于对女主怀恨在心而触到了机缘，才突破瓶颈晋级成元婴的。现在女主连个影子都没见着，我这就疯狂练级，不太好吧？

怀着满心忐忑和疑虑地溜达回我的花研居，刚一进院门，就被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艳御姐抱了个满怀，我瞬间什么都不想了，脑子里只有「嘿嘿嘿」的笑声在回荡。

「小五出关啦！快让我看看怎么样，有没有突破？」

身穿着浅葱色广袖素锦天河裙的美艳御姐，是我的二师姐月寻影。她搂着我，直接上手毫无顾虑地就探我的神识，我克制住想要躲闪的本能，乖乖让她弯腰与我额头相抵。

「不错不错，竟然到元婴了！老四你也得抓点儿紧，不然可就要被超过了。」

月寻影欣慰地点点头，先「叭哒」亲了我一口，还不忘转头揶揄一下我的四师兄花吹雪。

虽然名字又美又风雅，但花吹雪的外型是个棱角分明的硬派型男，就是那种看上去把技能点都加在冲撞、重击和撕裂上的近战法师。听了月寻影的话，他颇为认真地说道：「小五的天赋我是比不了的，她最近又格外努力刻苦，超过我是迟早的事。」

「四师兄，你特意在我院子里等我出关，就得为了吹我彩虹屁吗？」

虽然外表冷硬严肃，但其实花吹雪是个脾气非常好的大暖男，或者说整个儿太白峰如果建个微信群，那名字一定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哦，对了。

不包括秦青潇。

「当然是知道你今日出关特意来庆贺的。」花吹雪示意地上的几个酒坛，露出八颗牙的灿烂笑容，「这是我在凡世取了早春的桃花酿的三年的『醉桃夭』，虽然比仙界的酒少了灵气，却别有一番滋味。」

「那就谢谢四师兄啦！话说，怎么没见鸣沙师兄？」

我左右寻摸了一圈没见到我「养母」，颇为诧异地问道。

按照洛鸣沙对林涑河的重视程度，没像接孩子放学的家长一样守在闭关洞府外就已经很不正常了，如今他竟然还不在花研居，我隐隐有些不安。月寻影拎了一坛「醉桃夭」拍开泥封，馥郁酒香霎时弥散开来。她语气随意地说道：「老三带着老六、小七去凡世历练了，大师兄前一阵子也闭关突破，最近家里清静得很。你再不出关，我俩都要无聊得长毛了！」

「凡世历练？已经到这个时候了吗？」

我刚在石桌旁坐下，就被塞了一大碗酒。

「什么时候？」

花吹雪从百宝戒指里拿出几盘下酒菜，疑惑地看着我。我借着喝酒掩去失言的尴尬，这酒入口清爽回味甘甜，确实不错。

「就是到了历练的时候了啊！我虽然记忆混乱了，但还是有点儿印象的，亲传弟子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下山历练的吧？」

花吹雪端着酒碗耐心地解释着：「也不是有固定的时间，一般都是凡世有了大灾数，各门派才会派高阶弟子去历练。」

我这个因为练功出错伤了脑子的设定，整个儿玄光山都知道，曾经的高冷师姐变成了一个偶尔胡言乱语的逗比，所以这快一年的时间里大家已经习惯。其实我也没太 OOC，毕竟林涑河在被作者强行按头喜欢秦青潇之前就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我只是把活泼可爱扭曲成了吐槽外加没溜儿。

我当然知道这个下山历练没有固定的时间，只是我没想到剧情竟然推进到了女主要出场的时候！

女主是个聪明又有野心的妹子，她借着洛鸣沙这次下山历练的机会，巧施计谋故意显露自己有修仙的资质，于是被带回了玄光山。先是在外门修习了半年，剧情就是各种智斗炮灰配角，期间被瞎转悠的秦青潇发现。

秦青潇被如此单纯不做作的女主所吸引，背地里偷偷帮着女主解决了不少麻烦，还悄悄给了女主好几本修习秘籍。靠着名师的暗中帮衬，女主修为突飞猛进，这才在半年后的收徒大会上脱颖而出，成了秦青潇的第八个亲传弟子。从此，也开始了和林涑河的正面交锋，牵扯出了后面好几十万字的爱恨情仇。

但是！

在女主进玄光山之前，林涑河就已经给秦青潇下药了！

我这一年里多半年在努力上便宜师尊的辅导班，小半年在闭关，根本没时间也没意向强睡那位高岭之花。也就是说，我躲过了全书最危险的必死剧情？！

接下来只要我不在收徒大会上作妖，等女主拜入秦青潇门下，我就要么闭关要么下山要么宅在花研居里不出去，尽量躲开他们俩，这样就可以不去当那个倒霉的恶毒女配了！

书里写林涑河和师门众人关系一直不错，只是后来因为跟女主争斗变得偏执激进才渐渐疏远——只要我不去搭理她，就能继续和我可爱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相亲相爱，还能有老母亲洛鸣沙的无原则护短，小日子不要太滋润啊！

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一想到自己今后快乐的修仙生活，我就心里美滋滋，喝起酒来也越发肆无忌惮。这种凡世的酒因为有着浊气，所以即便度数不高，对修仙者来说也非常容易醉，加上我确实酒量不咋地，喝着喝着感觉手脚脑子都渐渐不听使唤了，于是趴在桌上小憩了一会儿。

我迷迷糊糊捞过酒碗，发现里面浮着几片桃花瓣，心想这跟桃花酒还挺应景的，就打算招呼他俩来看。结果一抬头，身边哪儿还有人？偌大的院子里，只有身边翻倒的几只空酒坛和桌子上未喝完的白玉酒碗。

嗯？人呢？

我支着脑袋，把碗凑到嘴边无意识地一口口灌下去，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碗已经空了。没轻没重地撂下酒碗，我打了个嗝，扶着桌子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二……师姐？四……四师兄？嗝！」

想要往前走两步，却一阵天旋地转、脚下发软，我闭着眼睛缓了几息，发现自己没有跌在地上。我疑惑地睁开眼，在湛蓝天空和粉白桃花的映衬下，秦青潇的面孔美得像是画一般，微风吹起他散落的长发和簌簌飘落的花瓣，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他这是自带特效还是鼓风机？怎么一出场就拉满了言情小说的逼格？

哦，对了，这就是小说。

我眨了眨眼，嘟囔着「珍爱生命，远离主角」，努力挣扎着想要退开些，但折腾了半天，却只是抓着他的衣襟勉强站直。

不行不行，太近了死得快。

虽然脑子深处的警报一直在吱哇乱叫，可是身体它有自己的意志，我把头抵在秦青潇的胸口往上一些的地方，半点儿也不愿再动了。

「怎么喝了这么多？」略带严厉的声音在头顶响起，我含含糊糊地回一句：「开心嘛。」

「不过是突破到元婴。」

「你这话说的……元婴已经很厉害了，难道要我半年直接分神么？那我不成了怪物了？」

我不满地抬起头抱怨，不知道是不是喝多了酒的缘故，竟然觉得平时难以亲近的高岭之花此时眉目柔和，桃花眼里水波潋滟、惑人神魂。

「便是大乘期也是可以的。」

这人才是喝高了吧？

我忍不住「噗嗤」笑出了声，靠在他身上戳着他的胸口：「大乘期……呵呵……大乘期？你是觉得大乘期是地里萝卜吗，满世界都是？」

「别闹。」

手突然被抓住，我还没回过神，心口就猛地一阵酸疼，仿佛被抓住的不是手而是我的心脏。

又来？！

醉酒的感觉和心口的疼痛混在一起，我皱着眉微微蜷缩起身体，感觉到有人搂着我的肩膀焦急地询问着我哪里不舒服。我茫茫然看着眼前面目模糊的人影，突然就委屈得不得了。

「这里疼。」

随即便失去了意识。

04

睁开眼的瞬间，我就被宿醉的头疼给打倒了。我本能地给自己施了个安神法诀，这才慢慢缓过神来。

窗外已经晨光熹微，看来我是睡了半天又一宿，周身清爽，倒省得再用清身诀了。本来睡醒了就打算起来做个早课，修仙这事儿即便有天赋也得努力，想要当大佬就得天资过人还得比别人勤奋，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林涑河身子骨不太行，宿醉之后我现在浑身疲软腰酸腿疼，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无力感，挣扎了半天也没办法爬起来，只能放弃。

躺在榻上当咸鱼，其实也挺舒服的。

既然没办法去院子里用功，那我决定就在被窝里好好盘盘逻辑。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才是这个身体的主人，而且还不是自愿的。我这人虽然惜命，却也干不出夺舍这种缺德事儿，这原主的情绪一而再再而三地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这谁受得了？而且就我穿越的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林涑河还没爱秦青潇爱得难以自持，怎么就每次见了他都这么大反应？

所以说，我这显然不是穿书这么简单。

在原世界我虽然是个不好招惹的大佬，但是像我这样不好招惹的还有好几十个，所以原世界的三元神「天机、天命、天道」特别没有存在感，每天就看着我们这帮修为过万年的老妖怪们上蹿下跳用特效打架，连个屁都不敢放。

原世界的凡世和三界时间流速不同，在那边千年修为都是小学生水平，我随随便便闭个关都是百年起步上不封顶，所以当初看书的时候见秦青潇一个七百年修为的剑仙便成了修真界的天花板我还嘲笑人家：怕是一楼的天花板吧？结果自己现在穿过来成了地下室的地板，我再也没脸嫌弃男主战斗力不行了。

好在我也就是个地下三五层，我下面还有十几层呢——不慌！

但这就意味着，这里的三元神还是很有实权的，毕竟不管是这帮修仙的还是神族、魔族，都没人能干翻它们，那么我如今穿越而来搅乱了命数，不可能不被三元神盯上。

怎么突然就从快乐的穿越生活里嗅到了一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气息？

不是很开心。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打开，扭过头就见我那出场自带特效滤镜的便宜师尊端着个托盘走了进来。

看到我醒了，他微微一愣，好像是犹豫了一瞬，才缓步来到我旁边。

「醒了？感觉好些了？」

秦青潇冷肃的面容上带着浅淡的关心，像是冬日里的一缕阳光，非常珍贵。

我掀开被子努力坐起来，给予本书男主足够的尊敬，乖巧地回答：「弟子昨日喝多了酒有些宿醉，劳烦师尊挂碍，并无其他不妥。」

我自认为自己态度足够端正了，但是却看到秦青潇眉间微不可查地轻轻蹙起，瞬间懵逼。

怎么就不高兴了？

您这么难伺候的吗？

「先吃点儿东西吧。」

他态度冷淡地把托盘放在了榻上，我看着那小小一砂锅的鸡蛋粥有些恍惚，只见他舀了一碗吹了吹，这才递过来。我赶紧道谢接下，慌忙间碰到了他的手指，秦青潇的耳尖肉眼可见地泛起一层薄红。

什么情况？

鸡蛋粥的温度被他吹得刚刚好，温温热热十分适口，味道清淡，显然不是出自我的师兄和师姐。难道是这位亲自下的厨？

怀揣着疑惑，我边喝粥边试探性地问道：「师尊，弟子是和二师姐与四师兄一起喝的酒，不知道后来他二人如何了？」

「昨日山长传讯，我派他们二人与丹霞峰的弟子一起去了嵊洲岛。」

嗯？昨天我们仨不是还一起喝酒来着？您什么时候把人派走的？

可能是我脸上的疑惑太明显了，秦青潇瞥了我一眼，语气凉冷：「你那时候已经喝得太多，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我心虚得赶紧低下头继续喝粥，努力回忆着昨天都发生了什么。我似乎是睡了一会儿又醒了，然后发现院子里没人了，就自己给自己灌酒。接着秦青潇突然出现，勾起了原主的心疾。

没错，我记得昨天自己心疾犯了，但忘了是因为秦青潇抱住了差点儿摔倒的自己。然后呢？然后……秦青潇还挺关心我来着，问我哪儿不舒服，我就告诉他心口不舒服。

……不对！我是拉着秦青潇的手摁在了自己的胸上告诉他：这儿不舒服！！！

「咳……咳咳……」

扔下勺子捂着嘴一顿猛咳，秦青潇接过我手里的碗，轻柔地帮我拍背顺气：「慢一点儿，怎么这么大的人喝个粥还能呛到。」

我咳得满脸通红，一句话都不敢说。秦青潇端走木盘，我也顾不上腰酸腿疼了，爬起来冲到水盆边仓惶地洗着手脸，还是原始的方法最好用，比清身诀什么的靠谱儿多了。稍微冷静一些我才转过身，只见秦青潇端着水杯站在我身后，这次我小心翼翼地接了过来，半点儿也不敢再碰到他了。

「多谢师尊。」

「你以后，不要在旁人面前饮酒了。」

虽然这句话语气平静，我却像是挨了道天雷一样浑身僵硬，尴尬地应了声「弟子谨记师尊教诲」，便目送这尊大神离开了我的房间。

这叫什么事儿啊！

喝多了对着自家师尊性骚扰什么的，我这是恶毒女配人设不倒啊喂！

虽然后面的事我是真的半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是想着自己强迫秦青潇袭胸，我就恨不得真去挨上几道天雷，劈一劈我这进了水的脑袋。

喝酒误事，老子要戒酒！

不得不说，秦青潇不愧是本书男主，修真界的神话，被喝多了酒的徒弟性骚扰了还能尽心尽力地照顾对方，真的人美心善。

我坐到桌子边继续喝着鸡蛋粥，虽然味道普通但这可是男主亲手给我熬的，还被他吹了仙法，满满的心意啊！

等等，不太对。

现在大师兄在闭关，二师姐和四师兄在出公差，鸣沙师兄和师弟师妹在走剧情，整个儿太白峰不就只剩下我们俩了吗？我这个性骚扰的恶毒女配要独自面对男主不知道多少天，这么一想就瑟瑟发抖。

不如我再去闭个关吧！

秦青潇没有给我逃避的机会，我粥还没喝完，他就一道传音让我巳时去剑庐找他。男主的话就是神谕，我当然是爽快应下，迅速吃完早饭收拾妥当，就屁颠儿屁颠儿跑去复命。

作为第一剑仙，秦青潇不光会铸剑，还铸得特别好，好到能给自己铸出旷世神兵——双剑·业火寒天。

这两把剑看名字就知道它们是一对儿，而且名字还直白地说明了它们的属性：铸造时不光用了许多珍稀矿材，还引了商丘的天火和养天池的神水，凭实力成了书中不逊色于上古遗物的法器。

秦青潇在业火寒天中融入了他的一滴心头血和一缕神魂，这双剑就成了他的本命法器，还开了灵识，从木得感情的输出机器变成了有脑子的输出机器。后面他把业火赠予了女主，不光是送了把武器，也是送出了自己的半条命。

啧啧啧，爱情使人降智。

我暗自感叹着来到剑庐，这里火气太重，我一直不太喜欢，所以这一年很少过来。在门口稍微犹豫了一下，我才不情不愿地走了进去。往日里躁动的火气今天意外地安静，秦青潇自带鼓风机地站在玄天紫金炉前，长发飘散衣衫猎猎，炉火将他的脸颊映得格外耀眼。

「弟子拜见师尊。」

左手压在右手背上行了礼，我感觉自己面对秦青潇的时候真的又紧张又装X，跟演古装电视剧似的。

「你来。」

秦青潇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带着我绕过紫金炉。后面几个房间，我知道有一间是他休息的卧房，一间是放置铸造好了的法器的库房，而这次去的是一间我之前没进去过的房间，里面有条不紊地堆放着各种材料，虽然看起来简洁朴素，但其实是个闪瞎我狗眼的稀世宝库！什么北荒山的大地结晶、不周山的极寒玄铁、冥渊的灭龙玉、青丘的万狐石，随便一件拿出去卖都能让我富可敌国！压抑着杀人越货的狼子野心，我闭了闭眼，让自己冷静下来，别跟个劫匪似的。

「你喜欢哪个？」

清泠泠的声音此时像是诱人犯罪的恶魔低语，我捂着胸口茫然地看着他：「啊？」我真的要成为腰缠万贯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大富豪了吗？

秦青潇略带疑惑地歪了歪头，指着前面的博古架：「挑一件你喜欢的法器样式。」

哦，原来不是要送我稀世珍宝去卖钱啊。失望……个屁啊！不是，等一下，您这意思是要亲自给我铸造？！

「不…不用了吧？我去隔壁屋找件趁手的就行。」

男主突然对我这么好，我有点儿瘆得慌。

「你已经晋级元婴，合该有件本命法宝。」秦青潇态度平淡。

哦！原来是师门福利！因为书里的林涑河突破灵寂期时已经被逐出师门，我都不知道还有这等好事！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了。

站在博古架前看着那些基础法器，我有点儿犯难。倒不是选择困难症，只是我原本也是个法系剑修，最馋的还是秦青潇那把寒天，不过既然不想和他们牵扯太多，那还是避开剑吧。林涑河主要是得了那缕天地清气，我自身亲水这一年来都是走的水灵根的修习法门，那些长鞭啊、月轮啊的，也不太合适。

「那我选伞吧。」

毕竟这玩意儿收起来最像剑了。

「伞吗？」

对于我的选择，秦青潇好像有些诧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没记得林涑河有表现出对哪样武器特别地偏爱，这才放心地点点头。

「嗯，就伞了。」

「好吧。」

秦青潇沉思片刻，挥手开始从周围选材料，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一件件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被他收进百宝戒指里，感觉心在滴血。接着他回到紫金炉前，玄天紫金炉除了中间巨大的主体，旁边还悬浮着八个小号的珍宝炉，秦青潇毫不犹豫地将那些材料分别放进珍宝炉里，接着引了天火进行淬炼。

我的心不滴血了，它已经破碎了。

太费钱了啊！这男人太土豪了！！贫穷使我质壁分离！！！

「涑河。」

「弟子在。」

本能地回应着秦青潇的呼唤，我悄悄抹了把脸乖巧地走到他身边。秦青潇指着珍宝炉认真仔细地和我说着各种注意事项，我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儿了：「您老的意思是让我自己来铸造法器？」

看着秦青潇微微一愣，眉间轻轻蹙起，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忘了拿腔拿调了！就在我慌忙想要找补的时候，他语气轻柔地说道：「我很老吗？」

「不不不！您不老您不老！您是三界第一美！光是看着您的脸，我都能吃下去三碗白米饭！」

求生欲让我马上吹出一道彩虹屁，刚说完就发现自己越发毁形象了——这张破嘴啊！就在我忍不住想给自己两巴掌的时候，秦青潇却伸手摸上我的头，他眉眼弯弯声音轻快，从冬日暖阳化作春风拂面：「只是让你打打下手，这毕竟是你的本命法器，有你的灵气加持，今后用起来更趁手。」

「啊？哦。嗯！」

我丧失了语言能力。

「都记下了么？」

秦青潇满目柔光，勾魂摄魄。

「记住了。」

「那去吧。」

他收回了手，我刚要转身又被他叫住：「你这样，就挺好。」

「……哈哈，是吗？」

干笑两声，我面容僵硬地看珍宝炉去了，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像是在蹦迪。

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

就因为我夸他好看，秦青潇就崩人设崩得连他作者妈都不认识了？

还是来道天雷劈劈我吧！

05

我觉得最近的日子虽然对心脏不太好，但是似乎还挺舒服的……

自从那天一个没控制住吹了秦青潇的彩虹屁之后，他虽然在不笑的时候还是清冷高洁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修真界高岭之花，但那也不过是浮于表面的人设罢了。

我试探着不再走中二装逼的古言路线，秦青潇对此毫无反应；我做了椰子酥栗子糕豆沙团子带到剑庐里吃，秦青潇没有斥责我；于是我放心大胆地搬了躺椅矮桌，一面看话本一面按时给珍宝炉输送灵气，偶尔不小心睡着了醒来时身上还盖着秦青潇熏了水信香的外氅。

啊，生活太滋润了！无心修习，只想咸鱼！

我渐渐发现秦青潇真的不愧是本书男主、女主心心念念的唯一正宫，他真的是太好了！

长得漂亮武力值还高就不说了，虽然不熟悉的时候觉得是朵高岭之花不容亵渎，但其实秦青潇对弟子很不错，本人严肃端方了些，不过包容度极高。

秦青潇安静话少，但是我看话本嘻嘻哈哈他也不生气，看到有趣的地方我跑过去念给他听他也没半点儿不耐烦。我喜欢吃点心零嘴儿，秦青潇自己虽然已经辟谷却不干涉我吃东西，甚至去了其他峰主那里还会带糕点回来。

这什么神仙师尊！给秦青潇疯狂打 call！

不过唯一让我困扰的还是原主的情绪，天天朝夕相处心脏不时难受一下真的挺折磨人的，我只能劝自己习惯就好然后尽量忽视它。

在剑庐勤奋（我确信）工作了十来天，这天早上同往常一样做完早课吃了早饭，我晃晃悠悠地打算去开工，刚出屋门就见秦青潇站在院子里的桃花树下开特效。

我这桃花树肯定不是凡品，每天见它哗啦啦地下花瓣雨但是半点儿都没有要秃的趋势，搁原世界这得让多少程序猿羡慕得摔键盘。就在我感慨的时候，秦青潇转过头，我已经习惯了被男主美颜暴击引起的心率过快和心绞痛症状，边揉着心口边上前打招呼。

「师尊怎么来了？」

「今日不用去剑庐了，鸣沙与江寒、木芝历练归来，你收拾妥当随我去主峰。」

心脏先是一顿，接着猛烈又疼痛地狂跳起来，我压住颤抖的手低头行礼，再抬起头露出往常那没心没肺的散漫笑容。

「是。」

秦青潇的目光凉冷复杂，不过我现在没什么心情关注他了，光是表情管理就已经消耗掉了我大半的心神。

她来了她来了！

女主带着她的光环和剧本上山来了！

我的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

06

玄光山一门的宗主被称作山长，山长的生活起居与门派的主要建筑一起，都在主峰凤鸣峰，这次迎接下山历练归来的内门弟子算是比较大的活动，几位生活在各自山峰的长老都带着亲传弟子一起出席，难得又热闹又正式。

我自打穿越而来就一直窝在太白峰上当个一心修习的技术宅，每天都是简单束个发再套件弟子服，师门里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好，我也乐得舒服，如今突然要出去见外人，一时还有点儿抓瞎。

因为这仙法里虽然有清身咒有净衣诀，却没有能够自动梳头化妆的法诀啊！

日常淡妆高马尾什么的我虽然可以自己完成，但是今天这种场合，光是要穿的正装就已经复杂得让我头晕了，看着眼前足足有七层的妆奁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最终只得扒着门框小心翼翼地露出脑袋招呼坐在院子里喝茶的人：「师尊，您来一下。」

秦青潇动作微微一滞，扭过头，轻蹙眉间语气淡然：「何事？」

「那个……您会什么梳头化妆的法诀吗？教我一个呗。我有点儿……搞不定。」

我硬着头皮向他求助，秦青潇看着我素面朝天、披头散发的模样，毫不掩饰地轻轻叹了口气。

我这是被男主嫌弃了？！

悻悻然地缩回去半张脸，我一咬牙，破罐破摔地想着秦青潇都不嫌丢人我怕什么，就打算扎个半丸子头撸个上班妆就出门。

「过来。」

擦肩而过的身姿飘逸潇洒，水信香和外氅的轻纱扫过我的鼻尖，我转过头就看到秦青潇站在梳妆台旁拿起一把牛角梳。

「倒也不必。」看到秦青潇微微挑眉，我拎着裙摆跑过去乖巧地坐在椅子上，「麻烦师尊了。」

虽然心里略微有些忐忑，但是秦青潇平时的衣品那么仙儿，应该不会是洗剪吹一体化的Tony老师吧?

牛角梳轻柔地滑过发丝，秦青潇动作熟练又麻利地帮我梳了个像是敦煌舞里那种往后背的高发髻，看了看我的妆奁，又随手从自己的百宝戒指里取了一套紫金天河石的首饰，瞬间，我的发髻上、耳朵上、脖子上和手腕上全都被戴满了。

整个人都重了好几斤！

「闭眼。」

秦青潇惜字如金地下着命令，我听话地闭上眼，就感觉到被微凉的手指挑起了下巴，接着一道温热的气息轻柔地吹在我的脸上，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我本能地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

倏地睁开眼就和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四目相对，我那来不及收起的凛冽杀气和周围的空气一起凝固了。

您也没说您化妆的法术是吹口仙气啊！

面对如此尴尬的情况我也只能自己救场，礼貌地说上一句「您继续」。

我讪讪地收回手，马上再次闭眼当做无事发生，额头眉间传来倏尔而逝的一点凉意。秦青潇再开口的时候，声音离我八丈远。

「可以了。」

嗯，确实人也离我八丈远。

不纠结这种让大家都尴尬的事情，我赶紧看了看镜子里金钗云鬓额间一朵桃花钿的高冷仙子，扭过头给秦青潇点了个赞。

「多谢师尊。」

就在我等着跟在他身后出门的时候，秦青潇又走了过来，他盯着我腰间那个丑了吧唧的蝴蝶结半天，终于还是忍不住伸手解开重新系了个双耳结，又从衣柜里找出一条素白晕染湖蓝绣浅青云纹的披帛递给我。

「好了？」

再次整理了一番，我不确定地询问着秦青潇，他极其认真地仔细打量了我一番，终于点了点头。

所以说我讨厌出席这种十分正式的场合，太麻烦了！

尽管平常我都是老大爷遛弯儿一样在太白峰晃悠，今天却必须要端起架子跟着秦青潇御剑来到凤鸣峰的正殿千光殿，远远看到从来没见过的一帮人让我心里没谱儿，秦青潇虽然没有回头却传音入密：「你只需行礼便可。」

知道便宜师尊会罩着我，我暗自松了口气，保持高冷人设与秦青潇落在殿前，一言不发地冲着迎上来的众人行了个礼。

感谢原主装逼装得深入人心，大家虽然对我很客气却没有要上来攀谈的意思，我乐得轻松往秦青潇身后一站，面瘫着凝神屏气偷听四周的八卦，争取把他们和书里的人物对上号。

大约偷听了一炷香的功夫，山门那里的迎客弟子跑来通报下山历练的人回来了，本来还有些嘈杂的众人瞬间安静下来。山长带着各峰的长老，亲传弟子们跟在自家师尊身后，一起前往六合广场相迎。

我感觉到心脏不受控制地越跳越快，甚至已经有了憋闷的感觉，不动声色地给自己连砸了三道清心、静气和安神诀——我现在可以肯定自己之前的猜想了。

前面突然响起齐刷刷的行礼声，回过神就看到洛鸣沙正好抬起头，他一眼就找到了人群中的我，毫不在意周围的目光冲我露出温柔慈爱的笑容，我也弯起眉眼回了他一个偶像包袱很重的浅淡笑容，只是这一下竟然引起周围一片倒吸气的声音。山长本来还在例行公事地说着发言，被这小小的一阵骚动打断，皱着眉往我这边瞟了眼，我低眉敛目淡定地站在原地。

本来嘛，叽叽喳喳的又不是我，老头子瞪我干什么？就在我暗自腹诽的时候，一道身影挡在我身前，抬起头就见秦青潇面色肃然目光凉冷地瞥了眼山长，老头子马上回一个和善的笑容转过头继续他的演讲。

「啧，莫名其妙。」

我声音极轻地嘟囔着，秦青潇本来背在身后的手指尖一弹，我就感觉额头微微一疼，像是挨了凿栗。

「莫再胡闹。」

强忍着没有伸手去揉，我飞快扫了眼如雕塑般站在前面的人，见他目视前方并未理睬我，也便收敛了心神跟着继续当雕像。

山长啰嗦了半天终于是讲完了，各个历练的弟子赶忙去和自家人抱团儿，洛鸣沙也带着冷江寒和苏木芝大步走了过来。与秦青潇行过礼之后，他就跑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就要揉我额头：「疼不疼？」想来是看见我挨的那一下了。

「别把我妆弄花了。」我虽然嘴上抱怨却没拍开他的手，洛鸣沙用手掌揉了两下突然察觉出不对：「你这花钿不是水粉画的？」

我都忘了这一脸的冷艳御姐妆是秦青潇一口仙气吹出来的，刚想开口搪塞一下，突然有人把手搭在了我的肩上，清泠泠的声音自头顶传来。

「涑河突破了。」

「突破了？」洛鸣沙先是微微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那就是说，现在不是灵寂期而是元婴期了？」

「嗯，是啊，就闭关的时候突破的。」

我点了点头，就见洛鸣沙露出毫无形象的烂茄子笑容，仿佛自家孩子拿到了清华和北大的双份录取通知书。

「啊！我家涑涑真有出息！这么年轻就到元婴了，真是修真界的小才女！用不了半年保准儿能超过你四师兄。」

被一把拽走搂在怀里蹭脑袋我已经习惯了，只是心疼再一次被拿来比较的花吹雪。至于周围那一群人仿佛见了鬼似的反应，我选择无视。刚刚还搭在我肩上的手，这次直接弹了洛鸣沙一个凿栗，他捂着额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秦青潇，高冷的男主帮我扶正头上的发饰。

「不成体统。」

「我太高兴了啊。涑涑，晚上师兄给你做你爱吃的锅包肉和石锅豆腐羹。」

洛鸣沙倒是不在意秦青潇的训斥，捂着额头冲我眨眼睛，就在我疯狂点头给他点赞的时候，一道温柔甜美的嗓音突然传来：「洛道长。」还没看见人我就感觉呼吸一窒，顺着洛鸣沙的目光看过去，我终于见到了本书女主。

如果说秦青潇的美是凛冬风雪中不畏严寒绽放的雪莲花，高洁清雅，那女主曲绯烟就是阳光下盛开的牡丹花，美得富贵又张扬。

这两个人一水一火却都美到了极致，让人觉得他们既格格不入却又莫名地契合。

我暗自感叹着不愧是作者的亲女儿，在美女如云的修真界曲绯烟都能吊打一大片，然而还没等我想办法遁走，心脏就像是被人捏住一般，疼得我差点儿呕出一口老血。仿佛要炸裂开的剧烈跳动伴随着耳鸣，我强忍着后退到冷江寒身边，一把攥住他的手。

「五师姐？」

六师弟冷江寒疑惑地转头看向我，我皱着眉缓缓摇了摇头。

「洛道长，这位就是您的师尊吗？」

曲绯烟的笑容明媚温柔，落落大方地看着秦青潇，洛鸣沙被她这么一问拉回了剧情，按照书里说的开始介绍起对方。

洛鸣沙这次下山历练是去了一个相传有神女出现的城镇，这个神女肯定不是什么正经神，而是靠着吸食少女生气修炼的妖修，那些拜入她门下的弟子纷纷成了她的口粮。

曲绯烟相依为命的姐姐也成了妖修的弟子，她察觉出异样想要潜入神女的祭坛，正好遇上洛鸣沙一行，便成了伙伴。最终妖修伏诛，但是曲绯烟的姐姐和那些早早跟在妖修身边的女孩儿都没能被救回来。

洛鸣沙本就觉得曲绯烟一个人孤苦无依，当发现她身怀灵根后，便热情地邀请她来玄光山修习，而曲绯烟本就打算和他们一起，自然是欣然接受。

当然，洛鸣沙不知道的是，那个死去的女孩儿并不是曲绯烟的姐姐，她的姐姐其实被救了下来，曲绯烟趁人不注意给她喂了忘情丹，与她断了姐妹亲缘。

我因为知道剧情就没打算听他们的对话，只一门心思地压抑着身体的不适，想着赶紧完事回去休息。一只柔软的小手突然摸上我的脸，原来是苏木芝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担忧地看着我：「五师姐你脸色好难看啊，怎么还流了这么多汗？」

小姑奶奶哎，您这时候不要增加我的存在感啊！

我慌忙要去捂她的嘴，却被她一把抓住手，苏木芝连声调都提高了不少：「师姐你的手好凉！你是不是不舒服呀？你嘴唇都发白了！」

太刻意了妹妹！

我倏地扭头去看旁边的冷江寒，他避开我的视线，做作地咳了两声。

就知道是你小子撺掇的。

「没有啊，我挺……好的。」

一开口说话分心险些压抑不住疼痛，我想要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嘴唇却抖得不听使唤。

「涑涑怎么了？」

洛鸣沙听到我有异样瞬间从剧情脱离，满脸担忧地就要走过来给我诊脉，我看着曲绯烟阴沉沉的双眸在心里大声地呼喊：你不要过来啊！你去走剧情啊！接下来你该跟秦青潇说让他准许曲绯烟先入外门！

但是洛鸣沙听不到我的心声，他开启了慈母模式，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我身上，我只能一咬牙自己硬着头皮顶上。

「师……师尊，曲姑娘如今孤身一人，她既然有着灵根，不如……不如就先……先把她收在外……门。」

不行了！

已经疼得眼前阵阵发黑，冷汗都浸透了衣襟。

失去意识之前有人把我抱了起来，水信香的气味缓解了心口的疼痛，我听见秦青潇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起，冰冷中透着一丝怒意。

「闭嘴。」

得嘞！您是男主，听您的。

于是我老老实实闭上嘴晕了过去。

07

在识海里我发愁地盯着眼前的阵法，又改动了几处再念一段咒文，读条结束技能消失后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这就奇了怪了：原主对我的影响这么深，我以为怎么也会有些残魂存留，竟然这么干净的吗？

如果只是对秦青潇的执念，我还能当作是身体的本能，但是对曲绯烟那么大反应我就是个傻子我也能猜到了：林涑河是重生的。

我穿越到了重生的林涑河身上。

就是不知道她重生到了哪个时间节点上，后来又做了什么改动剧情的事，而我又穿越到了哪里……

很麻烦啊！

最终只能放弃寻找林涑河的残魂，我把现在能够使用的禁制噼里啪啦全砸在了识海里。总不能以后每次见着曲绯烟都犯病吧，那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犹豫了一下，又砸了一大堆安神静气的法咒，我这才无奈地退出识海，慢慢醒了过来。

还是再晕过去吧。

看着身边面沉似水的秦青潇我本能地又闭上了眼睛，他语气严肃地淡淡开口：「林涑河。」

「……师尊。」

我心虚地睁开眼想要爬起来，被他一根手指点在额头上又摁了回去，只能躺在榻上瑟瑟发抖。

「你怕什么？」

他冷眼看着我，面若寒霜。

「您生气了。」

我紧紧攥着被子，非常想蒙住脑袋当鸵鸟。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

我不知道啊！

我要是知道大佬您为什么生气我就不吓成这个熊样儿了！

然而我的沉默依旧表达出了自己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这件事，秦青潇沉默半晌，重重叹了口气：「身体不适为什么不说？你知道你昏睡了整整三天吗？鸣沙吓得都快病倒了，所有人都很担心你。」

「对不起。」

「我也……很担心你。」

戳在额头上的手指变成抚摸着我的脸，秦青潇眉宇间染上一抹忧虑，目光复杂难懂。

「我知道错了。」

小心翼翼地去拽他的袖摆，秦青潇突然抽回手，他站起身背对着我：「记住，我是你的师尊，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还有我。」

「哦。」

「你休息吧。」

喟叹般的一声慢慢消散在房间里，秦青潇没有再回头。他的背影虽然高挺却单薄孤寂，翻飞的衣袖像是隆冬卷起的雪雾，簌簌寂寥。

目送男主离开我立刻掀开被子爬了起来，整张脸发烧一般的烫手，被摸过的地方更是残存着他手指的触感，赶紧自审了一番发现识海里的禁制和法咒都没问题，那么正在蹦迪的心脏就是边打我脸边嘚瑟：想要屏蔽掉对秦青潇的爱慕？没戏！放弃吧，自求多福。

我 F……佛慈悲！

不对不对，我是修道的。

洗了把脸给自己物理降降温，我随便绾了个半丸子头穿着简洁的弟子服连妆都不化了就打算去看看洛鸣沙，他刚下山走完剧情回来就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大起大落，我担心他那颗脆弱的慈母心扛不住。刚一打开门就差点儿和外面的人撞个满怀，我匆忙后退两步一抬头，出乎意料地对上一张「霸道总裁，邪魅狂狷」的脸。

「大师兄你出关了啊？」

月星泉点点头，微微皱眉看着我，非常有「冷傲不悦」的气质，声音如金玉般清透冷硬：「刚刚醒了这是要去哪儿？」

「去看看鸣沙师兄，他这几天肯定急坏了。」

我话音刚落就见月星泉微微点了点头，眉间也舒展开了：「不枉鸣沙这么疼你，还算有良心。」

「大师兄你这话说的。」我不悦地瞥了他一眼，「您就别堵我门口儿了，跟要来茬架似的。」

「我送你过去。」

月星泉一伸手拽住我的后脖领子，不等我反应就唤出飞剑，「咻」地一下飞到了洛鸣沙的院子里。

不过这么两步路走着不好吗！

「月星泉，你是闭关把脑子憋傻了吗？」

抬手唤出我那把门派统一发放的精铁长剑，一招「流光」逼得月星泉松了手闪身退开，我手指结印剑身化作苍青水龙袭向对方，月星泉符文打出一道五色沙印挡下我的攻击。待沙墙溃散，我已经站在了洛鸣沙的房门口，冲月星泉露出一个「和善友好」的假笑，他凤目猛地瞪大挥剑砍了过来，而我已经设了结界拍拍手潇洒地转身进屋。

你跟拎小鸡仔似的拎着我，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洛鸣沙的房间窗明几净还燃着淡淡的檀香，他坐在矮桌旁拿着针线在刺绣品，阳光透过窗纱洒在他身上，像是给这个人打了一层柔和的滤镜，膝上还卧着一只打盹儿的灵猫。我在门口愣了一瞬，脑子里响起了奇怪的字正腔圆的播音腔：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快关掉快关掉！

我差点儿脱口而出喊一句：妈，我回来了。

「小五醒了！……嘶！」

看到我进来，洛鸣沙一激动不小心扎了手，我赶紧跑过去抓起他的手指吹了吹，血珠和伤口顷刻间就消失无踪。

「醒了醒了，应该是刚突破还有点儿不适应，没什么大事你别担心啊。」

「你可吓死我了，以后不舒服得说，哪儿能自己忍着！」

洛鸣沙松了口气，责备的话语掩不住眉眼间的慈爱，我猛点头认真地向他保证：「嗯嗯，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让你担心了。」

「乖。」

洛鸣沙温柔地摸着我的脑袋，我看着桌子上的绣品，好奇地问道：「鸣沙师兄，你绣什么呢？」

「这次历练得了一些『晶寒丝』，我给你绣个荷包，里面装上药材可以安神静气。」

妈妈我爱您！

我感动得一把抱住洛鸣沙，他愣了一下笑着拍了拍我的后背，嘴里念叨着：「哎呀，我们涑涑怎么了这是？想师兄了吗？」被我压住的灵猫「喵」了一声，疯狂挣扎着想要逃开。

真是母慈子孝的一幕啊——嘭！哗啦！

结界破碎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感慨，不悦地扭过头，就看见月星泉拎着剑满脸霜寒地站在门口，眸光阴沉地瞪着我。

「师兄出关了？」洛鸣沙诧异地看着他，又看了看我，「你俩怎么了？」

「鸣沙师兄，大师兄欺负我！还拿剑砍我！」

我指着那边霸气侧漏的人声泪俱下地控诉，洛鸣沙皱着眉声音里满是责怪：「师兄。」

「你别听她胡说，我只是御剑带了她一程。」

月星泉大步走了过来，气势汹汹的模样特别吓人。

啧，吓唬鬼哦。

「他二话不说把我拎过来的！他还说我没良心！」

我哭唧唧的模样弱小可怜又无助，月星泉忍无可忍地一把将我拽开：「林涑河！」

「月星泉你干什么呢！」

洛鸣沙「噌」地蹿起来拍开他的手，往日温柔的人此时怒目圆瞪，气呼呼地说道：「涑涑还是个孩子，你凶她干什么，不会好好说话吗！」

我那霸道总裁一样的大师兄瞬间怂了，冷酷无情的人设崩得稀碎：「不是，我没有凶她，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解释！」

纸老虎一样的霸总真是一点儿都不在怕的。

接下来就是月星泉低声下气地道歉认错，我觉得怪没意思的抱着灵猫跑出去玩儿了。

有一说一，洛鸣沙无原则护短儿这事其实不是太好，慈母多败儿真的古人诚不欺我。原主性子有些娇纵任性，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惯的，而且之前一直被保护得太好了经不住半点儿挫折，这也就导致了后面越发偏执疯狂。

不过和女配生长环境不一样的女主感觉也长歪了。她本来和姐姐相依为命，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可是姐姐勤劳善良对她也很好，但是这种普通平凡的生活却无法满足女主的野心。她是个不甘于平凡有能力也有想法的姑娘，这让她在遇到洛鸣沙一行人之后见到了更宽广的世界和更丰富多彩的未来，于是女主斩断凡世亲缘决定修仙。又因为幼时家境的拮据，让女主对美好的事物格外向往，也生出了更为强烈的独占欲。

养孩子这件事可真是门深奥的学问啊！

我追着灵猫漫山遍野上蹿下跳，脑子里却在思考着自己完全搞不懂的教育问题。等到从一棵树扑到另一棵树上抓住灵猫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太白峰山下外门弟子修习生活的地方，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干脆坐在树枝上一边撸猫一边好奇地围观吃瓜。

几个外门的女弟子追着一个女孩儿，不偏不倚正来到我坐着的树下，看情况就是标准的校园霸凌——如果那个被追的女孩儿不是女主曲绯烟的话。我记得这段剧情是女主被洛鸣沙留在外门，因为她容貌极美又公开表示和洛鸣沙关系好，被暗恋洛鸣沙的炮灰们排挤刁难。

是的，我那温柔娴静又是出窍后期的三师兄，是玄光山众多女修的暗恋对象。

一堆人想给我当「后爹」，心好累。

我记得这段剧情是曲绯烟被人欺负，路过的秦青潇无意中看到，他救下了女主后轻轻地离开，成功引起了女主的注意。

既然这样我再出手就不太合适了，毕竟这算是男女主感情线的开端，但是秦青潇他在不在附近啊？这人之前还在我房间里训我，怎么可能没事儿往山下跑？我总觉得他八成应该在剑庐给我铸造本命法器。借着视线好我四下搜寻，意料之外地，真就看到了秦青潇的身影，果然男女主的感情线不容撼动！

接着就是秦青潇手指都没动一下地挡掉了袭向曲绯烟的术法，这群外门弟子被突然出现的大佬吓得瑟瑟发抖，秦青潇维持他一贯的高冷人设让众人自去领罚。眼看剧情就要走完了，我手里的瓜……啊不是，怀里的猫却趁着我分神的功夫猛地挣脱开我的手纵身跳下了树，抖了抖被我揉乱的毛，又一跃跑没了影。

我维持着「尔康手」的姿势和树下的人面面相觑，情况尴尬得令人窒息。就在这时身下的树枝毫无预兆地断了，极速下坠的身体先是被一道清气托了下，接着缓缓落在秦青潇的臂弯里。

「每次让你休息你都出来乱跑。」

秦青潇侧过头看着我，我绞着手里的头发，讨好地冲着他笑：「待着无聊嘛，出来透透气。」

「透气就透到树上去了。」

「抓猫来着。」

虽然姿势暧昧，但是我俩的对话就像是老师在教育翻墙被抓的学生，我甚至怀疑接下来秦青潇就要让我去写一篇 800 字的检查。

「见过纯钧真人。」

甜美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扭过头就见曲绯烟冲秦青潇行礼，她态度大方得体，毫无半分忸怩作态。

果然是能引起男主注意的不造作女人！

「多谢真人出手相助。」

曲绯烟的目光半点儿没有落在我身上，好像我只是一个人形挂件，如果不是正在被男主公主抱在怀里，我也很想当自己不存在。

「今后发生此事，上报教习师兄便可。」

秦青潇语气冷淡，简直就像是无情无欲的一尊神像，只不过这神像怀里还抱着我，活脱脱一送子观音。我忍住不要笑出声的时候神像目光凉冷地扫了眼曲绯烟，说出来的话让我的笑声卡在了嗓子眼儿里。

「这位是你师姐林涑河。」

嗯嗯嗯？为什么突然 cue 我？

「……见过，林师姐。」

感受到来自女主的恶意，我绞着头发的手一个没控制住微微用力，就见秦青潇的眉头微不可查地跳了跳。

「曲师妹不必客气。」

我想着赶紧说两句话给自己提升一下好感度，至少不要成为男女主感情线上的炮灰，但是秦青潇不给我机会，在我刚跟曲绯烟打完招呼后便转身离开了。

男主你怎么回事？

给我拉了一波女主的仇恨就走了？

我真的就恶毒女配人设屹立不倒了呗！

离开的时候我视线无意中扫过刚才断掉的树枝，切口平整明显是被仙法斩断的，现在在场的只有我们三个人，秦青潇没那么无聊去砍我坐着的树枝，那么就只能是一个人动的手了。

第二次见面仇恨值就拉得这么稳？

不愧是我！

但是女主啊，你当着男主的面儿做这种事真的好吗？就秦青潇那个段位，你这种小把戏他一眼就能看穿，这样你还怎么在他心里树立「勤奋坚强不做作」的三好学生形象？他会因为觉得你是个心机过重的人而远离你的。

孩子你争点儿气，不要自己给自己增加副本难度啊！

想得太过入神绞着头发的手都停了下来，不过说起来手里这缕头发真的太丝滑了，比灵猫的皮毛还要柔顺，带着丝丝凉意像是上好的水绢。我的发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和平常不太一样啊。

确实不一样，这 TM 是秦青潇的头发！

我攥着这缕头发整个人都僵硬了，像是捧着一个扔不得的烫手山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头顶传来带着浅浅笑意的声音：「手感怎么样？」

「挺……挺好的。」

随着这声回答，我倏地松开手从秦青潇的怀里跳出来，后退两步手足无措地拽了拽衣摆，看着秦青潇那毛团一样的发丝，又赶紧伸手小心翼翼地帮他抚平。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为是自己的头发，刚才拽疼您了。」

秦青潇轻笑了一声，他很自然地握住我的手，也不御剑，就这么和我并肩慢悠悠地往山上走去。

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清脆的鸟鸣在其中百转千回，细碎的阳光时不时照在他脸上，明媚耀眼。本来见到曲绯烟时还平静的心脏又开始蹦迪，这禁制时好时坏的怎么还分人？我捂着胸口微微低下头没话找话道：「那个……师尊您来山下是有什么事吗？」

「你说呢？」

为什么总是反问句！

您这样把天都聊死了啊喂！

我无语地抬起头，毫无准备地迎上秦青潇满目柔光的美颜暴击，他声音清泠泠的如山泉流动，眼角眉梢都是浅浅的笑意：「因为有个人的气息在太白峰四处乱跑，我不放心，只能出来看看。」

嗯？

他是出来找我的？

「给您添麻烦了。」

想着我在上蹿下跳追猫的时候秦青潇也在漫山遍野地追我，我就觉得说不出的尴尬。

「你的事情，永远都不是麻烦。」

秦青潇平静地回答着，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山路上只有风声和鸟鸣声，许久之后我才讷讷地回了一个：「哦。」

词穷了啊！

这话我没法接！

男主你这么撩真的好吗？！

08

日子又恢复到了跟着师兄师姐一起修习的平淡如水中，铸造已经到了后期，因为不太需要我我也就不去剑庐了，毕竟那种火气太重的地方实在和我属性不合。

但是这样就有问题了啊！原著里因为没有铸造法器这么档子事，秦青潇可以经常下山和曲绯烟互动增进感情，现在他每天都待在剑庐里，女主那边的剧情怎么办？

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事儿不能放着不管，毕竟动了女主的机缘谁知道三元神会闹什么妖？还是得往回掰掰这跑偏的剧情，不然等灾祸降临的时候难道要我拍着胸脯说句「都退下，这事我熟」？然后再体验一把身死道消？

可拉倒吧！

没有办法，我只能捡起男主的剧本自己上了，每天修习完后就火急火燎地跑下山，偷偷摸摸帮曲绯烟挡掉那些明枪暗箭。但是我可没有什么修习的秘籍给她，也没丹药让她磕，我只是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女配。曲绯烟是火灵根，我知道的也都是水系的法术，没办法自己给她写手抄本，思来想去……我终于有了办法。

我没有但是藏书馆里有啊！

虽然质量没有秦青潇给的高，但是咱不能和大佬比，没有导师给画的真题重点，你们就不做「五三」和「黄冈密卷」了吗？

于是这天我穿上亲传弟子的制服，让苏木芝给我绾了个正经发髻，秦青潇给我眉间点的桃花钿再也没有消失过，现在我只要板起脸就自带高冷气场正好省去了化妆的麻烦。御剑来到外门弟子修习的清风殿，我刚一出现就有教习弟子迎了上来抬手行礼：「见过林师姐。」

「师弟客气了。」我回了他一礼，目光在抄写心法的众人身上扫过，「我需要一个人帮我誊写卷集，不知道可方便？」

「那边几人都是还未筑基的新人，平日里时间充裕，需要我为林师姐举荐吗？」

「多谢师弟，我看那边那个小姑娘就挺好。」

我指的当然是曲绯烟，教习弟子把人喊来，简单交代了几句就放她跟我走了。计划这么顺利我心情大好，带着曲绯烟一路无话来到藏书馆，把早就选好的火系入门修习功法混在一套经文中拿给她，我递上出入藏书馆的玉玉牌对她说道：「藏书馆有禁制，玉牌小心收好莫要丢了。经文我不着急要，你每日得空自行过来誊写便可。」

「是。」

看曲绯烟接过玉牌我心里松了一大口气：女主啊，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接下来你要自己争气呀！

有了玉牌和入门功法，根据书里的描写曲绯烟有天赋又努力刻苦，用不了几天应该就能筑基了，到时候我再挑合适的晋级功法给她，虽然没办法让她像原剧情一样半年修到快要结丹，但是到融合期应该不是问题。

半年就从一届凡人修到融合期，这已经不是一句逆天就可以形容的了，我这个号称体内有天地一缕清气的同辈翘楚可是用了三十年才结丹，又用了一甲子才渡过雷劫内丹化金呢。

六个月对三十年，作者你这金手指开得都要崩设定了。

反正曲绯烟有作者给的女主光环加持，解决了修习功法的机缘问题我暂时就放松了下来，距离收徒大会还有半年，在那之前都是些小小不严的剧情点，主要就是给男女主二人感情升温用的，顺便突显一下曲绯烟的勤奋刻苦和天赋异禀。

但是男主现在还在剑庐里打铁，我得想办法把他忽悠出来。

……可那是我的本命法器啊！

我前段时间每天认真（我再次确信）地炼珍宝炉，还趁着秦青潇不注意渡了不少清气进去，就想着造出来的哪怕不是什么稀世神兵也能是把「传说」级的橙武。现在打扰秦青潇打铁八成会影响我本命法器的品质吧？从「传说」变「史诗」也就算了，万一成了一把「普通的精钢伞」，那我岂不是要呕出二两血？

可是不管秦青潇的话，谁知道他还要在剑庐待多久？

就在我纠结得揉乱了头发在床上打滚儿的时候，冷江寒正好来找我，他站在原地愣了一下，表情懵逼地眨了眨眼：「五师姐你在干吗？」

「发泄一下内心的负能量。怎么了？找我有事？」

我发髻散乱衣衫不整地盘腿坐在床上，冷江寒干咳了两声抱臂靠在门边：「您是真的练功把脑子给练出毛病来了啊？」

「好好说话，不然我打你哦。」

「你给了曲绯烟玉牌让她誊抄经文，结果有人偷了玉牌潜入藏书馆，毁了许多藏书。」

「我 C……呲……」

书里没这段儿啊！哦，对了，书里也没有我给她玉牌这件事。蝴蝶效应这么强的吗？

我拎起裙摆就要往外冲，冷江寒赶紧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五师姐你干什么去？」

「当然是去及时止损。」

「大师兄和二师姐已经过去了，经手的是丹霞峰的那位，你去不合适。」

冷江寒手臂一横摁着我的肩膀把我压在墙上，我完全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是觉得他的反应很奇怪。

「我说你拦着我干吗？出了这种事我去看看正常的吧？我又不是去茬架。」

「你去了……」冷江寒犹豫了一下，还是稍微缓和了语气，「五师姐，在那个人面前掉眼泪他只会越发看不起你，才不会觉得你受委屈了。」

「小六啊，你真的都把我搞糊涂了，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还有我为什么要哭？」

怎么感觉我俩在跨服聊天？

「五师姐，你真的不记得了？」

冷江寒好像终于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他抓着我的肩膀俯下身，认真地盯着我的眼睛。我也反应过来我不是原本的林涑河，所以说难道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隐藏剧情？

就在这时，院子里一道突如其来的威压猛地袭了过来，冰冷的声音像是要把人的心肺都冻住一般，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

「放开。」

秦青潇自带特效地站在院子里，纷飞的桃花瓣此时却像是隆冬飞舞的雪花，他满面霜寒目光锐利，像是一把出鞘利剑，令人胆寒。我看着一动不动的冷江寒，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师尊，您不把威压撤了他动不了啊。」

秦青潇冷哼一声倒是收敛了气息，冷江寒仿佛溺水的人终于浮出水面，他瘫软在地上大口呼吸，我蹲在旁边给他顺气：「小六没事吧？还活着吗？」

冷江寒显然是没功夫搭理我，倒是秦青潇走了进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俩。

「胡闹。」

「师尊我错了。」

熟练地老实跪下，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得感情的道歉机器，擅长用反问刁难学生的秦青潇果然寒着脸声音凉冷地说道：「哪儿错了？」

这次我可知道原因。

「我不该把玉牌随便交给曲师妹，造成藏书馆那么大的损失，请师尊责罚。」

已经做好写 800 字检查的心理准备了，我态度端正跪好挨罚，想着应该不会死得太难看。但是秦青潇却没有继续训斥我，虽然别人看不出来，但我可是明明白白地看到他刚刚愣了一瞬！

为什么是这个反应？

难道他不知道藏书馆的事？

那他突然跑我这儿来发的哪门子邪火啊！

「师尊！这事不怨五师姐，玉牌被偷也不是她能想到的。」

冷江寒喘匀了气就麻利地跟着跪在我旁边帮我说好话，感动九重天好师弟啊！

秦青潇目光复杂地看了他一眼，那冰冷的气息瞬间消散：「嗯。」

你嗯什么嗯！

你肯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怜冷江寒那个傻子无缘无故挨了你一道威压。

对上我审视的目光，秦青潇微微偏过头掩饰尴尬：「起来吧。」

没功夫深思秦青潇这到底闹得哪一出，我想着得赶紧去解救剧情跑偏的女主，然而拎着裙摆还没迈开步，冷江寒就张着手臂拦在了前面。

「小六你要是再捣乱，我真的要揍你了。」

「不是，五师姐你就算非去不可也好歹收拾一下，你现在这模样看上去就跟、就跟……咳咳，反正就那么个意思。」

冷江寒说着说着还不好意思了，我秒懂了他的潜台词，鄙夷地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一边整理衣摆一边往里屋走：「啧啧啧，小小年纪满脑子黄色废料！你啊，你这叫淫者见淫，谁还没个满地打滚儿的时候了。」

「我怎么就淫者见淫了！明明是你衣冠不整让人误会，再说了，谁没事满地打滚儿啊！」冷江寒不服气地回嘴。

我随便拿了支桃花簪把头发一绾，又在柜子里翻出件亲传弟子的素纱外氅套上，打扮得像个正经人了就匆匆回到外间：「那也没谁见到别人头发衣服乱点儿就往那种事情上想，是吧师尊？」

秦青潇掩着嘴干咳了两声，他拉过我的手唤出业火寒天：「我陪你一起过去。」

「哦。」

为什么总觉得秦青潇今天身边弥漫着迷之尴尬的气息？

09

藏书馆前面那块地方此时热闹得跟菜市场似的，远远的就听见一帮人在那儿吵吵，但是刚一落地四周却像是被摁了静音似的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当然不是因为我，而是和我一起落地的还有个修真界的神话。我扫了一圈很快就找到了大师兄和二师姐，这两个人不愧是兄妹，这么站在一起就是霸道总裁乘以二，气场六米六！

「师姐。」

我尽量端庄地缓步走过去，面上是稍稍温和了眉眼的非常浅淡的笑容，月寻影看到我先是一愣，随即露出过分和蔼的一抹假笑：「小五怎么来了？」月星泉不动声色地挪了两步挡住了什么。

确实不愧是兄妹，这默契，连眼神都不需要。

「遗失的是我的玉牌，我当然要来看看了。曲师妹呢？」

「怎么？你一来就是要推卸责任不成？」

回答我的声音从月星泉身后传来，虽然这声音很好听，说出来的话却是暗含嘲讽。

女配之前有得罪过谁吗？

我快速在脑子里过了遍剧情，书里只说林涑河是修真界的才女（过去式）然后暗恋男主，平时端的高冷人设从不和旁人亲近，虽然与太白峰以外的人关系不怎么好但是也不差啊，最多就是不熟罢了。

所以丹霞峰的这位哪儿来的那么大恶意？

不过不等我怼回去月星泉先不乐意了。虽然我俩私下里一直是能动手就不哔哔，但那是我们太白峰的家事，面对外人我们可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暂时也算上秦青潇。

「贺子宸，我家涑河只是随口问了一句，你哪儿来的脸兴师问罪？」

月星泉不光说话非常不客气，他还习惯边 diss 别人边动手，分神期的威压直接就爆了出来，在场的没几个人比他修为高，这一下几乎就是全军覆没。

可是这招它是敌我不分的 AOE 啊！

同样是分神期的月寻影不受影响，刚刚元婴的我可半点儿扛不住，腿一软身子微晃就要往地上倒，不过瞬间就被人搂住腰稳稳扶住，一道柔和的气息在我身边形成结界，转过头只见秦青潇正若有所思的打量着我。

看看！这才是大佬！瞧瞧人家这微操技术！

月星泉你弱爆了。

不过贺子宸这名字略耳熟啊！

我疑惑地盯着月星泉的方向，看到一个单从外形上来说长身玉立清俊出尘的青年男修崩出一道威压抗衡，衣袖纷飞超然绝世仿若仙人。再仔细一看，发现曲绯烟被男修护在身后，凭着男修的护持倒也扛下了月星泉的威压，只是面色有些憔悴更加惹人怜惜。

哦！想起来了！

这人后期是曲绯烟的众多后宫之一。

贺子宸是玄光山丹霞峰的大师兄，外貌出众天赋尚佳，性格嘛……就有些自命清高，多少沾点王子病。

他和我们太白峰一直不太对付。

主要原因是我家大师兄月星泉、二师姐月寻影和三师兄洛鸣沙都在修为境界上压他一分，他这个丹霞峰大师兄只能和我家老四花吹雪一个段位，刺激到了他的自尊心。次要矛盾是因为太白峰的男人们类型太丰富了。

秦青潇清冷绝美是修真界不可撼动的高岭之花，月星泉走霸道总裁路线邪魅狂狷，洛鸣沙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花吹雪成熟沉稳很有骑士风，冷江寒风流倜傥却片叶不沾身。这几个人把贺子宸能走的风格全给占了，而且还都在各自的领域一枝独秀，让贺子宸不管立什么人设都有点儿东施效颦的意思，他又不可能去走妩媚妖艳的路线，于是越发看我们太白峰不顺眼了。

按照剧情发展，贺子宸和曲绯烟走在一起后得到了不少机缘修为大涨，而那时候洛鸣沙和林涑河一起被逐出师门，月寻影在探索秘境的时候受了重伤修为大跌，月星泉一心突破入了魔障引来天雷不幸陨落。贺子宸便一跃成为玄光山年青一代的翘楚、正意义上的大师兄，后面曲绯烟和秦青潇离开宗门四处游历，再提玄光山都是只说贺子宸，也不知太白峰余下众人可还安好。

但是不太对啊，我记得贺子宸与曲绯烟相熟是在收徒大会之后，可现在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俩人已经很熟络的样子——故事的时间线崩得这么厉害了吗？我没关注剧情的这一个多月女主你在干吗啊？好好修炼不要总想着谈恋爱啊喂！你不认真修习怎么在收徒大会上脱颖而出？

愁人。

「他很好看吗？」

「嗯？谁？」

我想得入神，回答得也心不在焉，愣了一瞬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抬头，果然发现秦青潇正面色不善地盯着我。

「哪——有！那小子还没大师兄一半好看，更是连师尊您美貌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觉得他好看？我像是眼光那么差的人吗？只是之前小六一直拦着我和他见面，而且他好像跟我有仇似的，让我有些好奇。」

先是吹了自家师门的小哥哥们一波彩虹屁，顺手又拉出冷江寒来挡枪，我这番解释成功地安抚了秦青潇，他的心情肉眼可见地多云转晴。听到我最后的疑问，秦青潇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有些尴尬地说道：「你……年少的时候非常爱慕他。」

「哈？」

出乎意料的真相让我目瞪口呆，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正在和大师兄 battle 的贺子宸，见秦青潇同情地点点头，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这种隐藏剧情。

这什么神展开？我怎么不知道！

「你是在笄礼上第一次见到他的，之后便经常追在他身后，也会送些手作的小礼物给他，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接受。这份得不到回应的爱慕让你生了执念，内丹化金时入了魔障引来天雷，险些陨落。但是自那之后你倒是一心修习，再不提这人了。」

秦青潇照顾着我的面子斟酌着用词说得有些含混，我现在的表情应该是怎么都高冷不起来了，没想到为情所困在渡劫的时候引天雷是我起的头！不过为了剧情的推进我被秦青潇救了下来，还移情别恋对他一见钟情，而对剧情毫无帮助的月星泉却死得干脆，直接下线领盒饭去了。

大师兄你好 TM 惨啊！

「怎么会有这么扯淡的事。」

心好累，无力吐槽。

「噗……咳咳，慎言。」

「师尊你刚才笑了吧？」

木讷地转过头看着秦青潇故作镇定的模样，我抹了把脸在心里大骂这 XX 的隐藏剧情。

女配没人权是吧？

「算了算了，我不记得的事就当它不存在就好。」反正都是林涑河的黑历史，虽然我现在就是林涑河……但这都不重要！日子还得过啊！「不是说毁了不少藏书吗，看看还能不能补救吧。」

无视那边已经从语言 battle 上升到特效互砸的武行对决，我绕过众人就要往藏书馆走。混乱中，一道压抑的惊呼突然传来，我完全出于本能地唤出佩剑撑起屏壁，巨大的火焰术爆裂声中，我的佩剑出现了断痕。热浪吹起我的碎发，随手别到耳后，在火焰散去后我看到了贺子宸满脸的不屑，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拦在他前面与月星泉对峙的曲绯烟。

「小五！」

月寻影满脸担忧地跑到我身边赶紧检查我有没有受伤，贺子宸轻哼一声，言语间满是轻蔑。

「对不住了林师妹，我不知道你在那边。」

「这样啊。」

虽然知道这是贺子宸借着曲绯烟拦住月星泉的时候故意要我难堪，但是元婴隔级打化神这种事我暂时还干不出来，毕竟这里又不是少年热血漫而我更不是主角，上了等于送菜，不过要我就这么愉快地当作无事发生可真的太憋屈了。

然而这就是修真界的传统：实力代表着一切。

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威压化作有形的气劲直接抽在贺子宸的脸上，他惊声呼痛捂着脸被掀翻在地，鲜血顺着指缝汩汩流出。秦青潇伸手摸上我的头，语气轻柔和缓：「我不是说了吗，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有我。」

差点儿忘了修真界还有另一项传统：惹了小的来了老的。

既然秦青潇出手了这事儿肯定就闹大了，几道剑光闪过，宗门山长和几位峰主都姗姗来迟，反正就是我们这些炮灰怎么闹都没事，只要那群主线角色有半点儿差池他们就一定会赶来护驾。

不过现在我可不慌，毕竟打了贺子宸的是秦青潇，有本事去跟男主光环杠啊！

事实证明这群 NPC 杠不过秦青潇，丹霞峰峰主本来气势汹汹地要为徒弟讨公道，我那便宜师尊高贵冷艳地取出了双剑，目光淡淡扫向他们二人：「你们师徒俩可以一起上。」然后他们就怂了，退在一边屁都不敢放。

这突如其来的支线剧情真的折腾太久了，最后在月寻影表示所有书籍太白峰都有副本、可将受损部分誊抄一份补全之下，终于是画上了句号。等众人陆陆续续都离开了，月星泉和月寻影一起跟着掌籍弟子进藏书馆查看损失情况。我本来也想跟着进去，却被秦青潇直接拽走，空旷寂静的外廊下只有我们两个人，心脏又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

「师尊？」

被这人一言不发盯得胆寒，我小心翼翼地喊了他一声，秦青潇突然伸手抚在我的脑后，我本能地瞥了一眼，再转回视线就见他弯腰俯身缓缓逼近。这什么情况啊？！想要后退却被抓住了肩膀，逐渐放大的绝美面孔让我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

额头传来一阵温热，诧异地睁开眼，就见秦青潇极轻地吻上了我眉间的花钿，不等我因为震惊突发心梗，一道清气倏地没入我的识海。我愣愣地看着他若无其事地抬头退开，语气依旧平静如水：「玉牌已经被我上了禁制，回去再找掌事弟子领一块新的。」

「好……好的。」

「我留了一缕神魂给你，对你修习大有帮助。」

「多谢师尊。」

「你的本命法器就要炼成，这几天做完功课就来剑庐，不要乱跑。」

「知道了。」

「好了，去找星泉寻影他们去吧。」

「今天辛苦您老了。」

浑浑噩噩地应着，精神恍惚地转身离开，就连秦青潇耳尖可疑的红晕此时都勾不起我的好奇心了。

这种搜魂传功的法术在形式上一定要搞得那么暧昧吗?

被月寻影额头相抵时我满脑子「嘿嘿嘿」，但是换作秦青潇就太刺激了完全接受不能啊！我觉得我得去找凝丹峰的人要点儿丹药，不然早晚有一天我得死于心率过速。

10

等我回到藏书馆时，只看到月寻影拿着单子在核对，本来想上前帮忙却被她赶到一旁老实待着，我只得乖巧地找了个地方坐下，四周寻摸了一圈儿却没见到月星泉：「师姐，大师兄呢？」

「他怕老三太担心就先回去和他说一声事情解决了，你也别太着急，我看了一下，损失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大。」

「麻烦师姐了。」

给他们整出这么个烂摊子，我心里其实挺愧疚的，月寻影走过来用力胡噜了一把我的脑袋：「我是你师姐，跟我瞎客气什么？」

「嘿嘿。」

「小傻瓜。」月寻影捏了捏我的脸，干脆也坐在了我旁边，「本来你记忆混乱后我还有些担心，但是现在这么看起来也还有点儿好处，至少你把那个男人忘了，也开朗了不少。」

「那个男人？你说贺子宸啊？他有什么好的？咱家哪个男人不甩他十条街，也不知道当年的我怎么就猪油蒙了心看上他了！」毕竟真的看上贺子宸的不是我，所以骂起来毫无压力甚至还有些恨铁不成钢。

「你问谁呢？我们也想知道啊！不就是在笄礼上捡到你的簪子嘛，你就跟中了妖术似的死心塌地地看上他了，谁劝也不听。那男人心高气傲根本就是耍着你玩，你送他的糕点他拿去喂了灵兽，你给他绣的荷包、打的璎珞都让他给丢了，老三捡回来后气得三天没吃饭，你还跟他闹。现在想想，你那时候真的是欠揍啊！」

被月寻影凉凉的目光盯得打了个冷颤，我虽然也听得十分生气，但是想到万一挨揍疼的可是自己，就充满了求生欲。

「我那时候真是太不懂事了！但是师姐你放心，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个渣男了，现在的贺子宸就是我的阶级敌人。」

「你啊！怎么早没想开？当时炼化金丹要不是师尊来得及时，你就得让雷劫劈死。后来受了刺激整个人性情大变，也不和老三亲近了，他自己那么伤心还替你解释，说你是因为情伤太重放不下。」

不是……其实林涑河是移情别恋爱上了秦青潇，在模仿她的暗恋对象。

但是这个真相我说不出口。

「好啦好啦，你也别垮着一张脸了，我就是感叹一下。看你今天的反应是真的把他忘了，我也挺欣慰的。」

月寻影重重叹了口气，笑容灿烂地拍拍我的肩膀，但是我心里却憋闷得难受。

「师姐，我想……」

「想去找老三是吧？」月寻影满脸「我就知道」地打断了我的话，跟拎小猫似的把我丢了出去，「去吧去吧，我喊了老四、老六来帮忙，这儿用不着你了。」

「多谢师姐！」

回应我的是「咣当」关上的藏书馆大门。

唤出佩剑刚要注入灵力，本来的断痕「咔吧儿」一声，于是我左右手各拿着半截断剑瞬间无语凝噎。其实「御剑」这件事也不一定非得是剑，只不过大家都是 C 本，准驾车型比较局限，但如果对灵力的微操达到一定水平也是可以增驾的。就比如……收起佩剑我拔下头上的桃花簪随手一抛，也不管会不会被人看到，火急火燎地就直奔洛鸣沙的竹取苑。

「鸣沙师兄！」

中气十足地推开屋门，在两个人诧异的注视下一头扎进洛鸣沙的怀里紧紧搂住他的腰，心里那种憋闷烦躁的感觉终于渐渐消散，洛鸣沙的气息和体温让我心里安稳下来。

「怎么了这是？怎么披头散发的？月星泉你不是说涑涑没事吗！这像没事的样子吗！」

「你别着急啊，有师尊在她能有什么事？肯定是又要作妖了。」

「妈！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我一定好好修习混出个模样给你长脸，等你老了我肯定尽心尽力地伺候你！」

我抬起头认真又急切地想要把自己的心情告诉给对方，洛鸣沙在短暂的呆愣之后「噗嗤」笑出了声，拍着我的后背语气宠溺：「好好，我们涑涑长大了。」

「你别笑，我说正经的！」

尽管平时我这个人又贫又嘚瑟，但是在表白自己这件事上我真的是意外地笨嘴拙舌。因为曾经修的是无情道，我斩断了除亲情以外的所有感情，而在原世界我也只有师尊和师兄两个亲人，这俩一个修的无上道一个修的无为道，通透得完全不需要我多说什么。

「你张嘴就喊他『妈』，你觉得自己能有多正经？」

月星泉抱臂坐在旁边，完全没有了之前在藏书馆维护我时的友善，甚至不屑地哼笑了一声。

「那我就搬过来和鸣沙师兄一起住！今后我来给你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

「不行！」

我好不容易想出的用来证明自己「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方法，被月星泉厉声驳回。

「凭什么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月星泉冷着脸瞪着我，不等我再开口，另一道声音从门口响了起来。

「我也不同意。」

倏地转过头恶狠狠地看过去，然后我嘴里那句「你算老几」就生生咽了回去。秦青潇有些无奈地看着我：「怎么一会儿不见你就四处惹事？」

「师尊，我只是想和我 M……鸣沙师兄住在一起。」

我努力想要挣扎一下。

「鸣沙自己也要修习，你住过来太打扰他了。」月星泉义正辞严地说道，秦青潇点点头，「你若是真的想要更进一步，那就搬去我的白桐阁。」

……？！

我瞬间放弃挣扎愣住了。

等一下啊！我们争论的是我要住到我妈家来，怎么突然就成了我要搬去班主任家了？

「不……不了吧……」

「其实我觉得可以啊。」一直游离在这场争执外的洛鸣沙突然开口，他还是那么温柔慈爱，说出来的话却让我心里一凉，「涑涑刚刚进阶到元婴，这个时候跟在师尊身边修习更为稳妥，说不定能得到什么机缘一举突破到出窍呢！」

我觉得您想太多了，就好像我一模考了 580 分，您就梦想着我高考能当文科状元一样离谱。

（注：我高考那年一本录取分数线 470，文科状元算上加分好像才 650+，所以 580 分其实不低了。时代的眼泪啊……叹气。）

「住到白桐阁的话，我怕影响到师尊您老人家修习。」

刚刚还在挣扎着要搬离我的春晖居，现在我就在挣扎着想要留下来。

真是光速打脸。

「我已经是大乘期，你还想我修到什么境界？」

来自满级大佬的疑惑。

「师尊您不想更进一步，尝试下修出仙骨吗？」

「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但是……但是我舍不得我院子里的桃花树。」

「可以挪过来。」

「……那就，打扰了。」

还是放弃挣扎吧。

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

别为我担心，我有快乐和智慧的桨！

11

被秦青潇拎走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看到了月星泉嘴角得意的笑容，就说是谁把班主任给引过来的？原来是这家伙偷偷喊的老师！

其实住到白桐阁更方便我推进男女主的剧情，但是谁也不想每天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班主任的阴影下，所以对于搬去秦青潇眼皮子底下蹦跶这件事我还是不太开心。

另一件不开心的事就是我现在除了每天的功课和铸造外还要去览书馆抄书，月寻影整理好了受损的书籍，确实都是些不太重要的诗歌经文，但是就算不重要也得抄本新的还回去。

好气啊！为什么是曲绯烟弄丢的腰牌，最后却要我来受罚？

不过我的师门小伙伴都很仗义，包括最近莫名心情大好的月星泉，都一有空闲就来帮我抄书。而且我才知道我那个修为一般的小师妹苏木芝其实是个「手握剧本的女人」！当然不是说她真的有剧本，而是苏木芝的情报能力太强了，陪我抄书的时候她叽里呱啦地说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掌握的情报详细程度堪比搜索引擎。

反正就是曲绯烟每天在藏书馆誊抄经文到深夜，遇上了去图书馆自习的三好学生贺子宸，贺子宸发现这个师妹勤奋坚强不做作，被她吸引，又听说她被我这个恶毒师姐故意为难让她独自抄书，更是心生怜惜，一来二去两个人的感情就突飞猛进。

我听得一脸蒙：且不说我拿着男主剧本办事却搅乱了剧情时间线便宜了男配，单就说抄书这事，我怎么就故意为难了？誊抄经文什么的本来就是个幌子，我只是为了找个借口给曲绯烟塞教材根本就没说自己什么时候要，为了不耽误她学习我还特意说了不着急，上一次给她换教材的时候我都故意没问她的誊写进度，就怕给她压力。

谁家恶毒女配这么卑微啊！

有些气愤地一摔笔，我看着书单上那一长串的名字觉得自己这真是无妄之灾，然而看着看着我发觉到不对了。

之前粗略看过一遍，都是些不怎么重要的，比如《烟波钓叟赋》啊《五行方位歌》啊这些，但是现在仔细一看，这里面可混着几本了不得的东西。

虽然看上去只是不出名的乡野散诗杂记，但其实里面隐藏着类似「偏方」的修习功法。我不相信这是巧合，毕竟这些都是原剧情里曲绯烟偶然得到的机缘，既然她和贺子宸的感情线出了变数，那么这机缘提前被她得到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玉牌丢失这事就蹊跷了。

我确实不是谋略型人才，但是在原世界能修为万年混进老妖怪圈至少证明我智商是正常的，这就是借着玉牌被偷的祸水引到我身上，然后曲绯烟悄悄拿走了她需要的秘籍。

女配还得当背锅侠吗？就是不知道贺子宸究竟是曲绯烟的同谋，还是只是想借机替他的真爱出头，来打压一下我这个为难女主的恶毒女配？

我这是，被曲绯烟给坑了啊。

虽然说我不希望剧情有太大偏差导致这个世界遭遇灾祸，但是被人这么坑了一把我也不太想帮对方了，我又不是什么烂好人，不知好赖的白眼狼我可不会继续惯着。找出那几本偏方我认真研究了一下里面的功法，不愧是作者给女主开的逆天外挂，按照这个去修习真的跟氪了金似的嗖嗖升级啊。

但是我看不上。

毕竟这只是为了曲绯烟能在收徒大会上大放异彩而写的挂，也就到金丹期的程度吧，再高级的挂还是需要触发后面剧情的后宫角色们才能得到。曲绯烟毁掉这些偏方不光为了她自己能偷偷修习，根据她这人独占欲异常强烈的设定，肯定还是为了不让旁人得到这份机缘。

那我要不要把它广而告之一下？

「怎么开始看上这些杂记了？」

随着这声问话，来人俯下身从背后靠了过来，秦青潇的脸颊几乎与我贴在一起，我靠在椅背上的身体瞬间紧绷，本来挺懒散舒适的姿势就别扭了起来。

「前些天抄书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就随便看看。」

我目不斜视地盯着眼前的书页，视线里出现了一只白皙的手，借着我的手又翻了一页。秦青潇疑惑地「嗯？」了一声，身子往前探去，长发滑过肩膀垂了下来，而他的另一只手扶上椅背，指尖正好蹭到我的耳朵！

你清醒一点儿！

美色误国啊陛下！

「怎么了吗？」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不出我所料，秦青潇的手指点了点书页：「确实挺有意思的。」他的声音带着奇妙的笑意，指了指旁边的几本书：「那些也一样？」

「……是吧。」

「这样的话，我可以拿走看一看吗？」

温热的呼吸近在耳畔，我「啪」地把书合上，连带着桌子上的一摞一起捧起来递过去：「都给您，别客气，慢慢看。」

「这些东西可以解解闷，但是不要当真。」

秦青潇接下了书，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失，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察觉出不对，闭上眼睛按照记忆运功行气。不到半个周天我就强行打断功法，喉咙里滚上一口血，从识海深处抽出一息灵力迅速包裹住内丹，须臾之间灵力便被吸收，修复了上面蔓延的裂纹。

这根本不是什么修习秘籍，这是有违天道的邪法！

「珍爱生命・远离主角」计划再次搁浅，因为在原剧情里应该是曲绯烟新手外挂的修习秘籍出了问题，这件事给我的震惊程度不亚于「身死道消后一睁眼穿越成想要勾引男主的恶毒女配」。

虽然之前这里只是一本书，但是对现在的我来说这里已经是个位面比较低的小世界了，作为这个世界支柱之一的曲绯烟被迫害那可是毁天灭地的大事，为了不二次面对灭世灾祸，我只能勉为其难地去帮这个总是害我的坑货。

毕竟「曲绯烟」和「灭世灾祸」这两个选项里，明显前面那个好对付一些。

刚过了没俩月安生日子，我又不情不愿地拿起了男主剧本，但是之前我好歹还是自己一个人住，现在搬来了白桐阁，简直像是课堂上在班主任眼皮子底下玩手机一样刺激！

秦青潇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经常我明明确定了他在剑庐，但是刚御剑下山脚一落地就被人从后面拍了肩膀。

您这是给我安了定位系统吗？

于是我不光要应付来自曲绯烟的恶意，和她走宫斗剧情，我还要想各种借口应付秦青潇想到头秃，逼得我甚至想干脆一咬牙说我暗恋曲绯烟求师尊成全！

理智：陛下！大可不必！（尔康手）

被迫和曲绯烟中门对狙已经很心累了，更让我郁闷的是，之前我想撮合他俩的时候秦青潇各种给我拉胯，现在我和曲绯烟半撕破脸了，这个人却似乎又突然开窍了？

只要是我和曲绯烟单独在一起，十次有八次秦青潇都会出现，虽然维持着一贯高岭之花的人设冷淡寡言，但是目光却始终落在曲绯烟的身上。

曲绯烟面对来自绝世美男的关注非常淡定，没有羞涩和忸怩造作，也没有故作矜持的矫情，该回话回话该行礼行礼，确实和其他的妖艳贱货很不一样。要不是我每次都切实地感受到了来自曲绯烟的敌意，以及在秦青潇不注意时她眼底一闪而过的赤裸裸的独占欲，我都要怀疑她对这位修真界的高岭之花没兴趣了。

不愧是女主！

不过佩服归佩服，我依旧不想要曲绯烟当我师娘，但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如果秦青潇硬是要和曲绯烟在一起我也拦不住。毕竟拦了的话我就真走上了恶毒女配的破灭之路，结局肯定不大好。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连男主我也不要了，提前离开师门去搜集剧情后面出现的外挂，如果发现有问题那就提前销毁，保证了曲绯烟的安全我就不信这剧情能崩到世界毁灭！

计划通！

但是什么时候离开，这是个问题。

12

为了保证宗门弟子的人身安全，玄光山出窍期以下的弟子不能单独离山，毕竟修仙这个事儿吧其实风险挺高的，尤其金丹以后很容易就被一些邪门歪道抓走吃掉——字面上的意思。但是这种事我也不可能拉上谁一起啊，趁着夜里悄悄跑路什么的我多少有些不大乐意，毕竟我只是想下山又不是要叛逃，没必要搞得自己好像反派一样。

然而光明正大独自离山的方法好像……没有？！

这就很愁了。

那我就必须得找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吃顿好、细软跑」了呗？可惜我是女配，剧情上就连这条我不乐意走的路都走不通，因为这是人家反派 BOSS 的待遇。

秦青潇虽然开始注意到曲绯烟了，但是他依旧把大半心思放在了剑庐里，小半心思用来盯着我，每天都在督促我认真修习，恨不得我能一夜之间连跳三级走上人生巅峰。师尊您对我的期望比洛鸣沙还不靠谱儿啊！

于是，就在我尝试跑路的第一个晚上，刚出屋门就看到秦青潇坐在园中对月饮茶，那棵被迫搬家的桃花树尽心尽力地帮他开特效，好在我行李都塞百宝戒指里了看上去没什么异样。

「这个时辰要去哪里？」

秦青潇端着茶盏微微垂着视线，月色朦胧，让他看上去比往日柔和了许多。

「饿了，想去鸣沙师兄那里拿点儿点心。」

我面不改色地扯谎，毕竟自己的「吃货」人设早已深入人心。秦青潇轻呷了一口温茶，转过头目光深邃地看着我。

「你晚上不要总往鸣沙那里跑。」

「为什么？」本能地问了一句，然后我就想打自己的嘴，不过就是随便说了个借口糊弄过去就完事儿，这怎么还聊上了？「不用解释了师尊，我明白。」

「你明白？」

秦青潇的动作微微一顿，他放下茶盏向我走了过来，那双水色潋滟的双眸中闪着饶有兴味的光。

「你真的明白？」

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明白！不就是大晚上的打扰鸣沙师兄休息影响他进步吗？我还没那么不懂事。」

面对我的义正词严，秦青潇眨了眨眼，「噗嗤」一声笑了起来，我看他好像没有怀疑我要跑路的样子就准备开溜：「那师尊您也早点儿休息，我滚回去睡了。」

「饿着肚子睡得着吗？」

秦青潇已经站在了我面前，将近 30 厘米的身高差让我觉得十分不友好。

「没事，我吃两颗辟谷丹就行。」

就在我想要退回房间的时候，秦青潇牵起了我的手，他眉眼带笑声音和煦又轻柔：「我带你去吃夜宵。」

「嗯？」

对于这完全意料之外的展开，我瞬间懵圈。

这是我穿越来这里一年多第一次去凡世，我知道这个世界里三界和凡世没有什么太大的时间差，与修真界比起来凡世也就是少了些奇珍异兽，但是真的亲身来到热闹又繁华的城镇里我还是觉得兴奋且新奇。

古色古香的建筑和街道，映着灯火的蜿蜒河水，满是烟火气息的林立店铺，让我第一次有了「我就是林涑河」的真实感。

「他们是在办什么活动吗？」

看着灯火通明的热闹街道我好奇地问着，秦青潇拉着我的手缓步前行。不知道是不是这人间烟火气的关系，让他看起来不再像是高高在上的修真界神话，反倒有些像是普通的世家公子。

世家公子一点儿也不普通啊喂！

「只是一般的夜市。云浮土地肥沃极适合农耕，而这里湖港交织江河纵横，商业也非常繁荣，人们生活富足，自然夜晚就热闹了起来。」

云浮？！剧情里曲绯烟前前后后在这里解决了不少事件，疯狂刷威望值，还偶遇了重要的男配们。

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这样打开新地图，还是个对剧情极其重要的大城市，吓得我马上吃了两个肉包三串炸元宵和一个梅干菜锅盔压压惊。要不是情况不允许，我甚至想点根烟。在糖水铺子喝了碗六合甜汤，我吐出口气忍不住腹诽：修仙修到辟谷的都脑子不大灵光，这世上唯美食美酒美人不可辜负啊！

「吃饱了？」

「脑子不大灵光」的美人秦青潇坐在旁边眉眼含笑地看着我。别说吃东西了，他连口甜汤都没喝，除了清水和茶我就没见过这人吃过任何东西。

和我那个大碗喝酒大口啃肘子的真・师尊画风完全不同。

「嗯，吃饱了。师尊我们可以四处逛逛吗？」

我坐姿端正眨了眨眼，满脸写着乖巧地看着秦青潇，美人笑容宠溺地回答道：「嗯，可以，你想去哪里？」

「我想去那儿看看。」

我依旧满脸乖巧，然而在看清我指的地方以后，美人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13

即便隔着八条街我都能看到那边冲天的血煞之气，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极其扎眼，仔仔细细回忆了许久都没有这个时候关于云浮的记忆，我又一次产生了对隐藏剧情的莫大好奇。秦青潇肯定是老早就发现了那边的异常，但看他现在的反应八成是觉得我没有看到，这就有些让我为难了：究竟是他对我的实力有些误解，还是我现在的境界在这个世界确实应该毫无所觉？

「我以为你对这些事不感兴趣。」

秦青潇敛去那难得的温润气息，他高深莫测的目光让我忍不住想皱眉。

「其实还是挺在意的。」

我挠挠头尴尬地笑了笑，秦青潇极轻地叹了口气，他从袖摆内「取出」一把乌金色的伞递给我，伸手抚平被我抓乱的头发。

「走吧。」

「啊？哦！」我抱着伞跟在他身边，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哎？这是我的本命法器？已经造好了？什么时候造好的？」

「有些日子了。」

秦青潇回答得轻描淡写，我仔细打量着怀里的伞，通体乌金色的伞身摸起来是暖玉般温润而又坚硬的质感，上面有着一些浅淡的零星分布的金色圆点，虽然有十二条伞骨但是并不笨

重，在灯光下整把伞晶莹通透。即便不知道秦青潇在铸造的时候烧了多少奇珍异宝，单单就这外观这质感，一看就是很值钱的样子啊！

妥妥的「传说」级别大橙武！

「好漂亮……谢谢师尊，我很喜欢！」

这颜值也太能打了！而且还和它的铸造者一样，美得又冷又傲，堪称伞界的高岭之花。

「这伞叫什么？」我问完之后见秦青潇愣了一下，于是我也愣了，「没有名字吗？」不应该啊，这种级别的法宝都不配拥有姓名？

「你……不自己取？」

「我可以自己取名字？！」

我们两个人面面相觑，最后都忍不住「噗嗤」笑出了声，这什么奇奇怪怪的对话。

「师尊，这种高级别的法器一般不都是铸造者自己命名吗？」

「但这是你的本命法器，我觉得你会想自己给它取个名字。」

秦青潇眉目温柔地看着我，灯火通明的热闹街道，他就站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不是那白纸黑字上的完美男主，而是一个真实生活在我身边的人。他不是按照剧本行动的傀儡，他有血有肉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想法，他不应该被剧情束缚。

「那就叫『晠邪』吧。」我伸出手指在空中虚写了一下，笑着看向他，「远山之巅，赫赫扬扬。」

该怎么说呢？

我托着下巴看着眼前的景象有些发愁。

云浮城内水陆纵横，就比如眼前这道叶弋河，水流潺潺蜿蜒东去，两岸灯红酒绿热闹非常，河面小船穿梭往来，琴曲悠悠歌声袅袅。听上去似乎没什么不对的，只是在我这个修真者眼中，清澈的河水是浓稠的黑红色，上面漂浮着不知名的骸骨和附骨而生的曼陀罗，弥漫开的暗紫色煞气更是给这个画面增加了不少恐怖特效。

哦哦，那个男人背后贴着一具腐烂的尸体！那个弹琵琶的小姐姐旁边坐着个半白骨化的幽魂！那边喝酒的一群人里混着好几个歪瓜裂枣的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儿！

真刺激。

就在我大口咬着芝麻酥饼啧啧摇头的时候，秦青潇招手喊了条花船，在船家和我震惊的目光中淡定地走了上去，然后回头对我伸出了手：「来。」

「师尊啊，您知道这船是去哪儿的吗？」

这不是马路上跑的滴滴打车！这是特殊服务会所的专车啊喂！

「我知道。」

秦青潇回答得很淡定，船家就很不淡定了。

「公子爷，您真的要带这位姑娘一起？」

「不行吗？」

……

倒是也没说不能男女一起逛妓院，主要是几乎没人这么干啊！

我在船家复杂目光的注视下硬着头皮上了船，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成了成了别看了，赶紧开船吧。」

「啊？哦！好……好的。」

这下更刺激了。

因为来到凡世的时候收敛了神魂威压，所以我和秦青潇此时就像是两个凡人，没有气息震慑。这艘船上也理所应当地有着好几个不请自来的拼船客，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男主光环的加持，这些妖魔鬼怪都离他远远的。

就在我羡慕嫉妒恨的时候，船上的家伙们突然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了，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一只巨大的狗头就探进了船舱，张开能一下咬掉我半个身子的血盆大口就要……吃我手里的芝麻酥饼？

「小心！」

啪！

我毫不犹豫地一巴掌拍了下去，狗头瞬间愣住了，我有些生气地一指地面：「坐下。」巨大狗头迷茫地看着我，我板起脸孔严肃地加重语气：「坐！」

狗头散作一团黑气，又凝结成坐着有半个成年男人高的看不出品种的大狗，立起的大耳朵和长长的脸——忽略周身的戾气和裸露的血肉白骨，其实还挺可爱的。我扭头看向有些微愣的秦青潇：「怎么了师尊？」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狗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些蠢，转回头冲着大狗伸出一只手摊开：「握手。」

大狗先是疑惑地歪了歪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下巴搭在了我手上，满脸委屈地看着我眨了眨眼。

「嗯……勉勉强强吧。」

我有些嫌弃地撇撇嘴，拿出一块酥饼递给它，大狗又张开大嘴，像是能咬掉我一条胳膊。

啪！

「慢一点儿。」

又挨了我一巴掌之后，大狗懵懵懂懂地把嘴闭上了一些，我这才将酥饼丢进它嘴里。三两口吃完了酥饼，大狗开始对我摇尾巴，于是我把油纸包放在船舱里让它自己趴着吃，顺便撸了撸狗头。

「看，是狗没错吧！」

秦青潇目光复杂地看着我，无奈地笑了笑，虽然搞不太明白他什么意思，但是现在有更可疑的事情。「师尊，不太对劲儿啊！」按理说我刚刚并没有特意压低声音，在普通人视角里我与「空气」互动的样子应该很怪异，可船家却似乎毫无所觉，就像个无情的撑船机器。

「只是魔傀儡罢了。」

秦青潇回答得十分淡定，所以他是一早就看出来了啊！亏我还特意借着拍肩膀的时候下了咒法，真是看不起谁呢！

花船驶过蜿蜒的河道来到一片开阔的湖面，入眼就是浓重的黑紫色瘴气和肆意横行的幽魂鬼怪，湖水里满是腐烂的尸骸、潜行的魔物和妖异的植物。我捂着嘴巴干呕了两声，赶紧翻出百草静神丸捏碎了抹在鼻孔下面。

「好恶心。」

浓重的血腥气混着恶臭熏得我差点儿把刚吃的宵夜又都吐出来，再配合眼前的阴间景象，简直是精神污染。

「这里真的还是凡世吗？」

这是把魔域直接挖了一块儿搬过来了吧？而且这么强的血煞之气，都没有宗门发现吗？怎么连个来镇压的都没有？

或者说……

我斜眼瞥向秦青潇，怪不得今天突然要带我出来吃宵夜还把法器给我了，这人难道在套路我？

「师尊，您别说您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秦青潇回答得很坦然，「云浮在朝露寺境内，我一般不会用神识探查这里。」

朝露寺，又是个原剧情里很重要的地方，曲绯烟的某位后宫就是朝露寺这一带的少师。

对！你没看错。

女主的后宫里有和尚！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是不是越界了？会不会造成外交矛盾？」

虽然我总是会说些这个世界没有的词，但是太白峰一门人均智商正常，即便是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陌生的奇怪话语，他们也能准确领会精神。

「你若是感兴趣，不妨事。」

秦青潇眉眼温柔地看着我，见我有些发愣，他伸手拂去我脸上沾着的芝麻粒，淡淡的水信香驱散了周围难闻的腐臭味。

我竟然怀疑这位绝世大美人会坑我？！

我有罪！

「要是给您添麻烦就算了，我也不是非得来看看不可。」

我真情实感地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秦青潇对我这么好我不能总是给他找事儿，做人还是要厚道些，大不了回头找机会我自己过来一趟。

秦青潇的手抚上了我的头，眸光深邃地盯着我：「我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还有我。」

哎？我想要一个人行动的打算被你看出来了？！

「我比你以为的要更了解你。」

秦青潇勾起嘴角，露出有点儿霸总气质的笑容，我最害怕他这人突如其来地崩人设，匆忙给自己挽尊：「师尊才思敏捷秀外慧中神机妙算，什么都逃不过您老的法眼，我这真的就是怕给您惹事儿。」

「我记得我还说过，你的事情永远都不是麻烦。」

对，没错，您说过。当时我就词穷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现在我依旧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

来个谁救救我啊！

太尴尬啦！

俗话说好人有好报，翻译一下就是我喂了狗，狗就马上来报恩了。

就在我被秦青潇撩得要心率过速的时候，吃完芝麻酥饼的大狗凑了过来，它的半张长脸搭在我的肩膀上，一边「嘤嘤嘤」地哼唧着一边疯狂摇着尾巴。狗子这种生物太可爱了！就算它浑身散发着戾气还破破烂烂的。

「说起来它到底是什么品种啊？边牧吗？边牧的话这个头也忒大了。」

我生硬地转移话题，顺便撸狗，秦青潇虽然听不太懂我在说什么，但是他倒是很配合地也转过头看向大狗：「这是魔域的翎戎。」

……？！

不管在哪个世界，遥远的上古时期都生活着一群奇形怪状的大佬生物，而「翎戎」就是这个世界里的上古生物。它在三界裂变的时候堕入了魔域，成为就连魔尊都不敢招惹的「魔域四凶兽」之一。

其状如焚天黑炎而犬首，可召飓风，行可摧山灭国。

「师尊呐，您说的这个翎戎是我知道的那个吗？」

我怀抱一丝希望地看着秦青潇，他和颜悦色地冲我笑着说：「应该就是你知道的那个。」

撸狗的手微微颤抖。

把上古凶兽当狗这件事真的不是我本意，但是看着旁边吐舌头摇尾巴的生物，我真的也没办法把它和书里描写的那个差点儿一爪子呼死魔尊的地图 BOSS 画等号。

对了，魔尊也是曲绯烟的后宫，被翎戎呼成重伤后为女主所救，然后十分套路地觉得这个坚强聪明又勇敢的女人和其他妖艳贱货不一样，顺理成章地当了曲绯烟的舔狗。

现在我把重要剧情触发道具拐跑了，八成这俩人的事要黄。

不过曲绯烟有着女主光环，誊抄个经文都能提前偶遇贺子宸，应该也能通过其他方式和魔尊相识……吧？再说了，她后宫十来口子人，少一个魔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人就是个「霸道魔尊爱上我」支线任务的 NPC，在主线剧情里除了当个打手也没什么戏份。

主要是撸狗真的太快乐了！

就在我努力教翎戎握手击掌的时候，花船停了下来，秦青潇率先站起身下船，我带着翎戎跟在他身后。

眼前是一栋三层高的水上楼阁，吊脚飞檐铜铃花灯十分华美，如果不是它透着仿佛魔窟般的气息，那么我一定会更开心。

穿着轻纱长裙的美丽妇人摇着团扇迎了上来，看到秦青潇的脸她微微一愣，随即娇媚的笑容都有些不矜持了，直接就上手挽住了秦青潇的胳膊。

「这位公子好面生，是第一次来我们汀嫣阁吗？」

秦青潇整个人瞬间僵住了。他虽然活了几百年，但是逛窑子这绝对是第一次，我非常有眼色地挤过去，用自己的身躯解救了他那条胳膊。

「大姐姐，我们两个第一次来云浮，听说这里的姐姐不光漂亮还能歌善舞，就想来见识见识。」

我笑嘻嘻地拉着老鸨的手，模仿苏木芝平时对我撒娇的模样，老鸨本来颇为不悦的神色在我偷偷塞了块蓝宝石给她后瞬间喜笑颜开，变脸速度让人瞠目结舌。

「哎哟！小姑娘嘴巴真甜。不是姐姐自夸，在云浮，我们汀嫣阁的莺歌那可是别的地方比不了的，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有西域来的番邦舞姬……来来来，姐姐带你们找个好位置『慢慢儿』欣赏……」

老鸨热情得仿佛我是她亲姐妹一般，真的是教科书版的「有钱能使鬼推磨」。

「辛苦姐姐了。」

伸手拉上秦青潇跟在老鸨身后，我忍不住传音入密揶揄道：「合着师尊您没来过妓院啊，看您之前那么淡定，我还以为您是个老手呢。」

「你来过？」

我怎么忘了秦青潇是个反问小能手。

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装聋作哑当作没听到，毕竟我又不能告诉他我还真去过某些高级会所，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是常客。

呃……真是不怎么愉快的回忆。

不过一进汀嫣阁的大门秦，青潇的石化程度就上升了一个等级，热闹的大厅里一派纸醉金迷的奢靡景象，中间的舞台上，几个身穿霓裳薄纱的舞姬正在跳着我虽然看不懂但是很美的舞蹈，银铃清脆玉臂妖娆，若隐若现的肌肤更加引人遐想。

秦青潇眼观鼻鼻观心，看上去都快入定了，不光有莺歌围上来试图调戏他，还有嫖客投来贪婪露骨的目光。

我就说秦青潇这男女通吃的绝美容颜不能只吸引曲绯烟一个人啊！看来还是玄光山的人都太惜命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没人敢觊觎高岭之花的美貌。没了「第一剑仙」的称号，他果然是个招蜂引蝶的体质。

为了少惹些麻烦，我跟老鸨交待了几句，她媚眼如丝地瞟了一眼秦青潇，随即笑容促狭地点点头，带着我俩去了二楼一个比较清净的雅间。这房间一边是可以看到一楼舞台的围栏，遮了两层云纱，既不耽误里面的客人欣赏美女，又添了不少私密性，还挺高级。

我又塞了两块宝石给老鸨让她张罗些酒菜，虽然我俩一看就是不为来找姑娘的土鳖，但是我花的钱可比那帮找姑娘的多多了，面对出手如此大方的土鳖，老鸨的服务态度也非常高涨，毕竟只要能赚钱她并不在乎我们这钱是消费到了哪里。不多会儿，雅间里就布置了一大桌子丰盛的菜肴和瓜果点心，还上了两小坛品质不错的青竹吟。

打发走了老鸨小厮等一干闲杂人，我赶忙关紧房门又设了结界，这才松了口气往软垫上一瘫。

太累心了。

拿过一盘冰糖肘子挑出两大块瘦肉放到碟子里，剩下的都给了趴在旁边的翎戎，这只上古凶兽莫名地完成了自我家犬化，而且好像还乐在其中。我给自己倒了盏酒一饮而尽，青竹吟清新微酸，倒是挺开胃的。

「虽然外面挺吓人，但是里面倒意外地清净，而且这些都是普通的活人。师尊，你说这是个什么路数？」

我凝神探查了一番四周没有发现异样，就好像那魔域一般的景象是我的幻觉似的。

这下更诡异了。

「所以，你什么时候来过这种地方？」

问话声在耳边极近的位置传来，我准备去端酒盏的手猛地顿住，缓缓转过头就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了我旁边的秦青潇，他的手撑在我身后整个人都凑了上来，审视的目光直直盯着我的脸。

您怎么还没忘了这件事？！

「师尊说笑了，我一直在太白峰修习，哪来过这里！」

我尴尬地笑着往后躲，然而秦青潇却一把揽住我的腰，继续逼近：「没有来过吗？但是，你很熟练啊，我的好——徒——儿。」

等一下啊！这个又欲又撩的男人是 sei?

师尊你是高贵冷艳的剑仙！霸道总裁、邪魅狂狷是月星泉的人设，你不要 OOC 啊！

「啊哈哈哈哈，我从书上看到的！对！就是那些言情话本，里面都是这么写的，师尊您看不看？我回去借您几本。」

想到了一个好借口，我马上理直气壮地胡说八道，距离太近了我根本不敢看他，眼神游弋中看到一道黑影扑向了秦青潇。

「等等……别！」

15

狗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它们总能在主人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但是翎戎不是什么正经狗，我也不是它名正言顺的主人，所以它这波挺身而出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我第一次距离秦青潇这么近，他的脸颊贴在我的颈窝里，温热的呼吸灌进我的衣领，紧贴的胸口甚至能让他感受到我擂鼓般的心跳。

如果不是这人背后还压着一条大狗，那么画面肯定能更暧昧些，而翎戎的狗头正越过秦青潇的肩膀和我四目相对，它快乐地吐着舌头满脸高兴，好像我们在跟它玩游戏。

「起……起来……」

我艰难地开口，翎戎歪着脑袋茫然地看着我。

「快起来……好重……」

胸口碎大石也不过如此了，我奋力拍打着地面示意它走开，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翎戎终于理解了我的意思跳到一旁乖巧坐下，还摇着尾巴一副求表扬的模样。身上骤然一轻我说话就没那么费劲了，用手指小心地戳了戳依旧压着我的家伙。

「师尊，您还活着吗？」

活着的话麻烦您也起来！一个成年男人也很沉的谢谢！不然你让我压一下试试看？

秦青潇当然活着，他呼在我脖颈间的温热气息微微一滞，随即撑着身子坐了起来，我这才敢吐出那口郁结在丹田的浊气，抚着胸口调匀呼吸。

「差点儿以为会被你俩压死。」

我跟着爬了起来，看到坐在一旁满脸期待的翎戎，虽然很想揍它但是这家伙傻乎乎的模样又让我下不去手，只能叹口气端起桌上的一盘酱牛肉：「你听着，以后不许这样突然就扑到别人身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你的爱太沉重我承受不来你懂吗？」

翎戎「嗷呜」了一声我就当它是听懂了，把盘子放到一旁让它自己去吃肉。翎戎十分开心地蹦跶过去，而我则是被它顾头不顾腚的一屁股给撞趴下了。

What the F ……咳咳，自己捡的狗，哭着也要忍住！

等我缓了下神，发现这次成了我把秦青潇扑倒在了地上，我刚才就不应该想什么要压他！这也是狗的报恩吗？短时间内被摔来摔去的搞得我脑子有点儿蒙，刚刚闷下的那盏酒后劲儿都上来了，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有些力不从心，而这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秦青潇忽然搂住了我，哑着嗓子说道，「你别再乱动了。」

嗯？

我被他摁在胸口愣了一下，那杂乱的心跳一声声传到耳朵里，原来刚才不是我心率过速吗？但是这人是怎么了？想要抬起头的动作瞬间僵住，我感觉到了小腹上奇异的坚硬触感。

不可能！我不信！！肯定不是我想的那样！！！

这可是秦青潇啊！本书完美男主，修真界的神话，当世第一剑仙，清冷端方的高岭之花！原著里魅妖脱光光都无法引起他丝毫的情绪波动，曲绯烟衣衫不整他也只是给人家披了件外氅，我追了好几百章的文十分确定这人连女主的手都没牵过。

他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一定是我思想龌龊了！

一定的！！！

我疯狂挣扎着想要赶紧爬起来，我需要清理一下自己脑子里的黄色废料，谁都别拦我让我去跳个湖冷静一下！秦青潇搂着我的手臂紧了紧，他第一次焦躁地「啧」了一声，猛地一翻身再次把我压在身下，直接就吻了上来。

单身了上万年的我心脏骤停了。

很奇怪，这个突如其来的亲吻不光让我毫不抵触甚至还有些熟悉的感觉。

秦青潇明明是那么高冷的一个人，嘴唇却温暖柔软，像是羽毛拂在了我的唇上，带着淡淡的茶香。短暂的分离后，我的嘴唇又被含住轻轻地吸吮，酥酥麻麻的感觉十分奇妙，透着一种我只从书本上看到的深情缱绻。

但是当秦青潇的舌头闯进来时我突然就觉得不对劲儿了，惊恐地想着：这人为什么会接吻？而且还这么熟练！

毕竟同样是第一次我就完全不会！

所以，这不是秦青潇第一次亲吻别人咯？那他……能亲谁啊？

这就像是突然知道唐僧没了初吻一样让人震惊，简直是毁天灭地级地颠覆了我的认知。也许是我的反应太不正常了，秦青潇停了下来，他把额头抵在我的胸口深呼吸了几下，声音低沉嘶哑：「对不起，我控制不住……我…@#$^&%!$# xi……远*&%￥&@34%#!」

「对不起，我控制不住。」

「呃……！」

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海里反复回荡，像是开了 KTV 混响效果一般震得我脑仁儿发蒙，眼前闪过从未见过的画面，但是想要看清却都倏尔而逝。

我用力闭了闭眼，脑袋昏沉得像是天地都旋转了起来，所有记忆都搅和在一起，像是打翻的调色盘，五颜六色却杂乱无章。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焦急的声音从远远的地方传来，我睁开眼看着一张绝美的面孔上满是慌乱，微凉的手正抚摸着我的额头。

「你是……？」

随着我这句话说出口，美人的脸色瞬间难看到了极点，我茫然地看了看这特殊会所般的房间，在意识到我和这个美人姿势暧昧后惊恐地撑起身子极速倒退开，对他伸出尔康手。

「你等等！别急，让我想想！」

我不会是身死道消后穿越到什么古代名妓的身上了吧？像是在修一台老式电视机似的用力拍了拍脑袋，试图让满是干扰雪花的记忆变得清晰一些。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我师尊，纯钧真人秦青潇！我们是来这里探查血煞之气，对吧？」这方法虽然不科学但是很有效，再说了我一个修仙的为什么要讲科学？

「我们进来这里发现虽然外面魔气深重，但是汀嫣阁内却是正常的……然后呢？怎么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些东西？而且，我为什么突然就断篇儿了？」

这次任凭我把脑袋拍烂也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甚至识海里传来一道尖锐的刺痛让我揉着额角倒吸了一口凉气。秦青潇捧着我的脸与我额头相抵，他的神识化作清气进入我的识海舒缓了疼痛，接着他把我的头摁在怀里，抚着我的头发，语气异常温柔：「没什么，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我习惯了。」

「哦。」

我一动不敢动，因为震惊而失去了表情管理。

这什么情况？为什么我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一丝失望和无奈？您这是习惯了什么？

所以刚才到底发生啥了？！

这个世界果然不对劲儿！

如果说第一次记忆混乱是刚刚穿越的后遗症，第二次是因为喝醉了酒断篇儿了，那么这第三次平白无故地失去记忆我就绝对不可能再置之不理！

看来我的身体里不光有一道不属于我的禁制，穿越到这个世界也绝非偶然或者好运，我实打实地被卷入了一场因果里，并且受到了这个世界三元神的禁锢。

天道你给爸爸滚出来！一年多没想起来你你又作妖是不是？爸爸非得跟你不死不休！！！

就在我单方面用神识跟天道激情对线的时候，秦青潇突然放开了我，他还是那个看上去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高岭之花，只是本来古井无波的眼眸里透着些许不易察觉的凛冽。

男主这是要黑化吗？

不要闹！一个曲绯烟就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要是现在男主也崩了那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好了？难道要我闭眼躺平面无表情地说一句「毁灭吧」，然后淡定地和这个世界一起灰飞烟灭？

我又想和天道中门对狙了。

「师尊啊，您要记得您是当世第一剑仙，修真界的骄傲，集美貌才华高贵品格于一身的纯钧真人。」

我努力吹着彩虹屁希望能让对方心情好一些，秦青潇却对我突如其来的夸赞面露疑惑，我小心翼翼地给他顺毛儿：「所以您可不能有什么反社会想法，一念成魔很危险的！」

「你觉得，我要入魔？」

秦青潇微微眯起眼睛，我真想说您看看您现在的模样，简直满脸病娇！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原著里好好的正道之光男主怎么就突然白切黑了？

「不不不，只是单纯地想表达一下我对生命以及这个世界的热爱。」

我不知道我这句话有什么不对，但是秦青潇听完之后眼里的阴霾确实是消散了，他搂着我自然地与我额头相抵，轻轻地笑了一声：「我知道了。」

哎哎哎？这位大佬您笑点很奇怪啊！而且为什么突然这么亲密了？不需要神识的时候麻烦别离我这么近，我脆弱的心脏承受不来！

16

就在我有些慌乱无措的时候，一股浓重的魔气忽然逼近，本来吃饱喝足在旁边翻着肚皮睡得四仰八叉的翎戎猛地蹿起，它一跃挡在栏杆那里，身体低伏背毛炸起尾巴缓缓垂摆发出威胁的低吼。

这是有大人物莅临指导了啊！

我安抚着给它顺毛儿，比了个「嘘」的手势，翎戎收敛了戾气退到我身边，却依旧警惕地盯着外面。

啊！我真的太喜欢狗子这种生物了！决定了，我一定要养翎戎，我妈都拦不住的那种！

随着那道魔气越来越近，原本热闹的大厅突然陷入一片死寂，那些舞姬莺歌和嫖客突然就僵住不动了，明亮的烛火一抖渐渐变成了诡异的蓝紫色。

是普通的活人没错啊！我察觉不到任何奇怪的气息，疑惑地看向秦青潇，他握住我的手，把我带进他的气息里。

「别怕，我在。」

「那个我……」我没在怕。

咽下后半句话，我觉得我这时候应该接受对方的好意，而且秦青潇的手总是微凉的，但是如果我回握住就会一点点把它捂热，彼此逐渐接近的体温让我颇有成就感。

魔气的主人终于进到大厅，剑眉星目五官深邃英俊，苍白的皮肤和左脸上猩红的魔纹代表着他的身份——女主的后宫之一，魔尊麦萨。

我本来还想质疑一下原著里似乎没有这段剧情，可当我看清麦萨怀里搂着的人之后就安静如木鸡了。曲绯烟被他用法术禁锢着正奋力挣扎。成吧，女主的故事线都歪到姥姥家去了，我还在乎什么破剧情？

「师尊？

「宗门无事。」

秦青潇倒是马上知道我要问什么，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是魔尊杀上玄光山把曲绯烟掳走，那本该在门派里安心修习准备参加收徒大会的女主为什么会出现在凡世？不过这问题可以先放放，麦萨一挥手舞台便被一团黑雾笼罩，待黑雾散去就变成了画风极其中二的王座，他一把将曲绯烟丢了上去。

轻点儿啊臭小子！你这样就不怕以后追妻火葬场么？再说万一你把人不小心弄死了，咱们和这个世界就都得玩儿完！

真・火葬场。

「你待在这里不要动。」

秦青潇目不转睛地盯着外面，毫不犹豫地抽出了手，不等我说什么他已经唤出业火寒天飞身而下。我看了看自己空落落的手，就在刚刚那一瞬我感受到了奇怪的波动，带着不容忽视的法则之力。

「大狗。」

翎戎听到我的呼唤倏地转过头，我看着它很认真地说道：「姐姐要去和傻 X 对线了，你要保护好姐姐哦。」

「呜汪！」

翎戎站起身绕着我转了一圈又趴了下去，让我可以舒服地靠在它身上，而它也能用身体完全护住我。

「好乖好乖。等回去我让我妈给你烧山猪吃！」

撸了一把狗头，我闭上眼把识海缓缓发散了出去。

果然，秦青潇、曲绯烟和麦萨身上都有着这个世界的法则之力，这玩意儿也就是所谓的主角光环、配角光环，是这个世界不容撼动的底线。但是很奇怪的，本该如咒文一般环绕着他们的法则却有些杂乱，秦青潇周身的法则更是快要变成乱码了。

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好了？

我凑近了想要再看清一些，本来与麦萨打得仿佛拆迁办似的秦青潇突然转过头与我四目相对，吓得我后退了一步，麦萨也趁这时放出一道夹杂着雷电的瘴气。

「小心！」

出于本能地想要推开他，作为灵识的我直接穿过了秦青潇的身体，好在他已经唤回寒天挡下那一击，我这才松了口气。灵识状态下的我，他们应该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怎么刚刚有一种被发现了的感觉？实在太吓人了。我决定还是离秦青潇远一点儿，好像我会影响到他发挥，所以我又靠近了麦萨去研究他的法则，这傻小子专心打架完全无视了我的样子让我又安下心来。

这种世界初开由洪荒孕育的文字我是看不懂的，但是大致走向能明白一点儿，麦萨的法则在变换中会突然出现一段前后颠倒杂乱的文字，甚至还有大段空白。我追着滚动的文字绕着他上蹿下跳，在经过麦萨左脸的时候停了下来。

你别说，这魔纹真的好看，用古老的文字组成花一样的图案。麦萨皮肤苍白，更衬得血红的魔纹格外妖冶魅惑。我要不要把它记下来，回头给自己也画一个？

噼咔——！

寒天化作无数冰凌刺向麦萨，我看着他跃身躲过，王座直接坍塌，赶紧从识海深处抽出一息灵力护住曲绯烟。等我靠近查看，发现她已经晕了过去，好在没有受什么重伤。

打架的时候能不能看着点儿！

我生气地瞪了一眼秦青潇，他把头扭到一旁并不看我。这时候你又看不见了？我气呼呼地哼了一声，正好曲绯烟晕了，我就先研究她的法则。

怎么可能？！

我震惊地直接趴在了曲绯烟身上，虽然开始还是洪荒文字，但是接下来的不是乱码也不是我认识的简体字，而是一种拙劣模仿的笔迹。

有人篡改了女主身上的法则！

这虽然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这就意味着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修仙恋爱小甜文啊！我穿越到这里就跟这被篡改的法则有很大关系！

能不能让我死得安生点儿？我已经身死道消了别再折腾我了！谢谢！

曲绯烟的法则更难看懂，我决定还是回去研究麦萨的法则。一扭头发现他们俩已经打到外面去了，我就说这半天怎么能这么安静嘛。

我确认了一下灵力的加护还算牢靠，这才起身追了出去，湖面上这两个人互相对着砸特效技能，看着破破烂烂的断桥和死伤惨重的魔物，我感慨了一句「果然神仙打架」便再次来到麦萨身边，努力记下那些文字准备回去再仔细研究。就在我专注地盯着法则看的时候，眼前的画面突然一变，那串滚动变换的文字正好到了对方某个不可说的部位，我一下停住了，犹豫着弯下腰慢慢凑了过去。

轰隆——！！！

业火化作龙影来势汹汹，直直冲了过来，虽然知道伤不着我但那气势却吓得我本能地避开，麦萨将湖水都凝聚起来才勉强挡住。我转过头，看见秦青潇的脸孔沉浸在夜色中，然而那凛冽的目光和滔天怒火却正正对着我。

嗯……悄咪咪往后退开一大步离麦萨远远的，目光没有追过来，还好还好，虽然不知道秦青潇生的哪门子气，但是不是对我就行。

安抚着自己拍拍胸口，就在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再靠近麦萨的时候，汀嫣阁那里传来剧烈的灵力波动，有破碎的家具木屑从二楼飞出。

喂喂喂！那不是我身体待的地方吗？这是又作什么妖呢？

迅速收敛灵识入体，刚一清醒就感受到了强大的威压，若不是有翎戎护着我我八成就得直接软倒。林涑河这修为真的太拉胯了！还没看明白局势就被迎头糊了一道术法，来不及细想，我直接唤出了本命法器——喊邪去格挡。

是时候感受一下这把传说级别大橙武的威力了！

黑金色的伞面撑开竟然是深邃透亮的墨蓝色，上面大大小小组成二十八星宿图的金色圆点仿若夜空中的星星，熠熠生辉。而十二支伞骨竟然是十二把纤细的晶石剑，既可以撑作伞面，又可以单独当作武器使用，真的又美又实用。得到我灵力的驱动，十二把晶石剑飞出组成剑阵挡下对方的攻击，而伞柄在我手中化作一把冰蓝色散发着丰韵水系灵气的长剑。

这也太酷了吧！

「哪里来的妖女，胆敢在朝露寺境内作恶！」

中气十足的斥责让我没闲心再欣赏贼邪的美丽，晶石剑在我四周围成一圈缓缓转动，仿若一道星河。我看了看对面的四个人：玄色僧袍、赭石色的袈裟，佩戴着暗金色雕刻有不同纹饰的环佩，修为都在出窍中后期，听他自报家门，看来是朝露寺的僧侣。

「四位大师，晚辈是玄光山太白峰纯钧真人门下弟子，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虽然态度很客气但是却没有收起法器，因为这四个僧侣一直在用威压震慑我，要不是对方是朝露寺的又比我高出一整个境界，我真的很想直接用拳头来和他们交流。

「呵，与魔物为伍又残害凡人，现在竟然还冒充玄光山弟子！看招！」

其中一个僧侣向我射来一排降魔杵，我一面用晶石剑应对一面颇为无辜地说道：「晚辈何时与魔物……魔物？」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扭过头，就看到我本来已经破破烂烂的大狗身上好几处烧焦的痕迹，还有被佛光净化后无法愈合的伤口正渗出缕缕黑烟。即便伤成这样，它还努力站在我旁边冲对面呲牙。

翔戎是高敏捷纯攻击型的魔兽，防御贼低基本不叠甲，要是本体那种半气体状态还好一些——现在的家犬形态就只能靠着攻击、和对方硬杠或者纯闪避来躲伤害。但是它因为要护着我，所以既不敢跑也不能用本体应战，由于怕伤害到我的躯壳更不敢用魔气术法，在我回来之前就一直用身体硬扛着。

「傻狗。」

我伸手拍了拍它的脑袋，这次从识海深处那个气团里抽取了十二息的灵力，这也是目前林涑河身体所能承受的最大值了。唤回晶石剑护住翔戎，我自己持剑迎上击落对方的降魔杵，挽了个剑花剑尖直指对面，左手掐诀，身边凝出朵朵闪着寒光的冰凌花。

「是哪个死秃驴敢打老子的狗！」

一年多没有用特效打架了，如今上手我只觉得真是比原来弱了太多，说是五毛都算友情价，两个用降魔杵的和尚正在应付不间断地像是机关枪扫射一样袭击他们的冰凌花，剩下两个挥舞禅杖的和尚正跟我对招。

元婴越级打出窍，还是以一敌四，我觉得自己真的出息了！

用剑接住迎头砸下的禅杖，左手剑指扫过剑身右手松开，长剑浮在身前架住对方的兵器，右手食指轻触眉间花钿掐了诀，水龙拔地而起击飞了那两个用禅杖的，巨大的龙身在房间里快速游过冲出房间，又把那两个用降魔杵的撞出二楼。

体内迅速消耗掉的灵力让我感觉经费在燃烧。

水龙散去后，我重新执剑在手把它像拐杖一样戳在地上，无奈地扶额叹气，打了朝露寺的和尚，这下可能惹大麻烦了。

然而我这口气还没等松下来，大厅里袭来更为凛冽的威压，身子一摇，我赶忙双手撑住剑才没有倒下，来不及咽下的血顺着嘴角溢出。

身穿浅青僧袍月白袈裟的男子缓缓从大厅里浮起，他看上去二十岁出头的年纪，身材颀长眉目如画样貌极其俊美，面上带着三分悲天悯人的温柔笑意，既像是深山中不染凡尘的翠竹，又像是佛祖座下点化而生的白莲。

朝露寺少师，分神期突破边缘的未来大佬，男配林陌。

这就是原著里女主那个当和尚的后宫，甚至还是秦青潇正宫之位最强大的竞争者。我追更那会儿已经有一群妹子在高呼让林陌当男主，可见这角色人气之高。

此时林陌怀里抱着的正是之前被我留在大厅里的曲绯烟，果然是女主，剧情都崩成这样了还能偶遇各位男配。

林陌从已经破烂不堪的栏杆外飞入房间，纱帘无风自扬，好像这个人真的是神佛降临一般。我用手背擦了擦下巴上的血渍，冲曲绯烟抬手打了个招呼：「哟，曲师妹。」

然而女主却好像看到什么鬼怪一样吓得扭过头往林陌怀里缩，我脸上友善的笑容僵住了。不管怎么说林涑河的颜值还是很可以的，虽然我刚才打了一架有些狼狈，但是也不至于这么吓人吧？林陌看了看怀里瑟瑟发抖的娇弱女子，温柔的双眸里透着怜惜，再看向我的时候口呼佛号目光悲悯：「阿弥陀佛，小辈既是正派弟子，何故入了邪道？」

「我怎么了我就入邪道？就因为我养的狗？」

「汀嫣阁内的活人皆已成了被吞魂草寄生的人痖，炼此邪法，小辈你可知悔改？」

林陌语气十分柔和平静，并不咄咄逼人，却更让我觉得不快。

「不是，我说你这么高的修为是摆设吗？外面那个大一个魔尊你感觉不到？要不你问问你怀里的姑娘，她是不是被魔尊绑票来的？」

「曲姑娘身上并无魔气，反而有你的灵气，你又如何狡辩？」

看着对方义正词严的模样我简直要被气笑了：「你都说是灵气了，我修邪法我能有灵气？而且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拿腔拿调的您说着不累？我听着都累！」

就这脑回路有问题的男配为什么成了女主正宫的最强竞争者？连载时人气还那么高？就因为他脸好看？秦青潇的脸也很好看啊！

林陌把曲绯烟放了下来，曲绯烟刚一离开他的怀抱就，马上如受惊的小鸟一样，拽着他的袈裟躲到了他的身后，我看得目瞪口呆。

不是说是聪明坚强独立自我的大女主吗？崩人设这玩意儿还带传染的？男主崩完女主崩，那我们干脆撕了剧本一起放飞自我呗！

林陌毫不在意我的反应，他轻轻摇了摇头，喟叹般地说道：「牙尖嘴利。」

只见他手指轻弹，一颗佛珠如阳子核电磁炮一样向我袭来。以我现在的修为根本防不住，只能护住心脉准备硬接下这一招，不死也得半残。

千钧一发之际，本来被我当成拐杖的长剑自己飞起挡住了对方的攻击，剧烈的碰撞声下佛珠碎裂开来掉在了地上，我诧异地看着散发着熟悉气息的长剑，林陌微微瞪大眼睛，语气终于有了轻微波动：「神兵寒天！你从何处得来？」

「我给她的。」

另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不染凡尘的仙人，自然就是我那便宜师尊了，他的特效向来是用着全剧组的经费，偶尔还祸害一下我那棵可怜的桃花树，总之就是颇有排面。

我扭过头，视线追随着他一路来到我身边，秦青潇伸出手，寒天乖乖飞到他的手里，而他却转手塞给了我，目光在看到我脸上的时候倏地降至冰点。

「寂言少师，我徒弟的伤，又是从何而来？」

秦青潇抬眸望向对面，大乘期的威压仿佛凝结成实体一般袭了过去，林陌袈裟上的金玉环佩佛光大盛，形成屏蔽与其抗衡。我心想：林陌身后还护着曲绯烟，万一被打死了我这么半天不白忙活了？赶紧拽了拽秦青潇的袖摆，小声劝道：「算啦师尊，都折腾一晚上了，赶紧回去吧！而且我的狗受伤了我还要带它看医生。」

秦青潇掏出手帕为我擦着下巴，我这才知道自己估计一脸血刺呼啦的真的有些吓人，他微微皱着眉训斥道：「狗重要人重要？」

「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秦青潇都不带正眼看我的：「我要是不让你养呢？」

「那我就离家出走！」

「胡闹。」

秦青潇抬手给了我一个凿栗，我捂着额头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不是吧师尊，翎戎可是为了保护我受伤的，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啊！而且它那——么——可爱，那——么——乖，师尊最好了……就让我养它吧！」我豁出老脸去拉着秦青潇撒娇卖萌，见他还是不为所动，干脆一咬牙扑上去搂住他的腰，用脑袋使劲儿蹭着他胸口，「师尊师尊师尊师尊师尊……」

被抓住肩膀猛地推开，秦青潇后退半步干咳了两声，扭过头整理着衣襟：「不成体统。」

「那我到底可以不可以养啊？」

都没皮没脸到这分儿上了，要是秦青潇还不答应我，我就真的只能带着翎戎离家出走四处流浪去了，好在他虽然没有看我却微微点了点头：「……可。」

「感恩有您，给您比心！」

手里拿着剑我，只能口头比心抱拳弯腰给他行礼，秦青潇这才收敛了威压再次把视线转向那边的两人：「玄光山与朝露寺从未交恶，不知道寂言少师为何带人为难贫道的徒弟？」

「纯钧真人，您弟子与魔族勾结，不知道您又作何解释？」

林陌虽然看上去云淡风轻，但是微微杂乱的呼吸和鬓角滚落的汗珠都让他显得有些狼狈。秦青潇第一次拿出拂尘，轻轻一甩搭在臂弯上浩然清气拂过翎戎。那十二把晶石剑回到我手中，与寒天再次组合成一把伞，本来破破烂烂的翎戎待清气散去后则成了一条英俊帅气的立耳灰色狼狗。

秦青潇神色冷冷淡地看着林陌：「寂言少师说的魔物，是我刚刚给徒弟捡的狗吗？」

「原来是我误会真人的弟子了，还望纯钧真人见谅。」林陌面不改色地马上服软，他甚至还面带微笑地冲我微微颔首，我被他这番操作给震得愣住了。

虽然书里描写的好像是这人作为得道高僧心胸豁达十分包容，但是实际看起来这不就是厚脸皮吗！

「始作俑者已被我打伤遁回魔界，看他修为应该是刚刚突破的魔尊，既然此地是朝露寺境内，那我也就不再插手。」

「纯钧真人放心，本寺定会彻查此事，还要感谢真人出手相助。」林陌双手合十笑着看向我，「不知这位姑娘怎么称呼？贫僧刚刚多有得罪了，给姑娘赔个不是。」

你刚刚差点儿打死我！真的以为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道歉就没事儿了？谁给你的自信？

「我……」

「既然此事已与玄光山无关，贫道就告辞了。」

秦青潇打断了我的话，他拉上我的手，我赶紧招呼翎戎过来，接着他便唤出业火寒天带着我俩御剑离去。

总觉得好像忘了点儿什么。

18

有了翎戎的好处就是御剑的时候我可以坐在它身上，毛绒绒软乎乎的非常舒服，我看着站在业火上的秦青潇，有些不高兴地伸手戳戳他的肩膀。

另一个好处是我终于不用总仰着脑袋看他了。

「师尊您干吗这么着急走？好歹让我怼那秃驴两句解解气啊！」

看着我气呼呼的模样，秦青潇有些疑惑：「你刚刚不是还拦着我来着吗？」

「呃……」他看出来了啊。「我拦着您是因为曲师妹在他旁边，我怕您伤到……曲师妹？糟了！曲师妹还在那儿呢！」

我终于想起来，我把女主给忘了！

「无妨，寂言少师自是会照顾她的。」

秦青潇说得理所应当，我琢磨了一下，虽然林陌是曲绯烟的后宫，但是现在剧情走向太诡异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再怎么说朝露寺也是和尚庙，曲师妹一个姑娘待在那里总是不太方便的。」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她？」

为什么？总不能告诉你她是女主，我怕她死了这个世界崩塌了吧？

「曲师妹刚刚失去亲人，孤苦无依的在咱们这儿修仙，稍微关照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吧。」

我毫不心虚地给自己编借口，秦青潇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突然转换话题：「你觉得那个魔尊和寂言少师怎么样？」

「嗯？什么怎么样？」

「……样貌。」

秦青潇目光游移了一瞬又直直看着我，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想起问这个了，我还是真心实意地回答道：「反正都没你好看。我家师尊，颜值吊打三界！」

然而秦青潇这次却没有表现得很高兴，反而低声嘟囔了一句：「那你还看得那么认真。」

「什么？谁啊？」我愣了一下想了想，「您说的是刚才那秃驴冲我点头的时候吗？我那是被他的无耻给惊呆了！」

我也不知道秦青潇的笑点到底有多奇怪，面对如此义愤填膺的我，他竟然弯起眉眼笑了起来，搭在翎戎背上的手转而搂住我的腰，仰起头凑了上来：「我说的不是他，不过……也无所谓了。」

直到落回白桐阁的院子里，我也没想明白他这又是唱的哪一出，不过看到秦青潇收起佩剑的时候，我倒是想起了另一件事。

「师尊！」我一步蹿到他面前，唤出贼邪托在手上，「这个，真的是寒天吗？」

「是的。」

秦青潇回答得很干脆。

「那您用的是？」

「这次新铸造的『清远』。」

这个名字让我愣了一下，想着可能只是巧合我就没多做纠结，而是继续说道：「寒天是您的本命法器，里面融了您的一缕神魂，我怕驾驭不了。」这玩意儿就是您老的半条命，您放我这儿我瘆得慌。

「所以我之前已经给你烙印了我的神识，也与你识海相通了。」

秦青潇语气平静，看上去十分淡然，我在短暂的呆愣之后，一下捂上了眉间的花钿：「那不是化妆吗！您怎么能不经过我允许就给我做标记！」

我就说这花钿怎么总也洗不掉！还有那次在藏书馆外说什么留一缕神魂给我，实际是在我的识海里安装木马病毒！

「不对！那把清远是用我的灵气炼出来的，还是算我的本命法器啊！」还有我偷偷注入的不少清气！那可是天地馈赠给林涑河这倒霉孩子仅有的一点儿礼物，很金贵的！

看着秦青潇一手撑着下巴笑容狡黠的模样，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他刚刚说的话。

识海相通就意味着我与他神识同调了，我俩的本命法器也是可以互相操控的。对于秦青潇来说，他自身实力够强，法器只是锦上添花，只不过清远作为一把史诗级的紫装肯定不能像业火寒天一样承受他的全部灵力，所以用的时候需要小心一点儿收着些力。但是我用寒天就不一样了，寒天自带秦青潇的一缕神魂，可以随时调用他的灵力，相当于有半个第一剑仙随时跟在我身边帮我打架和扛伤害，看上去是我实打实地血赚。

然而我此时却脸色苍白冷汗直流，不自觉地向后退去：「师尊，我……我回去洗洗睡了哈……」

秦青潇收敛了笑意缓缓走近，我退着退着就靠到了院子旁的桃花树上。一阵风吹过，花瓣如暴雪般落下，我用手挡了一下脸，待风停歇之后秦青潇已经站在我面前，他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一手撑着树干，俯下身凑到我耳边轻呵了口气。

「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识海相通还意味着，他可以看到我的灵识、听到我的声音。

换句话说，我研究法则的举动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这事我糊弄不过去了。

「我说我就是好奇你俩怎么打架想近距离围观一下，您信吗？」

毫无诚意的回答就连我自己都骗不了，但是我一个明面上元婴期的修士搞灵识离体真的很难解释，这可是就连秦青潇都不敢轻易尝试的术法，因为灵识状态可以直接沟通三元神，一个不小心就是灰飞烟灭。

「远山上神，我也不是什么都察觉不出来的。」

这轻飘飘的一句话像是一道天雷，震得我心脏都停跳了半拍。就在我呆愣的时候，秦青潇捧着我的脸有些焦急地看着我，眉间皱出川字纹。

「小远，还好吗？有哪里不舒服？」

心脏传来久违的酸胀感，识海中的一道禁制崩断碎裂，我揉着心口脑子倒还算清醒：「就还成吧，反正死不了。我说啊，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这次没有影响到记忆？」

秦青潇的回答却有些奇怪，在我疑惑的注视下他解释道：「之前每次喊你的名字，你都会记忆缺失。」

「哎？那刚刚在汀嫣阁，还有之前在竹取苑喝醉了酒，我都是因为这个才失忆的？」

「第一次，是在你来的那个晚上。」

秦青潇的回答比我刚醒来发现自己穿越了还要吓人。

究竟是谁给我的自信，让我有勇气觉得他竟然会察觉不出林涑河壳子里换了人？什么修习的时候行错心法，根本是这人在帮我找借口，那名师「一对一」辅导也是真的在针对我定制教学，从始至终，秦青潇都知道他面对的不是林涑河，而是我——远山君。

「您竟然没把我当作夺舍的妖魔给打死？」

「因为那一晚，在你来之前我见到了涑河。」

秦青潇的双眸中第一次露出淡淡的悲伤，我没有追问，在感知不到林涑河残魂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猜测，林涑河怕是神魂俱灭，彻底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了。

「所以说，我那晚都告诉您什么了？」

我换了个话题，打破有些沉重的气氛。

「我只是知道你叫远山君，来自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你是修为堪比天道的上神，后来为了救世在灭世灾祸中身死道消。」

「我……我是这么介绍自己的？」太羞耻了！

「不，不是你说的，是我在神魂交融的时候看到的。」

秦青潇的笑容十分古怪，我想着这人动不动就喜欢在我识海里瞎捣鼓，被他看到一些前世的记忆也不是不可能，神魂交融什么的虽然听不太懂但是似乎不重要。

「那你多看一些就会发现，在那个世界像我这种「上神」还有好几十个。」被戳破身份除了一开始的震惊，我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松了口气的轻松，甚至还有心情调侃对方，「都知道我不是你徒弟了还对我这么好，纯钧真人您真不愧是修真界的楷模。」

「那是因为，我心…#$^&%!$#…」

明明秦青潇在说话，但是我却听不见了声音，耳朵里传来杂乱的电流波动声，我闭上眼甩了甩头伸手拍了两下脑袋，这才恢复正常。

我这脖子上顶着的还真是台老式电视机吗？！

「你刚刚说什么？」

秦青潇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欲言又止地张张嘴，最终只无奈地笑了笑：「没什么。很晚了，小远快回去睡吧。」接着俯下身，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带着笑意的声音又轻又软，「好眠。」话音还未消散，人已经在漫天飞花中飘然离去。

我靠着树干呆愣了半晌，耳朵里全是心脏怦怦的跳动声，感觉脸烫得像是能烧开水，忍不住捂着脑门儿蹲在了地上。

干什么啊！这大夜里的到底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9

事实证明这一晚真的把我折腾累了，稀里糊涂地回到房间，脑袋刚一沾枕头就睡着了，而且还一觉好眠到天亮。醒过来的时候，一睁眼就看到大片雪白的绒毛，把脸埋进去香香软软的十分治愈，原来是翎戎把我当抱枕一样搂在了怀里，见我醒了它快乐地摇着尾巴，尾巴毛扫在脚上痒痒的。

「好了好了！差不多得了。喂！不许舔我脑袋！会秃头的！」

和它闹了一会儿我决定起床洗漱吃早饭，然而站起来看着眼前的大狗，我陷入了沉思。

「我说，你这一晚上也长太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秦青潇那一道清气的原因，原本坐着只到我胸口的翎戎现在已经可以和我视线平齐，如果算上耳朵的话甚至还比我高一些？就很过分！太白峰一门我最矮呗。不过……伸手抱住对方的脖子，就像是埋进了棉花里暖烘烘软绵绵的，太舒服了，满满的幸福感！

管他的！反正我有狗了哈哈哈！

带着翎戎去后山一顿忙活，给师门众人群发了消息，等我俩带着一堆战利品满载而归的时候，竹取苑里已经像是开茶话会一样热闹了。我兜着采来的山菌野果倒在桌子上，拍拍手喊旁边的翎戎：「大狗，叫人。」

翎戎把嘴里叼着的灵猪丢到地上，规矩地坐好摇着尾巴「汪」了一声，院子里瞬间安静了。

「林涑河，你又瞎折腾什么呢？」

月星泉最先回过神，他看了看地上的灵猪，又看了看翎戎，最后目光冰冷地瞪着我。

「我就是想显摆一下我有狗了！怎么样？很帅吧！」

「你以为它变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这是狗么？这是魔界凶兽！」月星泉抬起来要拍桌子的手在洛鸣沙的注视下顿住了，他握紧成拳狠狠一甩袖摆，「你就惯着她吧。」

「涑涑啊，你这个……呃……狗，是从哪儿弄的？」

洛鸣沙摸着我的头，斟酌着用词。

「昨天晚上去云浮遇到的。」

「你昨天晚上下山了？什么时候？自己去的？怎么不和我说一声！」洛鸣沙面色一变，焦急地抓住我的肩膀追问。我赶紧搂上他的腰撒娇：「鸣沙师兄你放心吧，是师尊带我去的。我晚上肚子饿了本来说过来找你，但是师尊不让我打扰你休息，就带我去云浮的夜市吃东西去了。」

听到我说和秦青潇一起，洛鸣沙这才放下心：「那既然师尊都同意了肯定没什么问题，就养着吧。」

「鸣沙师兄最好了！」

「我话说在前面，虽然是师尊同意的，但是你自己养，别想着扔给我们。」月星泉在旁边凉凉地说道。我转过头冲他翻了个白眼：「我一个经济独立还有自己住房的成年人，养条狗麻烦不着您老。再说了，你不喜欢狗，不见得别人不喜欢。」

「这种魔界凶兽除了你还有谁待见？」

看着月星泉嘚瑟的样子，我伸手指了指身后：苏木芝和冷江寒正抱着翎戎可劲儿地磨蹭，花吹雪一边上下打量着一边念叨着「不错不错，毛色挺好」，就连高冷御姐范儿的月寻影都摸着翎戎的耳朵，难得露出呆萌的一面。

「你看，大家都挺喜欢的。」

月星泉瞬间无言以对。

花吹雪扛着灵猪跟在洛鸣沙身后一起去厨房做饭，看两个姑娘和翎戎玩得不亦乐乎，我把桌上的山菌野果收进笸箩里也打算去帮忙。

月星泉伸手用力揉了一把我的脑袋：「你可别过去添乱了。」他接过我手里的笸箩起身往厨房走去，路过翎戎的时候轻轻拍了两下它的后背。

「傲娇。」

我忍不住「噗嗤」笑出了声，刚要整理一下被揉乱的头发，冷江寒突然蹿了过来拉着我就往竹取苑外的竹林里钻，搞得我满脸蒙：「嗯？怎么了？」

看他鬼鬼祟祟的，反复确认没有人跟过来，还设了道结界，好像敌特份子接头似的，我哑然失笑：「你小子想干什么坏事啊？」

「别闹了。」冷江寒压低了声音很严肃地看着我，「说正经的，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什么事？能发生什么事？」

这孩子怎么每次说话都云山雾罩的？交流起来太费劲儿了。

「我哪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是你去趟云浮就能平白捡只魔兽回来，说没点儿事谁信啊！」

「就是吃吃喝喝，捡到魔兽只是运气问题。」

并不打算把他们牵扯进曲绯烟的故事线里，我理直气壮地糊弄道。冷江寒满脸怀疑地审视着我：「真的没别的了？我总觉得五师姐你好像在背着我们密谋着什么。」

冷江寒的话让我微微一愣，有些不知道是应该夸他心思细腻还是该吐槽他心眼儿忒多。

「要说还有没有别的了啊……」我想起一件很劲爆的事，神秘兮兮地冲他招招手，冷江寒赶紧凑了过来，于是我在他耳边笑嘻嘻地说道，「我昨天晚上带着师尊去妓院了。」

「咳咳……什！什么？！」

冷江寒猛地后退了两步，好看的凤眼都瞪成了杏核眼，简直是孤狼瞬间变二哈。

「你是没看见师尊被姑娘调戏时那窘迫的模样，哈哈哈，特别有意思。」

我兴致勃勃地跟冷江寒描述着：老鸨挽上秦青潇胳膊的时候他整个儿人都石化了，而且不光是姑娘，还有逛妓院的嫖客也被秦青潇的美色所迷……听得冷江寒目瞪口呆。

「很有趣吗？」

「当然啦！谁能想到那么高冷的一个人竟然会那么腼腆……？！」

我突然觉得不对劲儿，冷江寒并没有说话，他只是满脸茫然地和我对视，然后我俩同时扭过头，看着翠绿竹林里那位身穿一袭浅青长衫的绝美男人。

「师尊？」

「师尊！」

秦青潇缓缓走了过来，他表情淡然，一派仙人之姿，眉眼间的三分笑意却格外瘆人。我干笑两声，咬牙切齿地小声冲冷江寒抱怨：「你那结界是当摆设的？」

「那可是师尊啊！我的结界在他眼里算什么？你没看他都不用打破就直接进来了？」冷江寒努力为自己挽尊。

「这么有趣，不如也讲给为师听听？」

秦青潇来到我俩近前，冷江寒突然抬起头，腰背挺得笔直，满脸正气、中气十足地甩锅：「师尊我什么都不知道！您要想听故事，五师姐可以讲给您听。啊，那个，三师兄喊我去厨房给他帮忙，您和五师姐聊着，弟子先过去了。」

完全无视了我杀人般的目光，冷江寒不等秦青潇回答，倏地就跑没了影儿。

好师弟！你等着！

如果视线能杀人，冷江寒现在绝对已经被我戳成了筛子！可惜他依旧活蹦乱跳的，而我还要面对现实，收回视线，我尬笑着指了指竹取苑的方向，试图蒙混过去。

「师尊，我妈妈刚才也喊我……」面对秦青潇和善的笑容我编不下去了，讪讪地收回手小声嘟囔着，「确实很有趣嘛。」

「远山上神对贫道似乎有些误解。」

秦青潇又露出那种霸道总裁邪魅狂狷的笑容，我已经习惯了他不定期的崩人设，现在反而更在意这人怎么在我摊牌之后就总叫我的名字，明明之前都是「你」来「你」去的，这两天叫我名字的次数比过去一年半加起来都多。

「给您道歉，我再也不后背编排您了。」

我态度端正地鞠躬致歉，然而刚一弯腰，脑袋就撞到了秦青潇身上，这人离我这么近干吗？刚刚整理好的刘海儿又乱了，我只能再伸手抚平。

「你很不希望他们接触曲绯烟，她是你回去的关键吗？」

秦青潇轻易就看出了我的目的，不过他说的话让我有些糊涂：「回去？回哪儿去？」

「……回，你原来的世界。」

「回那儿干吗？你不是看过我的记忆了吗？在原世界我已经身死道消，躯壳都被灾祸挫骨扬灰了。我又不傻，在这边好好的人不当，回去当孤魂野鬼？」

「可是你，不是很想念他们吗？」

秦青潇的一句话让我停下了动作，心里一直刻意被我忽略的感情蠢蠢欲动。我用力捶了两下胸口，吓得秦青潇赶忙抓住我的手，他第一次无措得像是个做错事的孩子。

「小远你别这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

「嗯？我就是这里憋得慌，捶两下就好了，你别紧张。」

我语气平静地反过来去安慰秦青潇，毕竟上一世我修的无情道，虽然只留下了亲情未绝，但是断舍离这事我熟得很。没问题的！再说了我家那俩修的大道无上无为，早就生死看淡，肯定也不会因为我的离去生出什么心魔。

一定……没问题的……

可是心里骤然满溢出的情感真的让我很难受。

「小远，」秦青潇轻柔地把我拥入怀里，我听着他心脏怦怦的跳动声，他手指微微用力像是在克制着什么，「会有办法的，如果你想回去，我会想办法送你回去的。」

「我觉得我们得好好谈谈，现在貌似是你对我有很大的误解。」

听着秦青潇的心跳声，我慢慢整理好了情绪，现在该解决一下沟通问题了，总这么跨服聊天不太好。

「好，你说。」

秦青潇温柔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我说……我说个 P 啊我说！两个人交流最基本的是需要面对面，虽然我也不太想仰着脖子看您，但是我更不想盯着你衣服领子跟你聊天。

「纯钧真人麻烦您有点儿诚意，谁家谈话是这么搂着谈的？」

我这句话很有效果，秦青潇放开了我，伸手唤来清远，他抱起我放在了悬浮的剑身上，扶着我的腰让我可以平视着他。

「现在可以了吗？」

「御剑术还可以这么玩的？」

我被他这通操作给整蒙了，这史诗级的装备也太没排面儿了，就这么被当了板凳——

说得好像平时被当成交通工具就有排面儿了似的。

不再纠结这些有的没的，我肃正了一下表情，认真地说道：「秦青潇，你看过我的记忆，你应该知道我来自一个高位面的世界，在我一开始的认知里，这个世界只是一篇网文。」

「网文？」

「就是小说、话本子。在这本小说里曲绯烟是女主角，你是男主角，而林涑河则是你们爱情路上的绊脚石，俗称恶毒女配。」

我的发言足够震撼，秦青潇好看的桃花眼诧异地看着我，他茫然地眨了眨眼，竟然意外地有些呆萌。

「我不知道你们最后有没有在一起，因为我穿越过来的时候小说还没有写完，曲绯烟在小说里有许多的…嗯…蓝颜知己，你们最后的结局还不确定。但是林涑河那时的发展已经很不好了，基本上是必死结局，所以当我发现自己穿越成了林涑河之后，我就决定离你俩远远的，希望能逃过死局。可是我慢慢发现，也许是因为我的原因，剧情竟然开始跑偏了，出现了许多小说里没有写的意外，曲绯烟的许多机缘也出了问题。她毕竟是这本小说的女主角，我担心如果她出了什么事会影响世界的秩序、引来灭世灾祸，所以才格外关注她，也一直在偷偷帮她。」

我表情严肃、用词准确地说道，「我并不是在寻找回去的办法，而是不想再次为了解决灾祸而身死道消。」

「不会的。」

秦青潇目光灼灼地盯着我，像是起誓一般执起我的手，轻轻吻了下我的指尖，「我不会爱上其他人，也决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就算是三元神也不可以。」

「哎？」

等一下！这位道友您在说什么？咱们谈话的重点是这个吗？怎么感觉……感觉像是在跟我告白？！

本来严肃压抑的气氛突然就充满了粉红色的小泡泡，我干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努力把话题拽回来：「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昨晚看过你们身上的法则之后，我有了另一个想法。」

「也许，曲绯烟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或者说这里也并不是小说的世界，而是有人篡改了法则，借用曲绯烟夺取了本不属于她的机缘。」

话音刚落，识海里传来清脆的断裂声，又一道禁制崩坏消散了。

看来，我猜对了。

林涑河作为一个恶毒女配，怎么可能会得一丝天地清气？这玩意儿绝对算得上金手指了。而曲绯烟只凭着「女主光环」就能开挂开到崩设定，这也太为难女主光环了！

「所以，我有个大胆的猜测。」

紧张兮兮地左右看了看，我舔了舔嘴唇凑过去压低了声音：「秦青潇，我觉得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是你和林涑河，而这个曲绯烟很可能，是我那个世界的人。」

「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受我影响，秦青潇也压低了声音拉近距离，比起鬼鬼祟祟宛如陈小二的冷江寒，他这样做起来就像朱时茂一样，正气凛然，一双桃花眼认真地盯着我。

「我猜测啊，曲绯烟应该是在原世界得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机缘，但是你也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大佬多，就连三元神都活得没有排面儿，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机缘？所以她靠着这个机缘来到这个世界，妄图夺走林涑河的气运，成为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

越分析越带感，我瞬间觉得自己这一刻简直就是福尔摩斯、马普尔、狄仁杰、金田一耕助等名侦探灵魂附体！

「我想这机缘应该是『剧本』一类的，不然也不会以小说的形式出现在原世界，而林涑河应该是发现了什么，她毕竟是气运之子，得天地一缕清气，最后可能拼上了所有想要搏一搏。可惜阴差阳错把在那边正好身死道消的我给带过来了，而她自己……呃……」

不想当着秦青潇的面儿说人家徒弟也许魂飞魄散了，我尴尬地咬了下嘴唇，有些不知道该露出什么表情才好。秦青潇还在一瞬不瞬地盯着我，让我紧张得抿抿嘴，愧疚感骤然飙升：「对不起，要不是因为我林涑河也不会……」

「不是因为你。」秦青潇打断了我的道歉，他用拇指抚过我满是牙印的嘴唇，眸光晦暗，「我说过那一晚我见到了她，你的到来，是救赎。」

「唔。」

我的注意力被嘴唇上摩挲的微凉指尖给分去了大半，我总觉得这人从昨天开始就不大正常。

「既然猜到曲绯烟不是这里的气运之子，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些毕竟只是我的猜测，万一出错就不太好了。所以我还是想找机会验证一下，不过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就把曲绯烟放在朝露寺不管。」说着说着，我终于发现秦青潇盯着我的目光是

在看哪里了，猛地捂上嘴，窘迫地看着他，「怎么了啊？你一直盯着我的嘴，不会是牙缝里有菜叶吧？」

要是他敢说是，我绝对打到他失忆！

「不……没有……」秦青潇出乎意料地扭过头移开了视线，看起来比我还要尴尬，「既然你不放心，那我们可以去朝露寺看看。」

「你这当世第一剑仙突然过去人家宗门不太好吧？太扎眼了。」

「下月初七朝露寺会举办春分祭礼，到时候我们以玄光山的名义参加，应该就不会惹人生疑。」

「可行！」

我激动地一拍秦青潇的肩膀，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了做作的咳嗽声，一扭头就看到月寻影正抱臂看着我们俩，她指了指竹取苑的方向，笑容狡黠。

「老三让我来喊你过去吃饭。」

「好嘞！」

我从清远剑上跳下来，随口问了问秦青潇：「师尊你要来吗？我今天和大狗去后山打了头灵猪，烤着吃应该特别棒！」

虽然说得热闹，但我真的就是客气客气，毕竟秦青潇是个只喝清水淡茶的真・仙人，因为对食物的需求为零而被我盖章：脑子不大灵光的美人。然而完全出乎我意料地，他收起剑之后对我点了点头，说了声「好」，接着就率先往竹取苑走去。

哎？？？

「师姐我没听错吧？师尊竟然答应参加我们的聚餐了？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我凑到月寻影身边小声吐槽着，月寻影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不关心太阳，我开始关心我们的以后。」

「什么以后？」

「你说，到时候我们是多了个师娘呢还是多了个姑爷？」月寻影拍了拍我的脑袋，笑容和蔼可亲得让人背后发凉，「放心吧，咱们玄光山很开化的，不会成为你们爱情路上的绊脚石。」

我被她搞得一头雾水，接着就看月寻影不再说话，但是越发上扬的嘴角暴露了她正在用传音入密和别人交流。

所以，什么师娘什么姑爷？

秦青潇要结道侣了？！

这也太突然了吧！

这诡异莫名的气氛直到饭桌上都没有消失，反而还变本加厉！秦青潇坐在我旁边端着茶杯，就像是过年被硬拉出来陪亲戚聊天的少年，但是这桌上却安静得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看着我那几个师兄弟姐妹表情古怪地不时用眼神交流，我就知道他们这是背着我建了个新群，在偷偷私聊呢。忍了半天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我终于还是直接传音入密给冷江寒，并且附赠一个恶狠狠的目光：「你们背着我聊什么呢！」

「啊？什么？没聊什么啊！五师姐您踏实吃饭吧。」

冷江寒冲我假笑了一下，态度极其敷衍，我把目标又转到苏木芝身上。

「小师妹，师姐平时对你好不好呀？」

「很好啊！我超——喜欢五师姐哒！」苏木芝算是被我同化最严重的了，那些现代词汇用得贼溜，「所以我支持你啊五师姐！加嘞个油！」

看着苏木芝晶亮的双眼和甜美的笑容，我瞬间败下阵来，重新把矛头对准冷江寒。

「阿寒，这块酥炸猪皮特别好吃，入口即化咸甜不腻，你尝尝呀……」

我露出自认为和善又温柔的笑容，夹了一筷子菜就要放进冷江寒的碗里，我那风流倜傥帅气逼人的六师弟此时满脸惊恐地看着我，捂着碗口猛摇头。

「不用不用不用！」

仿佛我要毒死他一般。

就在我疑惑地皱起眉准备再接再厉用亲情感化这倒霉孩子的时候，一双筷子轻巧地从我筷子上把菜夹走，秦青潇动作非常优雅地把酥炸猪皮放入口中，缓缓咽下后淡淡说道：「不错。」

夭寿啦！脑子不太灵光的美人竟然吃东西了！

我震惊地看着秦青潇，他夹了一块糖醋里脊用手托着递到我嘴边，我本能地张嘴吃了下去，就看到他笑眯眯地问我：「你很喜欢甜食？」

「嗯。」

愣愣地点点头，我嚼了两下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儿，再一转头就看到所有人都低下头猛吃菜。

发生什么了？

对了！秦青潇吃了我夹的菜。不光如此，我还吃了他夹的菜，还是他亲手喂到我嘴里的。

用他的筷子！！！

倏地转过头，正好看到秦青潇夹了糖醋藕片放进嘴里细嚼慢咽，被我含过的筷子尖碰触到了他的嘴唇，面对我惊悚的注视他疑惑地问道：「怎么了？」

「不……没、没什么，您慢用。」

我僵硬地也低下头猛吃菜。

和男主间接接吻了怎么办？在线等，特别急！

这顿饭吃得我精神紧张战战兢兢，饭后打了个招呼就带着翔戎逃回了白桐阁，在房间里转了两圈我十分丢脸地选择了闭关来逃避独自面对秦青潇的窘况。闭关之前给洛鸣沙传了口信，拜托他帮我照顾一下翔戎，虽然半天之前我还在月星泉面前信誓旦旦地夸口可以自己养狗，打脸来的太快但是也无所谓了。

和突然不正常的秦青潇比起来打脸算什么！

其实也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要借着这十来天突破到出窍期。听着就跟二模考了 650 分以后打算高考冲击全国状元一样离谱。

我能有这天方夜谭般的想法自然是因为我有金手指，识海里被层层禁制封锁的如星云般的气团，那是我曾经的修为，如果全部释放出来那就是毁天灭地的灾祸，所以它被这个世界的法

则和三元神的神力禁锢着。

其实我一直可以绕过禁制调动这份修为，只是我自己也知道林涑河无法承担这么庞大的能量，贸然触动过多百分百会爆体而亡连渣子都不剩，也就干脆放任那些禁制封锁着，算是一层保障。

之前没想着动用这份修为连续突破，主要是担心自己太过逆天被当作妖物，也觉得没必要太激进，毕竟洗经伐髓什么的并不是那么好受的，没必要为难自己。但是现在不同了，曲绯烟很可能有着作弊器，几个已经出场的男配又都有能随随便便摁死我的高功，虽然秦青潇能护着我但是凡事都有个万一，还是提升自己更保险些。

想到秦青潇我内息一滞，心脏又不受控地开始狂跳。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一想起他就会有一种陌生的情感从心底溢出，酸酸涩涩让我有些无所适从，就连洗经伐髓的蚀骨疼痛都比不上它难受。越是想要压抑住越是血气翻涌，灵气在体内流转的速度开始失衡，像是被一把烈火从体内焚烧，骨头都发出了碎裂般的噼啪声。

糟了！是心魔入体！

喉咙一梗，嘴里满是腥甜的味道，我只能让灵气顺从着心脏的跳动在体内循环，放任那陌生的感情肆意滋长。耳朵里怦怦的声音越来越大，震得脑子发蒙，湿热的液体从嘴里涌出浸透了衣衫，就连呼吸都滚烫得吓人。我感觉到识海里的禁制被一股力量撕扯得稀碎，似乎什么东西断裂，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啪」。

整个世界安静了下来。

21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置身在一片虚无中，难道说我突破失败又身死道消了一次？就在我疑惑的时候，四周开始变化，我看到眼前渐渐出现了一个人，白衣胜雪袖摆纷飞，高挑却单薄的身姿仿佛立于天地间的一道虹光，栗子色的卷发肆意飞扬潇洒飘逸。

略眼熟啊。

试着往前靠近，明明没有身体视角却移动了起来，我看到了一张精致绝美的冷淡面容，像是高山上万年不化的冰雪，美得纯粹又剔透。

哦，原来是我自己啊，好久没见我都忘了自己长这么好看了。给自己点个赞！

不过这什么情况？死前的跑马灯吗？

这是我前世面对灾祸时的景象，天空像是沸腾的岩浆，缓缓压下要与大地合而为一，让世界重归混沌。我和其他万年修为的修真者一起结成十天干与十二地支阵，我们每个人把毕生修为输送到脚下的阵法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一仗有来无回。

在遥远的不同地方也发出了光束，那是世界各地的修真者结成的法阵，在面对灭世灾祸面前，不管平时掐得多凶，这一刻也只能放下隔阂，携手共战。

这么看起来还挺英勇悲壮的。

这些作为阵法核心的修真者乘着光柱冲向天空，灾祸被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阵法击碎，乌云散去旭日东升。我看着自己的身体渐渐崩塌溃散消失，接着就和记忆中一样，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我的神魂卷入其中，眼前的画面又开始变化，我似乎看到一团粉色的光球和我的神魂一起消失在了原世界。

那是什么？

不等我想清楚，突然直击灵魂的画面让我差点儿喷出一口凌霄血！为什么我没有身体？现在这种情况我真的很想捂住耳朵闭上眼睛，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喂！视角怎么调也躲不开那高清无码香艳至极的画面，整个儿房间里都是暧昧又露骨的呻吟和喘息声，虽然车子还没开出去，但是也已经焊死了车门打着了火，就在我尴尬得快要拆房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极其熟悉的声音：

「林……涑河……你现在……停下来……为师可以……唔嗯……可以既往不咎……」

等等！这个台词这个名字，这是书里写的恶毒女配林涑河给自己和男主秦青潇下药的那一晚。

林涑河跨骑在秦青潇身上，这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姿势让我觉得还可以挽回一下，但是我现在连个身体都没有只是一缕意识，怎么才能阻止啊？就在我急得再次想要掀屋顶的时候，林涑河的动作停下来了，她本来因为药效而意乱神迷的脸慢慢染上悲切的神色，目光中满是不舍和眷恋。

「师尊，您要好好活下去。」

「……什……什么？涑河……你……」

「那一日师尊为我挡下天雷，让我生了不该有的妄念，最终酿成大错。此番倾我所有，只希望这一世，师尊能顺遂安康，弟子拜别。」

林涑河的表情逐渐空白，我隐隐察觉出不对，想要高呼：您倒是从他身上下来再魂灭啊！接下来发生的事印证了我的不安，我看到自己的神魂进入到林涑河的躯壳，这短暂的换人顶号让那岌岌可危的动作瞬间就既成事实了。刚穿越的我逐渐回神，虽然还完全搞不清状况但是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儿，想要挣扎着起身却因为还无法完全掌控身体而变成了火上浇油。

这简直油门踩到底疯狂往城市边缘开！

秦青潇脸上再也不见一丝淡定，他猛地翻身把我压在被褥上，声音低沉喑哑，目光幽暗晦涩：「对不起，我控制不住。」

接着，他吻上了我的唇。

扶着额头别开视线，我真的还没心理强大到能现场观摩自己的活春宫。去他妹的神魂交融，你直接告诉我啪啪啪的时候看到的不就完了，说得通俗易懂些很难吗？

嗯？手……额头……？！

猛然发现自己又拥有了身体，我来不及细想第一反应是赶紧逃离这间屋子，这船戏多一眼我都不想再看了。转身的一瞬间秦青潇好像在对我说着什么，但是那声音快速消散于四周再次归于虚无，接着一棵桃花树慢慢出现在眼前。

还来？

不了不了，不想看了！遥控器在谁那儿？快换台！

然而身体再次不受控制，我眼睁睁看着自己喝得烂醉如泥，秦青潇扶住了险些跌倒的我，听着我俩在那里讨论什么分神期、大乘期。当时我还觉得秦青潇喝高了什么胡话都敢说，现在一想，他早就知道我是谁，那些话不过是他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元婴期就能让我高兴坏了。

因为那是我成功用自己的修为让林涑河突破了啊。

再怎么安慰自己活下来就好，但是努力了上万年结果一朝回到解放前的落差依旧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当可以用自己的修为让林涑河突破的时候，我不管不顾地就晋级到了元婴。那种喜悦感带着浓浓的悲凉，好像在嘲讽我如今脆弱如蝼蚁。我看着自己拉着秦青潇的手摁在胸口，醉醺醺地看着他，目光涣散地露出苍白无力的笑容。

「这里疼。」

秦青潇的吻来势汹汹又深情缱绻，我看着自己搂上他的脖颈热切地回应，那啧啧的水声和剧烈的喘息让人脸红心跳。

就……在院子里？！我这么豪放的吗？秦青潇你的君子端方呢？怪不得第二天感觉浑身都要散架了。

握了握拳头发现又可以控制身体了，而且比刚才还要真实的触感让我忍不住笑出声，一层层的禁制从识海被剥离，像是打破的琉璃般破碎消散。我看着纤细修长的手指，又撸了一下带着大波浪卷的长发，不得不感叹还是自己的身体最好，灵力流转在脚下汇聚成法阵，一击就震碎了这旖旎的幻境。

「既然废了这么大功夫整这么一出儿，就不想和我说点儿什么？」

虚无之中再次浮现出了景象，光点凝聚成身穿月白色比丘服的高挑僧人，偏袒的右肩上描绘着金色的咒文，银色长发上装饰着华贵的宝石。他的样貌沉静美丽却雌雄难辨，缓缓睁开的双眸似隐藏着万千星河。

「吾乃天道。」

低沉浑厚的声音自四面八方传来，仿佛洪荒的低吟。

「哦，原来你就是天道啊。」

唤出寒天执剑在手，自我脚下开始迅速蔓延的冰霜冻结出一方落雪的天地。

「爸爸找你很久了！」

没有什么事是干一架不能解决的，如果不行，就往死了揍。

22

我知道自己现在一定很狼狈，脸上身上都是被天雷劈的伤，流着血火辣辣地疼，袖摆破破烂烂还有着烧焦的痕迹，衣襟也染了斑驳血渍。啐掉嘴里的血沫，我笑嘻嘻地看着被我抓住脖颈拎在半空的天道，他身上的咒文已经大半失了光华，月白色的比丘服上钉着数枚冰凌花，蔓延开层层冰霜。

「放肆！咳咳……汝……汝若是伤吾根本……此间天地……必会崩塌……」

天道色厉内荏地呵斥着，紧紧攥着我的手腕。我挽了个剑花，抬手用寒天捅穿了他的肩膀，扯起嘴角，笑容扭曲。

「崩了好啊，崩了大家一起玩儿完，多有意思。」

「哪儿……哪儿有意思了……咳咳……远山君……汝需冷静……」

「最后给你个机会。」

不等他说完，我手上用力一下削掉他整个儿手臂，并没有鲜血涌出，伤口的断面是一片白色的光晕，砍落的手臂也马上溃散成光点消失。天道终于怂了，美丽的脸上满是惊恐，慌张地看着我，声音急迫。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远山上神求放过啊啊啊啊啊！！！」

「能好好说话了？」

「能能能！我保证再也不装 13 了，您有什么问题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看着天道在那里赌咒发誓态度十分诚恳，我终于放开了他，跷着二郎腿坐在了寒天上，托着下巴自认为笑容温和。

「那来聊聊吧，把我弄到这边还上了那么多禁制是要干吗？」

天道盘腿坐在虚空中，凝聚光点重塑断臂，再开口无论是说话的语气还是遣词用句都变正常了，看来确实是想要和我好好聊天。

「真不是我们要把您拽过来的，是林涑河在献祭体内一缕清气的时候触动了天机，知道了她最后会被魔尊杀死，秦青潇也会在抵御灭世灾祸的时候陨落。更重要的是，她知道了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是被从异世界穿越来的曲绯烟抢了机缘，最后的灾祸也是曲绯烟招致的。

「林涑河自知敌不过曲绯烟，她拼着神魂俱灭逆转时间，那时恰好远山上神您身死道消，得了她气运之子的神魂之力，才得以穿越到了她的身上，逃过死劫。」

「哎？」

虽然和我猜测的大体上差不多，但是我却没想到自己能活下来是因为得了林涑河的所有，这样的话我就被牵扯到了林涑河的因果里，不管怎么说都得还她这份情。

「之所以在上神识海内下了禁制，一方面是因为您的修为这个世界和林涑河的身体都无法承受，另一方面是曲绯烟牵扯到了天命，怕您一不小心冲动了断了天命，那这个世界就崩了。」

「我说，你们这世界也太弱了，动不动就崩，你们三元神就没开个检讨会自省一下？」我有些嫌弃地啧了一声，恹恹地打了个哈欠，「那要我怎么做，才能断掉这份因果？」

「林涑河的心愿是希望秦青潇这一世可以安稳顺遂。」

天道已经修复完了身体，看上去又是仙气飘飘不沾凡尘的神祇了，我听了这话忍不住吐槽，「意思就是我得跟着他一辈子呗，这不是讹人吗？」

「怎么，远山上神不愿意陪在贫道身边？」

清泠泠的声音自身后传来，我瞬间瞪大了眼睛，不敢回头。

永远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呢！

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收了寒天，我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微笑着转过头，看向自带特效出场的秦青潇：「纯钧真人，您进我的识海能别跟串门儿似的这么自然吗？」

「怎么伤这么重！」

看清了我现在的模样，秦青潇周身气场瞬间一凛，巨大的火龙在我们脚下现形，如压抑的暗流缓缓涌动，热浪吹起长发衣袂，杀气腾腾。我本来想说对面那个伤得更重，但是看着因为死要面子而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天道，就觉得他挨揍也是活该。

「其实就……还好，看着吓人罢了。」

我拉住秦青潇，怕他一个冲动A了上去，虽然知道天道不敢真的把身为气运之子的他怎么样，但是万一呢！看天道这没原则不靠谱儿的模样，我对剩下的天命和天机也不抱什么希望，谁也说不准在秦青潇和天道起冲突的时候那俩货会不会来捣乱，要是误伤了我那容貌绝美举世无双的男主，我找谁说理去？

「那家伙脑子不大好，你别和他一般见识。」安抚着有些暴躁的秦青潇，我瞥了眼愣在一旁的天道，「所以你现在出现是有什么事？」

「他怎么进来的？」

天道答非所问。

「你管得着吗？」

我皱起眉，语气不善。

「哦，那要这么说，林涑河的要求对上仙来说也不是什么为难事了。」

看着天道笑容诡谲目光揶揄地来回打量着我俩，这次换我冲动地 A 了上去，冰凌花闪着寒芒悬停在他咽喉前，锋锐的冰尖堪堪触在他的皮肤上。

「你再浪。」

现在需要秦青潇拦着我了。

等三个人再次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聊的时候，天道已经乖得像个鹌鹑，他一声不吭地用光点修复身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那画面诡异又搞笑。我把自己穿越的原因大致和秦青潇讲了讲，对林涑河为了他自灭神魂的举动，他沉着脸紧抿着唇，最终化作一声叹息，让人听了心里压抑又憋闷。

我本能地去揉胸口，突然被他抓着手腕搂进怀里，一抬头就见秦青潇目光专注地看着我，语气有些焦急：「我只是觉得唏嘘感慨，并无其他情意。」

「啊？哦！」

不知道他说这些干什么，只能应和着点了点头，但是心里骤然轻松的感觉让我缓和了脸色，忍不住冲他笑了笑。秦青潇很明显地愣了一瞬，他抬手就去摸我的额间，被我反应极快地一巴掌拍开。

「干什么？还想给我本体也盖个戳儿吗！」

「不可以吗？」

秦青潇有些委屈地反问道，我被他难得示弱的模样唬得心脏乱跳，强作镇定地回答：「当然不可以，你看谁家师尊有给徒弟打印记的？」

「但是阿远不是我的徒弟啊。」

这个人说话真的总让我没法接！

就在我被噎住的时候，天道小心翼翼地开口：「二位，咱们是不是还有正事没聊完？」

「那你就赶紧说，说完你俩都麻溜儿地从我的识海里滚出去。」

我凶巴巴的样子让天道抖了抖，他倒真的直奔主题：「我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远山上神打破了法则之力，曲绯烟已经渐渐脱离了世界的命盘。」

「就是说我现在揍她不会毁灭世界了？」

「……也不是完全脱离了，您还是不能打死她。」天道一言难尽地看着我，「但是只要您能多阻止她几次让她无法窃取机缘，那么她身上被篡改的法则迟早会崩塌，到时候世界的命盘斩断了她与天命的联系，剩下的就可以交给我们了。」

「成吧，我知道了，那么你们三元神是打算让我给你们打白工咯？」

谈话都进行到尾声了，怎么觉得这帮子神明好像认为给我派活儿是理所应当的似的。

「啊？」

「啊什么啊，我是承了林涑河的因果又不是你们的，指使人干活儿给报酬是应该应分的，还是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是在忽悠我给你们收拾烂摊子？」

随着我稍显激动的语气，四周又开始出现冻结的冰花，天道马上高呼一声：「万事好商量！」

「等到曲绯烟的事情解决之后，他就不再是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了，你们接下来会找谁继续支撑这个世界的命盘我管不着，但是丑话说在前面。」我指了指秦青潇，歪着头笑眯眯地看着天道，「如果你们敢拿他当继任者升级的经验包，我可没有林涑河那么好脾气，我一定让你们仨给他陪葬。」

当三元神选出继任的气运之子开启新的天命之旅的时候，一般上一任气运之子就会作为最好的「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来给后浪铺路。

不然秦青潇作为气运之子，怎么会在前一世陨落在灾祸之下？

「上神放心！别说秦道长了，你们整个儿太白峰我们都不会觊觎！」

「嗯？所以你们之前真的打算坑我家那些小可爱？」

瞬间抓住重点，不等我继续逼问天道已经化作光点开始消散，我还想再说些什么，秦青潇却拉过我让我和他面对面，他微凉的指尖温柔地抚过我的眉眼面颊，目光专注又深情。

「干什么？」

我有些窘迫地想要挣开，秦青潇轻声开口，语气带着一丝丝的恳求：「让我多看你一会儿好不好？」

「怎……怎么了啊？」

「不然到时候面对涑河的容貌，我总是会有些许负罪感。」

虽然不太明白他说的「到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面对来自秦青潇的撒娇我根本招架不住，施了净衣诀清身咒又抓了抓头发，仰起头和她四目相对。

「看吧看吧，好好记住我的盛世美颜。」

秦青潇缓缓俯下身，手指摩挲着我的嘴唇低低笑了起来：「阿远刚才为了我说的话，我很高兴，但是我不希望阿远为我以身犯险，我会担心。」

这话听着有些奇怪，怎么感觉有些像……告白？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要说什么，磕磕巴巴地「你……你……」了半天。秦青潇把我的手贴在他的心口，整个儿人都贴了上来，似乎有些苦恼地微微蹙眉：「有些话我不能说，不然你又该忘记了，但是你要记得，在我心里没人比你更重要。」

这绝对就是告白！

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吗？我可是看了好几千年的言情小说和各种爱情题材的电视剧，他这发言都快和求婚似的了，除了没直白地说「喜欢」我，只要智商正常都能听明白。

哎？等一下……听他这话茬儿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好像刚才的幻境里他确实有说些什么，但是被我打断了没有听到。

「秦……秦青潇，之前我每次被禁制抹去记忆，是不是因为你说了……说了喜欢我？」

我已经紧张得不太敢看他了，万一猜错了就丢人丢大发了！不行，要是我自作多情我必须得让他物理失忆忘记这段。秦青潇愣了一下之后，弯起眉眼笑得像是春天盛开的桃花，本就绝美的容貌越发惑人心神，他轻轻吻了一下我的嘴唇，在我震惊的注视下温柔地说道：「是啊。」

下一秒我已经脱离了识海，回到了闭关的房间里。

对不起我怂了。

单身上万年的我突然被人告白了，这件事比我看自己的活春宫还吓人，毕竟后一件事我能选择暴力解决对方，但是前一件事我却需要正面回应。

说起来我和秦青潇滚床单这事有些复杂。

第一次本来是林涑河给俩人下药的违法犯罪事件，中途换了两次灵魂，而我又是被短暂重生的 2 号林涑河给坑了，自己坐上去的，这就说不清我和秦青潇到底是谁强上了谁，只能勉强算作意外事故。

可是第二次该怎么说？虽然是秦青潇顺水推舟就做了，但是确实是我先撩的人家啊！而且还挺热情主动的。

怪不得第二天秦青潇跟我说以后别喝酒了，肯定是误会我喝多了就成了那副模样。

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想啊！！！

在原世界我又不是没喝多过，就很正常地话痨几句就睡过去了，还被师尊夸奖酒品好，比我那个一喝多就想出门和人干架的师兄强多了。那天我主要是情绪有些失控，毕竟从云端跌落到泥坑里的打击真的不小，我本来就是修无情道，绝情冷性的，对这些事看得比较淡，但是在林涑河身体里久了，渐渐地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喝了酒瞬间就爆发了。

不得不说，滚床单好像确实挺减压的。

呸！现在是想这个的时候吗？当务之急是解决秦青潇的问题啊喂！

我「噌」地蹿起来抬手就要设结界，房间里毫无预兆地突然开始飘落起如雪般的桃花，秦青潇的手臂自身后环了上来，稍稍用力把我摁进怀里。

「我又仔细想了想你刚才说的话，然后发现好像因为禁制打破的关系你想起了之前的事，那么我猜现在我再表白的话你应该就不会忘记了。」

「等等……别……」

「远山君，纯钧真人秦青潇心悦于你，你可愿与我携手白头？」

我一手抓着搂在腰上的手臂一手扶额深深叹了口气，感觉脸颊热得像是在发烧，秦青潇凑到我耳边呵了口气，声音软绵绵的，仿佛撒娇一般。

「阿远，你的回答呢？」

「不是……你看啊，那天晚上咱俩只是第一次见，你不能因为就和我睡了一次就喜欢上了我吧？而且我还一直顶着林涑河的躯壳，你这爱情来得也太快太诡异了。」

在引来心魔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喜欢秦青潇的，可是「爱情」对我来说实在是陌生又难以捉摸，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喜欢上的秦青潇，面对他的告白就更是手足无措。

「你要是出于『负责』的话真的大可不必，那就是起事故，我并不需要你因为负责和我在一起。」

「所以，不是负责的话就可以和你在一起了？」

这句话还可以这么回答的吗？您这阅读理解不太对啊。

「秦青潇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气呼呼地转过身抬起头瞪着他，却看到秦青潇眉眼含笑目光温柔地注视着我，语气有些无奈，「这么别扭的性格是怎么养出来的？」

「我没有在闹别扭，我说正经的呢！这种发展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是有些奇怪啊。我一开始确实是抱着负责任的想法打算和你结成道侣的。」秦青潇坐在了清远剑上，他揽着我的腰把我困在身前，这下就换成他微微仰起头看着我，「但是怎么就喜欢上了呢？」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

汉语言博大精深。

「开车？」

秦青潇疑惑地歪了歪头，我干咳两声努力肃正脸色：「不要在意细节。总之，你都说奇怪了，喜欢什么的……」让我觉得实在太过不真实。

「你啊，感情的事怎么说得清。」秦青潇笑容温和地轻轻点了点我的鼻尖，「我本打算第二日便求娶你，结果你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还去努力地扮演着涑河。我就想，这人明明之前也是个境界大乘的上仙，怎么会如此呆憨。」

「其实也没有特别努力。」

我真的仗着秦青潇给我找的「记忆混乱」的借口各种 OOC 把林涑河的人设崩得稀碎。

「是啊，我后来也发现你只是在我面前才扮演涑河，所以我就把你留在身边，想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但是渐渐地，我却发现自己的目光总是会落在你身上，真奇怪，明明是一样的躯壳只是换了个灵魂，我却不自觉地会随着你的喜怒而心动。」

秦青潇语气平静，我却被撩得心脏狂跳，这人说起情话这么溜的吗？

「真人，您正常点儿，我害怕。」

「阿远可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秦青潇眉眼温柔，一双桃花眼波光潋滟水色朦胧，目光专注而深情地望着我，「那是我从未有过的感情，来势汹汹又难以克制，当你喝醉了酒满眼悲凉地看着我的时候，疼到炸裂的心口让我终于确定了你对我有多重要。从那一日起，阿远，你就是我的道。」

「您可少说两句吧！」

我赶紧捂上他的嘴，在这波直白的情话攻击下别说静心咒了，现在就是直接一盆冷水泼过来给我物理降温都没用。

「那么，阿远的回答呢？」

秦青潇轻轻拉下我的手缓缓握住，他眼里闪着希冀的光，晃得人眼晕。

「就……我也、也挺喜欢你的。嗯，可以……可以先谈着看看。」

「谈什么？」

秦青潇疑惑地眨了眨眼。

谈恋爱这件事你让我怎么解释？

「就是看你表现！表现好我就嫁你，表现不好我就去找别人。」

话音未落，搂着我的手一个用力，我几乎贴在了秦青潇的身上。他仰着头凑了上来，深邃的双眸里翻涌着浓烈的不可言说的情感。

「怎么可能让你去找旁人？」

微凉的薄唇贴上了我的嘴唇。

单身万年第一次谈恋爱就奔着结婚去了，我真是社会主义的好青年！

这次闭关虽然让我呕出好几两血但是却成功突破到了出窍，晋级速度之快绝对颠覆常人的世界观，所以我还是自己给自己上了道禁制压一压气息，对外看上去还是元婴期。倒不是说想扮猪吃老虎，只是不想太过高调引起些不必要的骚动。而且比起修为，现在更让我发愁的是我和秦青潇的关系：虽然我不是林涑河，但是在别人看来我俩就是师徒恋，多少还是有些麻烦的。

然而出乎意料地，师门众人对这件事瞬间就接受了，月寻影甚至嫌弃我反应太迟钝她看着都着急，花吹雪和苏木芝毫无芥蒂地祝福我俩百年好合就差直接改口叫师娘了。

你们都是怎么看出来秦青潇喜欢我的？所以只有我这个当事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不过说到这个称呼。

洛鸣沙和秦青潇默默对视，气氛是少见地尴尬，月星泉也没了往日霸道总裁的气场，在俩人旁边安静地当背景板。

我习惯性地靠在冷江寒身上，竟然有了吃瓜的兴趣：「你说鸣沙师兄现在是不是在想：我的师父娶了我的女儿，我以后该怎么称呼他？」

冷江寒突然往旁边一躲，我身子一歪差点儿摔倒，他又赶紧扶住我。

「你干什么呢！」

有些生气地扭过头，冷江寒面露尴尬地小声说道：「五师姐啊，你既然和师尊在一起了，总得避避嫌吧。不然我怕哪天他老人家一个五雷咒劈死我。」

见我站稳了，冷江寒倏地收回手，我回想了一下秦青潇对他的态度，又想起这人「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风流人设，忍不住幸灾乐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六啊，你现在害怕师尊劈了你，但是你想过没有，要是以后你遇到了喜欢的妹子，可人家却嫌弃你桃花债太多不和你在一起，你该怎么办？」

「哎？！！！」

冷江寒瞬间愣住。

那边沉默太久的对峙终于有了结果，我那个温柔和煦的三师兄少有地气势凌厉，他面容严肃地盯着秦青潇，缓缓开了口：「纯钧真人，我把涑涑就托付给你了。」

「……嗯，放心吧。」

秦青潇犹豫着拍了拍洛鸣沙的肩膀。

太尴尬了！尬到令人窒息啊喂！

好在我这次闭关突破虽然时间短暂也用了十几天，没两日就是朝露寺的春分祭了，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和秦青潇就收拾了行李准备动身前往，算是躲开了这尴尬的局面。洛鸣沙本来就觉得我这次闭关出来瘦了不少气色也不太好，看我马上又要去和尚庙可把他担心坏了，做了一大堆糕饼点心不说，还偷偷塞给我一大罐腌鸡胸肉。

「是你最喜欢的酸甜口，我还放了点儿辣子，配白粥馒头都行。」

「鸣沙师兄，这不太好吧？毕竟我是去寺庙里。」

「就是去庙里我才不放心！我火上还熬了百草芋薯猪骨汤，喝完了再走。」

完全没有反抗余地地被灌了一肚子汤水，等到离开的时候我干脆坐在寒天剑上，感觉自己快要 yue 出来了。

「太撑了……好难受……」

「毕竟那么大一碗喝下去，你还吃了不少芋薯，能不撑吗？」

秦青潇御剑来到我旁边，虽然说着埋怨的话却伸手帮我揉着肚子，灵力运转，肚子感觉暖烘烘热乎乎的，舒服了很多。

「味道还是不错的，就是量太大了，我高估了自己。」

而且那是来自老母亲洛鸣沙的爱，我要是不吃完他估计会担心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的。

我真是个孝顺孩子！

24

因为原著里没有这段剧情，所以我对朝露寺的春分祭还是挺好奇的。秦青潇耐心地给我科普，「雨水」润物「惊蛰」雷动，待到「春分」这一日进入「仲春之月」日夜平分万物复苏，这一天修真界会举办的大型活动就是春分祭。春分祭每年一小祭，就是各个宗门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搞个联谊，每十年则举办大祭，大祭会从春分持续到立夏，期间除了惯例的联谊聚餐还有珍宝法器的拍卖会，以及宗门之间名为切磋交流实为晒武力值的比武斗技。

这么看来，拿了女配剧本的我还是有些气运的，至少这次赶上的就是十年一次的大祭。

如此重要的庆典活动之所以没在「小说」里出现，是因为曲绯烟她不知道。虽然玄光山作为道修宗门里的翘楚又是修真界的十大宗门之一，这种活动肯定不会缺席，但是因为秦青潇本人非常不爱凑热闹，所以几百年来的春分祭他几乎从来不去，太白峰的众人也就对此不感兴趣不会提及，同是穿越而来的曲绯烟在消息如此闭塞的情况下自然也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庆典。春分小祭的举办地点不出意料地是在任务主城云浮，由修真界的十大宗门一起牵头商议，选个环境好吃得好的地方就办了，而大祭就是这十大宗门轮流坐庄，这届恰巧轮到了朝露寺。

看来不是我有些气运，而是秦青潇的男主光环够稳！跟着他永远不愁剧情无法推进！

玄光山早几日已经由山长丰遥带着两位长老和几名内门亲传弟子前往，我和秦青潇是以个人的名义去参加的，虽然没有邀请函但是我毫不担心，毕竟「纯钧真人」的名号就是最厉害的通行证。

然而我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局。

御剑来到寺门，秦青潇的出现意料之中地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迎客僧人已经在周围的议论声中猜到了他的身份，满脸笑容地迎上来双手合十行礼：「纯钧真人见安，玄光山丰山长三日前已经到了，小僧这就带您前去。」

「不必了，小师傅给贫道安排单独的客房便可，贫道这次只是与内子一起前来观礼。」

秦青潇语气淡定，迎客僧人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他瞪大眼睛诧异地看着我，声音都哆嗦了起来：「真……真人的意思是……？」

「这位是贫道的道侣。」

我就这样被他拉过去揽在了怀里，四周倏地安静了下来，如果视线能化形我现在已经被戳成蜂窝煤了。

「烦请小师傅带路。」

秦青潇还是那般杨柳清风的淡定模样，迎客僧人连说了几声「好」机械地转身带我俩进了寺门。已经能想到，用不了几分钟这爆炸性的消息就能传遍整个儿朝露寺，我扶着额头深深叹了口气。

「阿远不高兴了？」

秦青潇弯着腰凑在我耳边轻声询问，扭过头就看到他微微抿着唇的委屈模样，我掩着嘴干咳两声。

「倒也没有不高兴，只是……你这人这么高调的吗？」

「高调？」

秦青潇显然 get 不到我的点，看着他满脸茫然地眨眨眼意外地十分呆萌可爱，我忍不住笑着往他怀里靠了靠。

「算了没事，高调就高调吧。」

自己喜欢的人，除了宠着还能怎么办？

进了客房迎客僧人只简单交待了两句便匆匆告辞，不用说也知道他肯定是找人八卦去了，没时间在意这些有的没的。我找出纸笔坐到案边开始梳理曲绯烟的事情，这件事拖了太久已经开始有些惹人烦了，还是尽早解决的好。秦青潇跟着盘膝坐到我旁边把下巴搭在我的肩膀上看着我那鬼画符一样的毛笔字，我整个人被他拥在怀里，鼻间嗅到淡淡的桃花香气。

「你换熏香了？」

原来不是都用水信香的吗？

「嗯，因为阿远身上有桃花的气味，我很喜欢。」

秦青潇说着话蹭了蹭我的脸颊，麻麻痒痒的感觉让我缩了下脖子，手一抖那鬼画符的字就更难看了。

「你在写什么？为什么还有我的名字？」

看着秦青潇细白的手指轻点着那一坨乱码一样的字，真是难为他这都能看得出来。

「通俗点说就是剧透，你可以理解为我已经看过了曲绯烟的半生，这些都是她抢夺的机缘。」

除了最开始在玄光山得到的秘籍是我已经确定的，其他什么来自魔尊的绝世法器、来自少师的洗经伐髓、来自宗主的上古心法、来自帝王的珍稀丹药之类的，也不知道在这段时间她又得了多少。

「这是你上辈子给她的机缘，名师『一对一』小班教学提升学习成绩，独家秘制丹药帮助强身健体，因为曲绯烟是火灵根你还把『业火』送给她了。」我放下毛笔指节不自觉地敲击着桌面，挑眉看向他，「我就挺好奇的啊，真人你把本命法器送出去也就算了，为什么要送业火？你就这么喜欢她？」

虽然秦青潇看上去清冷淡然又是个持双兵的剑修，让许多人觉得他不是水灵根就是冰灵根，但其实他是个可以沟通天火的超高阶火灵根。

秦青潇微微一愣，随即皱起眉头认真地说道：「那些事并非我所为，曲绯烟心思偏执心机太重，我都不愿阿远与她独处，自己又怎么会倾心于她？更不知那个自己为何要将业火相赠。」这一套「我不是！我没有！那不是我！」的否认三连，毫不留情地与「前世」的自己划清界限。

「不过，要是阿远与我同为火灵根，我当初就会把业火铸成贼邪。」

所以就是这人只要喜欢上了，就会把命交给对方呗？想想前世秦青潇如此信任爱重曲绯烟，她却能在丝毫不喜欢对方的时候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的好，还满世界大开后宫，也难怪林涑河想要与她不死不休了。

我忍不住叹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真人啊，还好你平时人设高冷，不然估计早就要被人骗财骗色了。」

「阿远为何还在称我『真人』，太生分了。」

秦青潇整个人缓缓压了上来，我本能地想要躲开，却发现自己被他搂着腰退无可退。

「那不然叫什么？老秦？」

「你我既已结成道侣，自然是称呼我作『秦郎』。」

秦郎……情郎？

不行！绝对不行！这个空耳太羞耻了！

「谁和你结道侣了，我只是答应了你追我，可还没嫁给你。」

尽量推开一些距离，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黏人？

「阿远是在怨我没有三书六聘娶你过门吗？」

你少给我在这儿做阅读理解！

「总之什么郎的称呼你就别想了，我叫不出口，最多喊你阿青。」

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秦青潇想了想，笑着凑近声音软软糯糯地说道：「也好，那阿远叫我一声听听。」

「平白无故的叫你干吗？」

这是什么羞耻 play！

「好阿远，叫一声嘛。」

你不要撒娇啊！高冷剑仙的温柔缱绻就已经很让人遭不住了，突然卖萌撒娇算怎么回事？打出暴击了啊喂！

「阿……阿青。」

磕磕巴巴地叫了一声，就见秦青潇在短暂的呆愣之后绽放出如万树花开般的明艳笑容，他抵着我的额头声音喑哑。

「再叫一次。」

「阿青。」

闭上眼感受着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呼吸纠缠在一起，带着彼此的气息。

「阿远。」

「阿青。」

秦青潇的嘴唇微凉又柔软，还有着淡淡的甜味，我想着这人怕不是喝花蜜了？不然他的嘴唇怎么能像花瓣一样香香软软的，让我心里都花团锦簇起来了呢？

房门「唰」地一下被打开，丰遥中气十足的声音炸雷一样响了起来：「纯钧真人！老夫听说您来了，还带着道侣？您什么时候……啊……阿巴阿巴……」雷声戛然而止，我被秦青潇摁着脑袋搂进怀里，他的心脏跳得狂乱，说话的声音却依旧淡定沉稳。

「丰山长，寻贫道何事？」

哦，还带着点儿不高兴。

「不不不，没……没什么。就是来打个招呼，哈哈哈，打个招呼。顺便问问纯钧真人准备什么时候举办结缘庆典啊？」

丰遥那极力温柔下来的语气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我「噗嗤」笑出了声，感觉到有视线投了过来被秦青潇侧身挡开了。

「内子最近事务繁忙，结缘一事等贫道与她商议后再告知山长。」

「好说好说，那真人先忙着，我们就不打扰了。」

听着房门再次关上，我这才从秦青潇怀里钻出来，好笑地看着他：「怎么？真人也担心我俩的师徒恋太过惊世骇俗，怕吓着丰遥？」

「我是不想你被亲得晕乎乎的模样让旁人看到。」

直球选手秦青潇的回答永远那么出人意料，我干咳两声抓过桌案上的纸，努力肃正脸色：「行了别闹了，赶紧办正事吧。看看这单子上的人都有哪些来参加了春分祭，又有谁已经和曲绯烟搭上了关系。」

根据言情小说的一贯套路，这种重要庆典的剧情一旦主要角色参与过多，那肯定是要出幺蛾子的。

不知道是曲绯烟女主光环的作用，还是三元神为了让我尽快完成任务帮我加速了剧情，这次春分祭上聚集了好几个推动剧情的主要男配。

朝露寺寂言少师林陌，为曲绯烟洗经伐髓直接给她来了个硬件升级，这才让她能在今后修习那些不入世的高阶秘籍；万剑山庄庄主剑无痕，与曲绯烟一起坠入迷途渊后佩剑折断，发现里面有着上古心法《御剑魂》，于是两人一起双修，后期在剑修一道上直逼秦青潇；云浮城帝君东霖，极少数生活在凡世的修真者，偶遇突破后身体虚弱的曲绯烟，被她的独立倔强吸引，各种稀世丹药的提供者。

再来个魔尊麦萨这就齐了，四人麻将局。

哦，我好像忘记了守在玄光山的初恋男友贺子宸。主要这人就是曲绯烟后宫里的一朵小花花，实在没什么存在感，五个人的话那就凑在一起组个三国杀标准局吧，如果算上秦青潇他们还能「敲三家」。

看着这一天放出去的纸鹤收集到的情报，我开始感叹曲绯烟还真是野心不小，她这些后宫们在高颜值、高身价的基础上还各自美出了风格且掌握了不一样的技能，这真是打造了一个万能的实用男团。既然知道了大体情况，我想着要去会会我还没见过的剑无痕和东霖，顺便摸一下如今的局势。因为第二天就是正式的春分庆典了，受邀的宗门和个人基本已经到齐，今晚朝露寺会举办通宵宴席来招待宾客，自然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并不是以玄光山的名义来观礼，那宗门道服就不太合适了。我拎了两套还算正式的衣裳犹豫着要穿哪一套，秦青潇进屋直接塞了另一套给我：「试试这个。」

一抬头就看到秦青潇穿了身烟蓝色的广袖直裾深衣，长发用白玉簪绾在脑后，浅淡的靛青纱衣仙气袅袅，比平时着道服更添了几分姿容。

这人审美确实好。

在心里夸了一句，我抖开怀里的衣裳，然后无语地看着他：「这什么？」

「不好看吗？」

「这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

烟粉色的山霞薄雾裙单是看着就十分高级美，穿上一定也很好看，可问题是它和秦青潇身上那套青云烟影衫是情侣装啊！

您这是打算带着我直接官宣吗？

「阿远不喜欢？」

秦青潇的眸光暗淡了下去，像是只委屈的大猫，我的良心开始隐隐作痛。

「喜欢！好看！穿！」

不就是情侣装吗？怂什么！

收起我自己的那两套衣裳，刚要脱了身上的道服却发现秦青潇站在旁边正一瞬不瞬地盯着我，解腰带的手停了下来。

「还有事？」

「阿远换完衣服我给你绾发。」

秦青潇拿着一支和他头上一模一样的白玉簪笑眯眯地看着我。

「哦。」

我点点头继续和他四目相对，短暂的沉默之后再次开口：

「你怎么还不出去？」

「嗯？出去哪儿？」

高冷剑仙再次歪头卖萌，不过这次我没有被美色所迷惑，指着房门皮笑肉不笑地回答道：「外面随便哪儿都可以，总之你给我出去！」

心好累，可以把之前那个高岭之花还给我吗？我愿用十斤肥肉与上天交换。

25

当我跟着秦青潇高调出现在宴席现场的时候，果不其然成了话题人物，丰遥看到那传说中的道侣竟然是我，惊得胡子都翘了起来，在秦青潇和善的注视下生生扯出一个极其惊悚难看的笑容，语气还算温和地与我搭话：「原……原来是涑河啊，也挺好，至少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哈哈哈。」

您要是不会聊天可以少说几句。

我抽动嘴角干笑着回了个礼，旁边的两位长老也笑容勉强地对我们拱手道贺，门下弟子则是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附和着尬笑几声。

整个儿玄光山的气氛诡异地和谐。

虽然不爱凑热闹还有些宅，但是秦青潇毕竟名头摆在那里，而他也不是什么自闭儿童，等我们自家宗门寒暄完了，就有一些与他熟识的人前来攀谈，说不了两句就把话题往我身上引。虽然之前总觉得尴尬但是真要官宣了我倒淡定了下来，落落大方地承认了自己是秦青潇的道侣，还盛情邀请他们有时间去参加我俩的结缘庆典。

记得带份子钱。

就在大家聊得其乐融融的时候，一道怨毒的视线让我背后一凉，转过头就见朝露寺寂言少师林陌带着曲绯烟正向我们走来。林陌面露祥和的温柔笑容，仿佛佛子降临，曲绯烟则是一改玄光山上的侠女风范，像是只受惊的小兔子一般跟在他身后，娇怯的模样惹人怜惜——就好像刚才瞪我的人不是她似的。

林陌来到近前双手合十行礼，语气轻柔带笑：「阿弥陀佛，纯钧真人，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半个来月了也不算多快，曲师妹，这是打算在朝露寺常住吗？」

打嘴仗这种事我不愿意让秦青潇下场，自告奋勇地冲在了前面，而林陌显然也想直接和我对狙，用身子挡了挡曲绯烟。

「上次在云浮遭遇魔族，绯烟神魂受伤暂留本寺静养。上次误会姑娘与魔族勾结还未道歉，原来姑娘是纯钧真人的道侣，多有冒犯，那日伤了姑娘的翎戎，不知它后来可好？」

虽然林陌看上去和蔼可亲，但是话里话外想让人觉得我是魔族妖女的意思太明显，典型的白莲花绿茶 Dior 人设。

「多谢寂言少师关心，您放着魔尊麦萨不管非要打我的狗这操作确实挺迷的，还希望您下回动手前能认真听别人把话说完。」

我语气平静地撑了回去，林陌面带愧疚地回道：「当日受害百姓几十人，寂言关心则乱，还望姑娘谅解。」

「我接受少师的道歉，只是道歉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还要有所行动，我期待着您今后的表现。」

给他比了赞，我坦荡的模样让林陌嘴角一抽，完美的笑容有了一丝龟裂。

「那……那还多谢姑娘宽宏大量。」

「少师不必客气。」

哎哟，额角的青筋都起来了。

「哈哈哈，纯钧真人的道侣果然与众不同。」

人未到爽朗的笑声先传了过来，我刚扭过头就被秦青潇拉住了手，只好又转回来看着他：「怎么了？」

「这人……是合欢宗宗主花想容。」

秦青潇压低了声音语气有些别扭，我一时没明白过来，傻乎乎地问道：「和花吹雪是亲戚？」

看到秦青潇目光古怪地盯着我，我愣了愣才反应过来：合欢宗嘛，修真小说里常出现的宗门，主修双修之法的那种！

「哦！明白了明白了，话说这种邪门歪道也能参加正派的庆典？」

「只要没有伤及旁人的性命，倒也不算是太过邪佞。」

「看不出来，你们这里还挺开放的。」

就在我和秦青潇窃窃私语的时候，那人也已经来到近前，不愧是合欢宗的宗主，明明容貌清雅仿若仙人之姿眉眼间却春色流转格外勾人心弦。花想容美目扫过在场众人，声音却清朗悦耳毫不娇柔造作：「在下花想容，敢问姑娘芳名。」

「林涑河。」

我迎着他的目光语气平静地回答，花想容折扇掩唇轻轻一笑。

「能把朝露寺寂言少师说到哑口无言，林小娘子当真是个妙人。」

「花宗主谬赞了。」

礼貌性地客套两句，我并不太想在事情没有解决前节外生枝，秦青潇微微侧身挡住我，声音清泠泠的，仿佛一道清泉。

「花宗主，许久不见。」

「难得纯钧真人会来这春分祭，怎么朝露寺只有一位少师相迎？」

看起来花想容和林陌的关系不大好，这话里的刺藏都藏不住。林陌口呼佛号又恢复了那白莲花般的佛子模样：「各位见谅，主持师尊在为明日大祭之事做准备，空为师叔四处云游暂未归来，今日便由晚辈暂代迎客。」

「寂言少师这是说哪里的话，今晚不过是咱们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哪儿那么多繁文缛节！」

马上有其他人过来打圆场，这些掌教宗主的进入了新一轮的商业互吹，秦青潇也再一次被迫营业。我找了个相对安静些的地方打算躲清闲，还没坐下曲绯烟却突然从旁边喊住我。她端着酒杯娉娉袅袅地走过来，声音细细软软的很是娇弱：「林师姐，我听闻之前在云浮是师姐救了我，绯烟很是感念。」

「你听谁说的？」

那天林陌还义正辞严地说我勾结魔道残害无辜，怎么又救了她？

曲绯烟并不接我的话，而是把酒杯往我眼前递了递：「这杯酒水，权当绯烟的谢意。」

「曲师妹，你之前人设可不是这样的，怎么突然就转型了？」

我抱臂站在她面前，十分确定这人找我准没好事，曲绯烟却咬着下唇提高了声音委屈地说道：「师姐可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

姑娘你脑回路这么跳跃的吗？

「之前我为师姐在藏书馆誊抄经文，不想却害得师姐受罚，我并不是故意的，师姐原谅我好不好？」

曲绯烟说着说着竟然开始抽抽搭搭地哭上了，我满脸蒙地看着她把酒杯塞过来，一时没接住酒杯落到地上摔得稀碎，赤色的酒水弄脏了我的裙摆。曲绯烟不住地念叨着「对不起」，蹲下去就要用袖子去擦我裙摆上的污渍，我后退半步躲开了她，却听她惊叫一声坐在了地上，手指被酒杯碎片划破流出血珠。

「师姐，我与贺师兄真的没什么，你不要误会啊。」

看着仿佛受了天大委屈一般泪水连连瑟瑟发抖的曲绯烟，周围人被她这几声吸引了注意力纷纷侧目，不多会儿就传起了奇怪的流言蜚语。林陌从我身后倏地略过，他温柔地扶起曲绯烟，再抬头看向我时，表情冷硬语气不悦：「绯烟虽是玄光山弟子，却也是我朝露寺的客人，林姑娘是否太过霸道了？」

你俩还真是绿茶 Biao 配绿茶 Dior，天作之合茶香四溢啊。

我忍不住想给他俩打 call。

秦青潇出现得就很灵性了，他直接开着特效劈空而来瞬间就出现在我面前，逼格满满引来众人侧目。然而他却目不斜视，轻柔地执起我的手仔细查看，言语间都是担忧：「阿远有没有被伤到？」

围观的吃瓜群众发出一片吸气声。

「没有，但是酒洒衣服上了。」

我示意了一下裙摆上的污渍，秦青潇施了净衣诀，抬手正了正我的发簪：「怎么自己跑这边来了？」

「看你们聊天怪没意思的，想过来坐一会儿。」

「那我们回房休息？」

「倒也不用。」这宴席里的饭菜还是不错的，我看那边好像开始上点心果盘了，「你忙你的，我去和山长他们一桌吧。」

丰遥脸上写满了拒绝。

「好，那我陪你过去再坐一会儿。」

秦青潇搂着我正要离开，却被无视了的林陌提高声音怒刷存在感。

「林姑娘！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说法？」

「寂言少师，」秦青潇转过头目光凉冷地看向他，语气虽然平静，说出来的话可是毫不客气，「怎么，贫道与内子便不是你朝露寺的客了？」

一句话把林陌噎得说不出话来，我是真没想到秦青潇撑人能这么给力，笑嘻嘻地给他点赞：「阿青棒棒哒！」

「林师姐我给你道歉，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和贺师兄真的没有什么，他只是看我每晚誊抄经文到深夜太过辛苦才帮我说了几句话，我真的不是故意介入你们二人之间。」

曲绯烟说得情真意切，我觉得再不打断她这姑娘怕是要演上瘾了。

「所以呢？曲师妹你想表达什么？是我苛待同门让你一周抄完一本《藤华诗集》太为难你了？那玩意儿你要真是天天都抄到深夜怕是能抄完七八遍了吧！」

「师姐，我不是……」

「而且从刚才我就很想说了，你要不提贺子宸我都快忘了玄光山还有这么个喜欢多管闲事又是非不分的傻子。他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真的不在意，毕竟我家阿青生得这般好看又是当世第一剑仙，对我也温柔体贴，除了他以外其他的猫猫狗狗我可半分都瞧不上眼。倒是寂言少师，你抄个藤华诗集都能跟贺子宸每晚到深夜，不应该跟他解释解释吗？」

我目光怜悯地看向林陌，要不是他是个秃子，我真的很想问问他头上长得都是草吧？

「也是我多虑了，寂言少师佛心宽广，自然是不会在意你们孤男寡女深夜独处的，毕竟你们之间没什么，不过就是他为了你弄丢腰牌造成藏书馆损失来跟我胡搅蛮缠罢了。」

曲绯烟，我忍你很久了，坑了我那么多次你也该面对疾风了。

舆论的风向产生了变化，吃瓜群众们显然非常喜闻乐见这种宗门撕X大戏，我不太乐意他们看秦青潇的笑话，但是男主本人显然不在乎这些。秦青潇凉冷的目光扫了眼那边的绿茶组合，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了下我的额间花钿，一丝流光凝在他的指尖。

「曲绯烟你可知道，阿远的腰牌上附着贫道的神识？」

他这句话一说，曲绯烟脸色瞬间就变了，我虽然之前有过猜想，但是如今被他坐实却还是有些恼火。

「那日阿远怜你孤苦让我收你入外门，她见你资质尚佳有心照拂，又怕其他弟子心生妒忌，便借由誊抄经文给你找了修炼心法，希望你能有所精进，而你非但不知感恩还几次三番暗害于她。」

秦青潇语气平静声音清朗，虽没有什么情绪起伏却听得人头脑一震，我更关注的是：在他眼中我原来是个这么傻白甜的圣母小白花吗？这误会有点儿大，我得找机会解释一下。

「而你当日为入仙门给亲姐灌下忘情水，强行斩断亲缘，又诓骗我徒鸣沙将你带回，如此心性品质，不配入我宗门。」

微操高手秦青潇的威压直直袭向曲绯烟，只听她惨叫一声，呕出一口鲜血，想来是内丹被毁，废了修为。秦青潇此刻便是那书中所写的高冷剑仙，神色淡漠，使人不敢亵渎，声音清冷，直击心神。

「曲绯烟，从今日起你便不再是我玄光山弟子，愿你好自为之。」

这什么情况?

男主把伪・女主的修为给废了？！

我不管再怎么开挂自带金手指，对于这个世界终究是个外来的侵入者，所以如无必要一般不会轻易对气运之子动手，免得引起灭世灾祸。但是秦青潇就不一样了啊！他是根正苗红的这个世界的男主、百分百的气运之子，揍曲绯烟这个冒牌货不光没有副作用，甚至还能修正命盘星线。

之所以一直没想着让秦青潇掺和到这件事情里来，主要是在我的认知里我俩就不是队友，后来是因为他毕竟是这个世界命盘里的星子，我多少还是有些顾忌。

但是如今秦青潇就这么干脆利落地断了曲绯烟所有的机缘，还是凭他本心出的手，我震惊地看着他，脑子里想着：果然只要男人脑子清醒，对付白莲花绿茶 biao 什么的根本不用自己出手。

「纯钧真人一代大能，为了道侣欺负小辈，未免有失风度。」

我还在因为秦青潇手撕（物理）绿茶而思考人生的时候，有人非常没眼色地站出来给曲绯烟出头，而且这个人还不是林陌而是个眉目英气的年轻男子，他一身窄袖劲装，长发束成高高的马尾，背上一把「碧水」剑熠熠生辉。

万剑山庄庄主，剑无痕。

男配还真是兢兢业业，就算面对秦青潇都要站出来给曲绯烟撑场子，也不知道他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不过看碧水如今完好无损的模样，至少可以确定这人还没得到心法御剑魂。

「此乃我玄光山宗门内务，无痕庄主这话委实僭越了。」

丰遥这个时候肯定是站在秦青潇这边，之前的事情他不好多话，但是秦青潇清理门户这事他却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表态。

「丰山长这话在下不敢苟同。这位曲姑娘虽然曾是你玄光山弟子，但纯钧真人做出如此不公正的事，在下看到了就不得不管一管。」

剑无痕说得义正辞严，好像他是什么正道之光。丰遥这老头儿本就不善与人争辩，此时虽然觉得他在狡辩却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辩驳。既然秦青潇已经一口气把进度条拉得这么靠后了，那择日不如撞日我就趁今天把事情了解了吧。

「小伙子你是麻将精转世吗，这么会抬杠？」

一句话就吸引了火力，围观群众们本来放下的瓜又拿了起来，今晚这些猹都得给我撑死在瓜田里！

「你这女子好生善妒，当真不要脸！」

「臭小子嘴巴干净点儿。别人宗门内务关你屁事？在那里逼逼赖赖的。怎么？你爹揍你的时候我也能指着他鼻子撑他欺负小辈不要脸咯？」

「讲道理」是秦青潇这种道德高尚的人才干的事，我原来的世界大家都是一言不合就动手，谁拳头硬谁就是真理，如今打嘴架当然也是直白的人身攻击。

虽然简单粗暴，但是很爽。

剑无痕果然被拱起了火，碧水剑出鞘一道流光就砍了过来，秦青潇微微蹙眉，业火剑轻轻松松接下对方的攻击，我勾起嘴角笑得格外欠揍。

「怎么茬儿啊？你一代宗门门主对我出手就不是欺负小辈了？说不过就急眼，看上去也没什么脸啊！」

「咳咳……阿远，他刚刚突破到分神期。」

大乘期圆满的秦青潇轻声解释了一句，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不一样，你这被动出手算自保，先撩者贱，不能因为他弱我们就不揍他。」

「只会躲在他人身后畏首畏尾，有本事与我一战啊！」

剑无痕气急败坏的样子看上去都十分义正辞严，我对于他这种「正道之光」人设表示佩服，并且真心实意地产生了想打他的欲望。

「这是人家朝露寺的宴席，你要想打不如咱们去演武场碰一碰。不过我要是赢了，你那把碧水剑可得归我。」

本来曲绯烟内丹被毁机缘尽断后我就不打算再掺和到他们的破事儿里了，但是剑无痕既然自己站出来作死，那我肯定得让他出出血。

你骂我家秦青潇，我就拿你心法秘籍，就是这么小心眼儿，睚眦必报！

「碧水剑乃我万剑山庄宗门信物，怎可轻易作赌？」

看剑无痕有些犹豫，我嗤笑一声。

「什么赌注都没有，我闲得要和你打？」

「……你若是想要碧水剑，那我赢了我要纯钧真人的业火寒天。」

「哦，那你和秦青潇打去吧。」

「你！」

「年轻人你动动脑子，先不说你拿个宗门信物就想套我家阿青的本命法器这事有多扯淡，现在是我和你打，赌注肯定是我来出。」

「你能有什么比得上碧水？」

剑无痕不屑地冷冷一笑。

「说得你那把像什么绝世神兵似的。我拿自己这颗两百多年修为的金丹做赌注，就不算占你碧水剑的便宜了吧？」

话音未落，剑无痕的笑容就僵住了，吃瓜的猹们爆发出一阵骚动，秦青潇想拦却被我用传音制止了，我盯着剑无痕满脸挑衅。

「我用全部修为赌你的碧水剑，敢不敢玩儿？」

「好！」

剑无痕瞪着我，恶狠狠地答应了下来。

26

我觉得这事情发展得有些跳跃，好像一眨眼自己少看了两集剧情似的。

本来是打算借着「春分祭」的由头悄悄观察一下曲绯烟，结果从天道那里直接就被剧透了个干净，转变思路想要阻止她继续窃取机缘吧，结果办法还没琢磨出来秦青潇直接从根源上解决了问题，以为这就告一段落可以过风平浪静的日子了，男配却直接腆着脸送人头。

太莫名其妙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曲绯烟被毁内丹，现在肯定需要静养，林陌安排了朝露寺的小沙弥在举办宴席的庭院里照顾她，自己则带着我们去往演武场。一大群想要继续吃瓜的猹呼啦啦跟在后面，这阵仗看上去十分壮观，不知道的还以为春分祭提前了。

林陌那熟练营业的慈悲佛子模样少见地有些僵硬，我摸着下巴好奇地打量着他，忍不住小声问道：「寂言少师，你这么不爱凑热闹的人亲自带路，是想要看我被夺金丹修为全毁解解气呢，还是只是单纯地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曲绯烟？她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么单纯善良弱小可怜又无助，你就不喜欢她了？」

「阿弥陀佛，小僧乃出家之人，怎会对曲姑娘有这种妄念？林姑娘，请慎言。」

要不是这俩人在之前的时间线上不光搞在了一起还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正宫之位争夺记，我八成真的要被林陌这故作矜持的姿态和冠冕堂皇的说辞给忽悠了。微微挑眉看向他，我忍不住笑了一声，这人真是教科书级别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挺好奇的，为什么少师那天第一次见我就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是因为我身边有魔兽翎戎或者因为我打伤了朝露寺的和尚？还是因为，我们见面之前你对花厅里的某人一见钟情，她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

「朝露寺的少师也被这万丈红尘迷惑，『佛心不稳，灵台不净』，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清朗的声音自身后传来，刚刚还淡定跟在我身边的秦青潇一步上前拉住了我的手，林陌本来被我撑得气呼呼的模样瞬间僵住。能一下让这两个男人同时失态的人怕是没几个，这合欢宗宗主花想容也是绝了，而且他那刻意加重的语气明晃晃地别有所指，让林陌眼底的杀意都溢了出来。

嚯！

看来他俩之间有事儿啊！

我也默默拿起了瓜。

就在我兴高采烈地打算当只快乐的猹时，秦青潇却拉着我退开几步远离了那两个人，眼看到嘴边的瓜没了，我不太高兴地瞥着他：「这位朋友，为什么要影响我看戏？」

「你想知道什么我可以告诉你。」

秦青潇干脆把我胳膊一挽让我挎着他，这个人明明看上去高冷端方，却意外地十分黏人。

「哎？你这样不谙俗世的人会知道那些宗门八卦？」我诧异地看着他，「我就是好奇花想容和林陌之间发生过什么，感觉不像是一般的过节。」

「花想容之前的称号是寂语少师。」

「？！那还真是……所以林陌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把花想容逐出了朝露寺，才坐上的这少师之位？」

这下换秦青潇有些诧异地看向我了。

「很好猜啊，林陌那人一看就是个伪君子，闹出什么幺蛾子都不稀奇。」

我觉得自己说得很有道理，忍不住点了点头给予肯定，秦青潇一个没忍住「噗嗤」笑出了声，然后迅速掩着嘴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确实就是你猜的那样，花想容在参禅大会前被发现与女子在禅房里行了破戒之事，虽然他极力解释自己是遭人暗害却没有证据，最后被褫夺了封号逐出宗门。」

「接着就黑化了，干脆破罐子破摔真的去入了合欢宗？」

「倒也不算是破罐破摔，」秦青潇目光在花想容身上轻轻扫过，双眸里的情绪复杂难懂，「也可能是……寻得了本心吧？」

「哈？朝露寺的少师本心都这么放荡不羁的吗？」

我应该是嫌弃得太明显了，秦青潇愣了一下，倒是很认真地想了想。

「确实，戒嗔的亲传弟子里品性端正的灵根都不太好，而天赋不错的却德行有失。」

这人收徒弟也太不行了！

就在我为朝露寺年青一代感慨的时候，演武场已经到了，林陌不再理会花想容的挑衅转而看向我和剑无痕：「阿弥陀佛，以武会友，还望两位不要伤了和气。」

「寂言少师说笑了，谁没事儿拿全部修为会友？既然拼上身家性命，那就各凭本事吧。」我笑眯眯地看向剑无痕，「小伙子，待会儿别输了不认账。」

「口舌招摇。」

剑无痕瞪了我一眼率先走进演武场，我想跟上却发现秦青潇还拉着我的手，他眉间轻蹙轻轻唤了我一声：「阿远。」

「放心吧妥妥的。你可能对我有什么误会，虽然我曾经做了救世之事但那只是我身为修真者的命数，我啊……其实算不得什么好人。」

想要让对方放宽心，但是我真的不太会说什么安慰人的话，秦青潇俯下身亲了亲我额间花钿。

「要小心。」

「知、知道了。」

大哥别闹，围观群众是来吃瓜的，你不要硬给人家塞狗粮！

转身往演武场走的时候我赶紧肃正了脸色，右手唤出晻邪，本来打算直接就开干，但是和秦青潇相处时间长了，要动手时却突然想先讲讲道理。

「剑庄主，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打吗？」

本来是要好好掰扯掰扯我家阿青清理门户这事合情合理的他怎么能乱泼脏水，结果剑无痕冷哼一声：「废话少说！」碧水剑化作流光直接攻了过来。

成吧，既然对方都拒绝讲道理，那我还犹豫什么？

晻邪撑开一片星图挡住对方正面的一击，撤掉识海内的禁制，修为瞬间从元婴恢复到出窍，随着境界的提高，星图越发灿烂，直接震碎了对方的剑气。剑无痕执碧水飞身袭来，四周水汽凝成数把碧水幻影也刺向我，晻邪星图爆开，十二柄晶石剑破空而出为我挡下幻影的攻击，寒天在手直接与剑无痕过上了招。

作为后期剑法成就上可以和秦青潇比肩的男配，剑无痕的实力确实还不错，如果不是他招招都要取我性命我可能会更欣赏他。但是现在嘛……灵力暴涨击碎幻影，在特效光结束之后十二把晶石剑与手中寒天同时停在剑无痕周身要害前，距离不过分毫，他只要有一丝妄动即刻毙命。

我松开手，寒天依旧悬在空中，我笑眯眯地示意他：「认输的话就交出来吧。」

剑无痕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沉默半晌他收剑入鞘，晻邪化作伞也回到我手上，就在他要把碧水交给我的时候，一道灵力破空而来，我迅速撑起晻邪挡下，剑无痕却被击中跌出老远。曲绯烟已经把碧水拿在手中，她脸色苍白嘴角还有干涸的血渍，此时正满目通红地瞪着我，活像是地狱里爬出来的怨鬼。

「你……你不是林涑河！这个气息我知道……你是岽洲仙尊的徒弟，『无情道』远山君！」

哎哟？竟然是熟人吗？

大地开始剧烈震动，天空不知道何时雷光翻涌染上了不详的赤色，周围的人纷纷跌倒在地，他们身上的灵气源源不断地涌到曲绯烟身上，我嗅了嗅躁动的空气，也不由自主地溢出杀意。

「这个气息我也知道，你就是那个引来灾祸的扑街仔！」

我就说嘛，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平白无故地就有灾祸要灭世，原来是这个该死的玩意儿搅乱了另一个世界的天道，这个世界命盘崩塌才连累了我所在的原世界。只不过我那个世界大佬多，牺牲了数十个万年修为的修真者在世界各地立下守护大阵，这才平定了灾祸，也是因为原世界的气运传来了这个世界，才给了林涑河重生的机会。

不对，应该是时间溯回，并不是小说断更了，而是曲绯烟盗取了天道，将这个世界毁灭了。

「吃得太饱还是挨揍太少？你看看你捅的篓子！」

我看着熟悉的天象，自知这是又要灾祸降临了。曲绯烟仰天狂笑，她声音尖利歇斯底里地吼叫着：

「凭什么！凭什么你们都是仙尊道君，而我只能是一个没有资质修仙的凡人？凭什么在那个世界我不能悟道飞升，在这个世界你还要来碍我的事！」

「因为你傻——比——呗。」

我从来不试图理解反派的脑回路，本来嘛，还有人能做二十个后手翻呢，还有人能高考理综满分呢，人和人本来就不一样，有的人能修仙有的人不能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与其跟这种脑回路不正常的人掰扯一件正常的事不如直接骂她，反正讲道理肯定是讲不通的，干吗要浪费口水？

癫狂模样的曲绯烟愣了一下，我趁机一掌拍中她的额头，直接击碎了她的识海，她惨叫一声摔倒在地，一本书册出现在我手中。翻看了一下，里面写的就是我追的那篇网文，看来这就是所为的金手指了，我毫不拖沓地直接用法术焚毁了它。那些被窃取的灵气命数纷纷回归到众人身上，不过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无法行动，而且比这个更棘手的是天象并没有好转。

「阿远！」

秦青潇跌跌撞撞地跑到我身边，他拉着我的手担忧地看着我：「你还好吧？」

「比你要好多了。」

我赶紧扶着他坐下，与他额头相抵探查了一番，还好并无大碍。

「阿远，这是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就……灭世灾祸罢了。不过问题不大，这事我熟。」说完之后总觉得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你们这个世界比我所在的原世界位面要低，而且曲绯烟她并没有像上一次一样气运加身，所以这个灾祸很好解决。」

「怎么解决？」

秦青潇疑惑地看着我，我想了想，咧嘴一笑。

「祭天呗。」

「什……？！阿远！阿远！！远山君你要干什么？！」

等秦青潇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用十二把晶石剑结成剑阵把他困在了原地，站起身整了整衣服，脚下出现由冰雪描绘的阵法。

「行啦，身死道消这事儿我有经验，你好好活着，太白峰一家老小还指望你呢。」

「远山，你这么做你考虑过我吗！」

秦青潇想要打破剑阵，但是他们刚刚都被曲绯烟抽取了灵力，现在身体虚弱肯定是挣脱不开的。

「当然考虑过。你看啊，灭世灾祸这事儿得用灵力把它击碎，根据这个世界的战斗值来看，得你们这些人加在一起才行，而你作为气运之子，硬杠灾祸肯定身死道消。我这么喜欢你肯定是不会让你死的，那就只能自己上了。」

「那我就会看着你去死吗？」

「就因为你不会我才把你困起来的。其实我也不想死，但是我现在需要动用我原来的修为，主要是这个身体扛不住。」

「这种生离死别的事，你不要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看着秦青潇焦急失态的模样，我突然扑过去抱着他狠狠亲了一口，他在短暂的呆愣之后紧紧回抱住我，这个吻带着抵死缠绵的决绝，甜蜜又绝望。

「秦青潇，你去了一定会死，而我去的话，只是肉身消散，你试着找找聚魂结魄的方法，也许还有希望。」

「阿远……」

「放心吧，这个世界伤不到我的神魂，就是可能时间久一点儿，但我们一定还能重聚的。」

「阿远。」

「秦青潇，我爱你！」

27

当识海里那团星云般的修为爆开的时候，我感觉到林涑河的身体发出破碎的悲鸣，熟悉的修为却又让我感觉到异样的舒适。寒天在灵力的加持下化作一条水龙，鳞片迅速凝结成冰甲，在身体消逝的瞬间我的神魂依附到了寒天上，直冲云霄。

击毁灾祸的时候没有感受到丝毫疼痛，我看到一片璀璨美丽的星空，让人忍不住想要沉溺其中。

虚空中突然传来一阵梵乐，那熟悉的曲调和装 X 的唱词让我瞬间清醒过来，虚弱到即将溃散的神魂一下就被吸引了过去。柔和的佛光、洁白的袈裟、嘴角三分悲悯的淡淡笑容，还有那化成灰我都认识的极盛的艳丽美貌！

「怎……怎么可能……」

那人轻飘飘升上云端，柔和的佛光让我的神魂似乎凝出了实体。他双手合十口呼佛号，掌中莹润的桃花琉璃念珠亦是熟悉的气息。

拈花一笑，便如佛陀降世。

「所以，我这是穿越回来了？」

「怎么可能？」

男人展颜轻笑，美丽得让人呼吸一窒。

「你……也身死道消了？」

「想点儿靠谱的。」

我被撑得语塞，自暴自弃地闭眼躺平。

「不猜，你要不说我就继续等死了。」

「远山君。」

男人的声音低沉温柔，我不耐烦地瞥了他一眼。

「干吗？」

「过来。」

男人张开怀抱。

所有的委屈在这个瞬间全部爆发出来，我不假思索地扑了进去搂着他哇哇大哭，男人轻轻拍着我的后背，语气温柔宠溺。

「好啦好啦，没事了，师兄这不是在呢吗？」

青山君，我唯一的同门，喝多了就想找人干架的暴躁妖僧。

「你来了有屁用！我现在人都没了，我男人要守寡了！」

我越哭越委屈，越委屈越哭，根本就停不下来。青山君直接给了我后脑勺一巴掌：「我找了你五百多年，你见面就跟我说你男人？良心呢！」

「所以你倒是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擦着擦着眼泪，突然发现不对劲，「等等，这是实体？不对！这个身高……这个头发……这是我自己的身体！」

「才发现啊。啧啧，果然是咱家智商的盆地。」

「你够了。」

我气呼呼地拍了下他的光头，青山君也回了我一下。

「没大没小的。成了，咱俩下去说吧，正好也让我见见我妹夫。」

「下去？」我指了指脚下，「我们真的浮在天上？」

「你一飞冲天，难道现在能是在地底下？」

青山君打横抱着我，我搂着他的脖子，两个人缓缓往下降。

「你也过来了，师尊怎么办？」

「放心吧，这只是我本命法器凝成的魂体，我的另一半神魂和肉身还在原世界。」

「本命法器！这桃花晶魄佛珠是真的？！那你岂不是损了万年修为！」

与我的震惊相比，青山君淡定得简直像在说着别人的事。

「万年修为而已，闭几次关不就回来了？最多这段时间忍着点儿不能和别人打架。再说了，有师尊在，你还怕我让人欺负了不成？」

这什么凡尔赛发言！我想感动都找不到点啊喂！

演武场此时热闹极了，逐渐恢复过来的众人控制住了曲绯烟，他们正围着秦青潇问东问西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青山君如佛陀降世一般缓缓落下，随着他的自带 BGM 四周迅速安静了下来，我一度怀疑这人在袈裟里藏了音响。

「空为师叔，您怎么……？」

林陌疑惑又诧异地看着我俩，我比他还要震惊。

「空为？你是朝露寺的禅师？」

青山君没有回答我，突如其来的威压让我也不在意他的回答了，一扭头就看到秦青潇大踏步走了过来，脸色难看得仿佛灭世的天空。

「纯钧真人，好久不见了。」

青山君的笑容慈爱温和，秦青潇目光凉冷地盯着我，一道传音带着怒意在脑子里响起。

「下来！」

嗯？哦！

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还被青山君「公主抱」着，赶紧从他怀里跳下来，还没站稳就被秦青潇一把拽了过去，骤然变化的身高差让我近距离感受了一次美颜暴击。

「你看，我没骗你吧？这不是又见面了。」

而且还是我自己的身体哟！一米七五肤白貌美大长腿，不是我自恋，客观地评价我也觉得自己好看的一比！

「怎么回事？」

秦青潇左右打量了我一番，我也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转过头看向青山君，这才发现他正笑容狡黠地看着我。

「师妹，挺有本事的啊！竟然把这位修真界的神话当世第一剑仙给拿下了，不错不错，师兄深感欣慰。」

真想把这句话录下来放给在座的人听一听，让他们知道一下这个道貌岸然的得道高僧的真面目！

「此人乃异界穿越而来，夺了此地的气运继而引发了灾祸，多亏这位小友舍身救世，老衲不过尽绵薄之力帮她重塑肉身聚拢神魂，聊表谢意。」

青山君这半真半假的话配上他的威望非常有说服力，正在这时朝露寺主持戒嗔方丈也匆匆赶来。我借口身体不适拉着秦青潇先溜了，怎么处置曲绯烟就让这些差点儿被团灭的各宗门话事人去商量吧，临走之前还不忘让秦青潇帮我拿上碧水剑，成功把剑无痕的好感度彻底刷成负数。青山君打着要为我稳固神魂的幌子跟着我俩一同离开，作为朝露寺的禅师他也算是地头蛇了，把我俩带去了他的禅院更方便谈话。

「阿青，这位是我师兄青山君，他是怎么来到这里又是怎么成了朝露寺的空为禅师，我也不知道。妖僧，你现在可以好好解释一下了吧？」

被我 cue 到的人正在烧水沏茶，青山君语气和缓，像是在说着什么旁人的事。

「就是当初灾祸平息的瞬间，师尊察觉到你并没有身死道消而是被卷进了时空裂缝，他马上捕捉到了那丝裂缝而我趁机将佛珠扔了进去，就这么跟着你一起穿越到了这里。不过不巧的是，我穿越到了五百多年前，这个世界又无法承受我的所有修为，我只能给自己加了禁制一边慢慢修习一边四处寻找你，机缘巧合地就成了朝露寺的禅师。」

「所以林陌说你一直云游，就是在四处找我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青山君速度很快地给了我一记凿栗，冷哼一声。

「不然呢？结果你个小没良心的，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男人！你知道师兄我多伤心吗！」

「疼……师兄我错了，但是我刚和阿青生离死别，然后我看见你我肯定以为自己是穿回去了啊！脑子里想的是他也是人之常情。」

我捂着脑门委屈巴巴。

「人之常情，你有那玩意儿吗？」

青山君对此嗤之以鼻。

「怎么没有！我好歹也在林涑河身上当了快两年的正常人，不光嫁人了，我还养了狗！」

可把我牛X坏了，叉会儿腰。

「嫁人？纯钧真人结道侣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没听说？」

「还没办事儿呢嘛。」

我话音刚落，青山君凌厉的目光就扫向秦青潇，一直沉默不语的人愣了一下，态度十分诚恳地说道：「是我的错。」

「你不要吓唬他。我俩这是刚确定关系，结婚什么的都还没提上日程，光顾着应付曲绯烟这倒霉孩子了。」

我挡在秦青潇前面，和青山君解释。

「成吧，作为大舅哥我勉强接受这个解释，现在事情都解决了，你俩打算什么时候办事？」

青山君淡定地给我们倒茶，秦青潇端起茶杯稍加沉思。

「下月初八、十六、廿二都是好日子。」

「那我觉得十六吧，那天佛光大盛，吉兆。」

「好。」

眼看着秦青潇和青山君以茶代酒碰了个杯，我满脸蒙得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

这什么情况？你俩怎么突然这么合拍了？怎么就下月十六了？

这到底是谁和谁结婚啊喂！

虽然前一天发生了灭世级别的意外，但是可能因为我处理得太快又不留后患，对于大部分来参加「春分祭」的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除了突然失恋的林陌和痛失碧水剑的剑无痕，完全没有掺和到这件事里的云浮城帝君东霖算是躲过一劫，他甚至还来感谢我们帮他解决了魔尊麦萨的阴谋。

比起曲绯烟的事，更让吃瓜群众们好奇的是：秦青潇的道侣怎么换人了？青山君的解释是肉身重塑难免有些偏差，主要这偏差也太明显了，他就故作高深地表示不可说。于是大家就开始胡乱猜测，不过介于纯钧真人名号够响且作风正派，而我又算是拯救世界的正面人物，最

后就成了：曲绯烟野心勃勃为了夺取秘籍害死林涑河从玄光山叛逃，秦青潇一路追查真相时遇到了我与我惺惺相惜结为道侣，而我为了铲除大魔头曲绯烟假扮林涑河参加春分祭，终于让她野心暴露自取灭亡。

你们也太能编了，真是一群被修真耽误的「大文豪」啊！

呵呵。

春分祭确实挺有意思的，就在我开开心心地逛吃逛吃买买买的时候，太白峰的众人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结缘庆典了。完全不知情的我一回家就被满山头的大红灯笼大红喜字吓得一激灵，而我的真身也把师门众人吓得够呛，只有翎戎没心没肺地摇着尾巴求摸摸。

「你……真的是小五？」

花吹雪颤颤巍巍地指着我，冷江寒绕着我走了一圈。

「重塑肉身还能长个儿？」

「这是重点吗！」

月寻影嫌弃地给了他一脚。

「一半一半吧，毕竟死过一次又活过来，肯定还是和原来有点儿不一样。」我尬笑着解释道，也正好想借机摆脱「林涑河」这个身份，「我现在叫远山君，你们可以叫我阿远。」

「不了不了，我还是叫你五师姐吧，阿远什么的，我要是叫了会被师尊打死的。」

冷江寒赶紧摆摆手。

「什么师姐？以后要叫师娘。」

月寻影又给了他一脚。

「换个模样也好，不然看着你原来的样子嫁给师尊，实在是太惊悚了。」

花吹雪感叹着，月星泉虽然没说话但也点头表示认同，苏木芝搂着我的胳膊笑得十分开心。

「五师姐，你现在好漂亮呀！当然原来也好看，但是现在更好看了！」

就在我们嘻嘻哈哈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洛鸣沙默默地转身离开了，我一把抓住想要跟过去的月星泉。

「这是我和我妈的亲情问题，你这后爹就别掺和了。」

「……原来真的是你。」

月星泉小声嘀咕着。

「怎么？你们还以为我跟灾祸同归于尽了，现在这个是个假的吗？」

我不客气地掉了回去，意外发现他们都松了口气的样子，所以说这帮人真的有怀疑过我的身份？演技挺好啊，还想诈我！

洛鸣沙独自坐在太白峰的无忧岩上，这里是林涑河小时候跟着他修习的地方，他经常抱着小小的林涑河给她指这里是凤鸣峰那里是丹霞峰，最多的还是指着白桐阁告诉她里面住着当世第一剑仙，也就是他们的师尊纯钧真人秦青潇。我往洛鸣沙旁边一坐，不客气地挽着他的手臂把头靠在他肩上，毫不在意他突然身子一僵。

「我虽然马上要嫁人了，但是怎么说也是自家师尊，肥水不流外人田，你就别担心了。」

「你……不是涑涑吧？」

洛鸣沙的声音干涩沙哑，甚至他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

「鸣沙师兄你瞎想什么呢？我不是林涑河还能是谁？难道你还带着别人在这里激动地说：白桐阁里住着修真界的神话，他是当世第一剑仙，是我们的师尊，涑涑以后要找道侣就要找这么厉害的男修哟！」

「别、别说了，我那时候年纪轻，说话没有分寸。」洛鸣沙尴尬地解释着，他有些迷茫地看着我，「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涑涑从上次醒过来之后就有些不一样了，这次就更像是换了一个人。」

「人本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我小时候那么黏你，被贺子宸那个渣男迷住了的时候不是照样和你闹脾气？后来又开始走高冷御姐风，百十年不好好和你说话，现在不过是想明白『世上只有妈妈好』开始准备要孝顺你罢了。」我闭上眼感受着春末温暖的风，语气平静，「不管是叫林涑河还是远山君，我都是那个会用尽一生一世来供养你的好大儿，安心西路。」

「……所以你喜欢上师尊真的是因为我当年的话？」

洛鸣沙开始对自己的教育方式产生了质疑。

「师尊不好吗？长得好看又能打架会杀人的，跟着他我整个儿修真界横着走。以后他喊你岳父你喊他师父，你俩各论各的。」

「噗……贫嘴！」

洛鸣沙伸手戳了戳我的头顶，他的手温暖柔软，心跳声平稳安定，不疾不徐。

28

结缘庆典本身还是挺有意思的，又热闹，好吃的还多，如果不是需要穿一身繁复的礼服再顶一脑袋沉甸甸的配饰，我觉得我会更高兴。等到晚上送走了宾客回房间，我迫不及待地就想赶紧卸妆，却被秦青潇眼疾手快地拦了下来。

「怎么了？」

被他一瞬不瞬地盯得心里打鼓，我想要躲开一些，却被这人揽着腰，无处可退。

「阿远今天真好看。」

「您每天都挺好看的。」

我习惯性吹他彩虹屁，就见秦青潇本来暗沉沉的眸子里泛起无奈的神色。

「我不是要你夸我。」

「哦，那谢谢你夸我，不过我也觉得我挺好看的。」

话音刚落，秦青潇就「噗嗤」笑出了声，他把额头抵在我的肩上，抱着我蹭了蹭。

「你啊，脑子里一天天的都在想些什么？」

「之前在想怎么平安地活着，最近都是什么也不想，只觉得当咸鱼好快乐。」我实话实说，秦青潇炙热的呼吸扫过我的脖颈，我不自在地撇过头，「今天真的挺累的了，能不能就踏实睡个觉？」

「嗯？」

这一声轻哼尾音缠绵，我尴尬得满脸通红，磕磕巴巴地小声嘀咕：

「你…你硌到……我了……」

猛然间天旋地转，躺倒在柔软的被褥上时秦青潇也正好吻了上来。这个吻比他一贯温柔缱绻的吻多了些强势和不容拒绝，我仓皇间挥手灭了烛火，房间里只有隔着窗纱照进来的昏暗月光。

「阿远，点一盏灯好不好？」

秦青潇声音软绵绵的，然而解我腰带的动作却干脆利落。

「不行！绝对不行！我会不好意思！」

「但是……」秦青潇无奈地叹了口气，「对于我们来说，即便熄了灯也一样能看到啊。」

他说得好有道理！

我随手拽过礼服上装饰用的红色纱带，迅速蒙上眼睛并在脑后系了个蝴蝶结，秦青潇的动作停了下来，视线受阻听觉变得格外敏锐，我听到秦青潇的呼吸有些杂乱，声音也透着些许古怪：「你在干什么？」

「不看的话，似乎会感觉好一些。」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我为自己此时的举动而感到后悔。

「阿远，我们商量点儿事啊。」

「什么？」

「你……可不可以换个称呼，不要叫我阿青了。」

「为什么？」

「因为，你师兄他叫……青山君。」

「哈？你以为我会叫他『阿青』吗？噫……想想都恶心，我只会叫他妖僧！你别看他比林陌还佛，这个人喝多了可是非常没溜的。有段时间他一喝多就拉着我去娱乐会所，还美其名曰见见世面，你说他一个和尚拉着我这个道士隔三差五地去那种地方，老板都要崩溃了。好在后来被我师尊知道了赶过去一顿暴揍，这才不再去了，结果以后只要喝多了就满世界找人干架，搞得他一喝酒整个儿修真界人人自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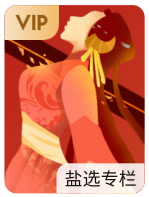
「怪不得你上次那么熟练。」

「哎？」

「那你都见了什么世面了？」

「这么久远的事你怎么还记得？就只是单纯地喝酒罢了。喂！你那是什么表情啊？你别……秦青潇你注意点儿你崩人设了！」

该盐选专栏共 25 章，96% 未读 继续阅读 ▶



剜去心头朱砂痣：我爱上生命中的男配
茶小七 等
共 25 节
会员专享 ~~¥29.90~~
加入书架 ›

发布于 04-13